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八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私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入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熊克小厤云李寶子公佐挾爵正官魏勝得海州今從徐宗偃兩淮紀實。

右朝奉郎趙鼎臣通判密州。

學老、野子已見。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坐詆和議謫籍。至是始復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覿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覿年八十矣。

太學博士蔣芾、國子正芮曄並爲祕書省正字。

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爲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闊疏。荆南兵弱。循、贛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爲用。鄂州田師中老且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

歷。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舍一己之好惡。勉用淡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節。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淸心寡欲。疏遠閹寺。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蒙陛下召對。時敵適請和。臣以爲疑。至煩聖訓。以爲親屈己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疏奏。乃有是命。

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王秬與在外宮觀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時秬自言。生長兵閒。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因請至都堂白事。許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秬自到官。將淮上兵民。分隸諸將。民情皇駭。今又狂率大言。侵將帥之事。秬遂罷去。初。詔淮、漢郡縣。籍民爲兵。秬在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臀既受朝命。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五保爲甲。六甲

爲隊。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功相高。氣俗一變。旗幟總別爲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掫。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爲衰止。總首白事。吏無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

季宣、徽言子也。此皆不得其時。因罷王秬遂牽聯書之。

乙巳。尚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係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今兩次大金金牌天使過淮。顯是守臣不職。兼慮倉猝祇備不及。卻致失禮。詔右朝散郎知盱眙軍周淙特降二官。

丙午。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挈其孥渡淮南歸。因赴制置司議事。

丁未。詔婉儀劉氏可歸本家。逐便本閑官吏。竝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伉提舉洪州玉隆觀。任便居住。放劉婉儀事。史不言所以。趙甡之遺史云。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國家自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繼先因閒見上言。今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重斂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敕。不許奉使徐磊渡淮。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箸。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竊情因何不懌。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怒。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移江南東路建康府駐劄。

既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戊申。淮南等路制置使劉錡言。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宰執乞推賞。上曰。此未可遽行。不知威強與克敵高下如何。今若別置名。恐壞格法。莫若且以克敵爲準。　宗正少卿唐文若爲起居郎。上嘗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　尚書兵部員外郎劉堯仁充右文殿修撰。知池洲。屯田員外郎韓彥直充祕閣修撰。知□州。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言。論撰之職。祖宗以待文學博習之士。其後或以旌勸勞能。未有僥倖躐至者。乞令堯仁依舊充直祕閣修撰。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後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詔可。上因言。祖舜在後省所言皆當。陳康伯曰。誠如聖訓。二人還舊職。在此月辛亥。

辛亥。詔兩淮諸州起理二稅之外。凡諸色科敷。如天申節銀絹土貢銀人使歲幣亭館顧船貼撥等錢。竝停罷。因權刑部侍郎張運請也。　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於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之吳興。爲避賊計。莘老入見。面奏繼先十罪。大略謂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敍爲兄弟。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盛德至仁。以顯仁皇后開餌其藥。特加寵遇。而繼先憑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乃於都城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以至侵官街。塞運河。其屋宇

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僭侈如此。罪一也。專用給使李彥輩數人。強奪良民婦女。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鎮江娼家女童。妙於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尚在。罪二也。淵聖皇帝成喪之後。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謂之啞樂。罪三也。身聞金使之來。日輦重寶。載之吳興。罪四也。陰養無賴惡少年數百人。私置器甲。日夕教練。罪五也。繼先因其子守道、悅道累爲兩浙運司主管文字。遂盡籠公私之利。虧損官課。賤市絕產。多役禁兵。罪六也。受富民金鞄海舟。薦爲閣職。事見二月辛卯。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齎金帛。以賂繼先。隨卽解免。罪七也。又於都城及他處佛寺。建立生祠。卽囑州縣蠲免科須。凡天下名山大刹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民間坵墓。悉令移掘。罪八也。繼先嘗強奪其姊眞珠。直千餘萬緡。爲姊所訟。乃誣以姦罪編管。罪九也。凡醫工技出其上。動輒沮格擠陷。故中外貴近。多爲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罪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大者如此。餘雖擢髮。實未足數。上作而歎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安道、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守道、右朝奉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悅道。孫右承議郎直祕閣錡等。竝勒停。凡繼先掠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悉還其家。籍其資以千萬計。壬子。詔鬻繼先田園及金銀。竝隸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焉。趙甡之遺史云。王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冠絕人臣。權勢之盛。與秦檜、埒。張去爲以下。猶不足道。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家事委之去爲。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憑恃恩寵。靡所忌憚。及是乞斬新進用主兵官。上不懌。劉才人因寬解上意。

與其言相似。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因奴事秦檜貪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閒餌其藥。特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乃繼先之細過耳。繼先乞斬主兵官事。已具此月丁未劉婉儀可歸逐便注。宋史全文。進呈後省繳駁劉堯臣、韓彥直進職事。先是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同狀乞劉堯臣仍舊祕閣修撰。韓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候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上曰。依奏。

右通直郎直敷文閣劉堯勛換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從所請也。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趲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樁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實資贓吏而擾吾民也。　尚書禮部郎中王晉爲太常少卿。　吏部郎中陳之淵爲祕書少監。　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史浩試宗正少卿。祠部郎中兼建王府直講張闡試將作監。兼職竝仍舊。　詔皇子建王故妻咸寧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　文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張掄幹辦皇城司。

成忠郎閤門祗候張蘧充東南第四將。蘧、掄子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　有日。金主亮弒其母太后於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遲嘉彥忠弒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

心如鐵石不變矣。卽酬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鎭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塡擁。右承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淸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自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吾有。望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淮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來白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徐宗偃兩淮紀實。稱八月十一日至維揚軍前。而趙甡之遣史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日乙卯。疑宗偃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藻守尙書祠部員外郎。浙東提鹽司言。溫州積鹽數多不售。詔商人算請十袋者。增給二袋。卽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肯請販故也。左承議郎方疇降一官。疇通判武岡軍。坐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當私罪絞。詔貸命。除名編管。及秦檜死。疇訟枉於朝。再鞫得實。改正。猶坐微文奪官焉。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蕃商蒲琚獻名珠香藥。而以承信郎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於朝。詔毋獻。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卒。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

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師中握兵久。且耄。緩急恐不可倚仗。上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之召。吳拱之除。日厤本不書。今以徐夢莘會編增入。會編稱拱九月庚辰交鄂州都統。去此凡二十三日。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尚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樞密都承旨徐嘉、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民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於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來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宗偃根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書附嘉、掄以歸。金人既卻二使還。復求遣。仍令於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拾。恐趁期不及。俟非久賀正。當令嘉、掄充使副。一就奏稟。此並據徐宗偃紀實。亮不意朝廷與之絕。大怒。

濟南府布衣高禹特補右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禹父廠。知朐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廠與奉直大夫知東海縣支邦榮皆欲迎拜。邦榮、京東人。在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將安歸。遂以縣降。禹將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徐夢莘北盟會編。稱李寶至東海縣。僞知縣高廠降拜。寶載廠下海。令其子禹挈家住淮甸。(案)馮忠嘉海道記。寶以此月壬辰發明州關澳。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恐誤。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諜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乏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彥融以未得制置司檄。亦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晉言。三衙藏冰甚富。而祭祀未嘗供冰。望自今令供冰如故事。從之。　右朝散郎知安豐軍向汋轉一官知信陽軍。　降受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義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泰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勘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索。竝行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初。上念出戍官兵之勞。出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緡出

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殿。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趙甡之遺史。於是日即書勝除閣職。知海州。恐誤。進士李坤言。北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張忠彥窺蜀。劉鄂窺漢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官。

己巳。起復慶遠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輅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朱殿。五人帝於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晉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並升於明堂。各依其偶。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幕。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殿庭。宣制書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令於福建路任便居住。日厤。寶今年正月壬辰初降官時。已降旨福建路任便居住。不知敕後何以又降此旨也。熊克小厤。今年四月末。書成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責散官安置。案日厤。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陳俊卿章疏罷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誤。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疋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喀齊喀。喀齊喀。洛索孫。初見紹興十年十一月。將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方受賀。卽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璘遣將官高嵩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靑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以避矢石。人皆哂之。剛中聞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璘談琦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爲然。

丙子。知資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去歲。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倉米豆。日一升。十歲以下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窠名。自軍興皆以移用。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米豆通融支散。又請民戶所輸畸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整。同旁納送。皆從之。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榮國公錢忱薨。其子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朝奉郎竽爲直祕閣。

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己贓私罪者。雖非得宮觀。竝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郎。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黃祖舜等看詳有請也。事初在七月丙申。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開封府進士劉蘊古特補右迪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蘊古在北作提盜販賣釵環者。往來壽春榷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至則書上。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符末。坐上言入黨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略以爲自金亮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亮死。更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爲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右以下關中。彼必以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十九事。大略謂北軍畏怯。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馬。又鞍馬亦不多。其所括水軍。皆濬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戶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戶九百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實無鬬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錡、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唐、蔡州報。沿邊有人馬甚衆。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又言。中間金人收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人。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所至秋毫無犯。最爲要切。又言。

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煞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內以前。米斛極賤。米不過二三百一石。自修內後。連綿水旱。螟蝗間作。賦稅之內。以和糴爲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貼糴借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爲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是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閔以鄂州左軍統制郝最權知襄陽府。郝最知襄陽日厤不載。但於明年四月乙未書王宣知襄陽府。郝最令依舊屬軍。趙甡之遺史云。成閔至鄂州。受左軍統制郝最金三百兩。令最知襄陽府。自此當知閔爲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郝最知襄陽府。必在吳拱改除之後。故因拱受命書之。當求他書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卽札記付外行之。康伯曰。陛下憂勤。雖湯、文昧爽日昃。何以過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召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

右通直郎韓元吉爲司農寺主簿。元吉已見紹興二十九年八月。秉義郎主管高郵軍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監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闕兵興糧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

運副使楊抗言於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並用。兵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荆襄。則分萬人自襄漢入京西。吳璘在興州。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陝。惟陳顯近京都。金人聚精銳於此。未可卽攻。則遣王權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回翔、盧壽。聲言深入。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擣虛。使智者爲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劄與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爲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藩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說或行。將見敵人進退跋疐。必爲其衆所斃。且鳥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劄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啓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蓋令謄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嚴、張掄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此並據徐宗偃紀實。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提防。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爲遁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絜、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

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丙戌。百官赴顯仁皇后几筵殿行奠酬禮。凡三日。　詔皇太子建王故妻淑國夫人郭氏特贈福國夫人。以明堂恩也。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兼侍講。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淸直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之境。意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卽引兵而出。海、兗州人也。　左宣教郎徐履行太學錄。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上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庚寅。四川總領所調利路民夫運糧赴軍前。用隨軍轉運司議也。初。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以軍興移運。當置隨軍漕臣。時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足疾不能行。而右朝請大夫新除利州路轉運副使趙沂在湖北未至。之望請於朝。不俟報。遂與宣撫使吳璘制置使王剛中共議。以便宜檄左朝奉大夫知利州兼宣撫使參請官趙不愚、左朝請大夫通判階州成玢權隨軍轉運司公事。日下供職。不愚既就職。白調利路夫九萬運糧至軍前。之望詰之曰。自魚關至大散關。不過三百里。安用許夫。不愚乃與之望議。先運五萬人三月糧。人日食二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應用五萬夫。夫持七斗米。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畢。除興元府、興、洋、利州、大安軍不科外。先於劍閬

巴、逢四郡調夫萬人。循環應副之望以爲若大軍未動。宜刷茶舖馱驢遞兵廂軍。及僦民閒馱驢乘。以漸爲之。會遣兵復秦州。不愚乃白調利、文、龍州。及前四郡夫。共三萬一千人。令諸州守貳以民閒產力高下品差。每五十人爲一隊。數外差大小甲頭二名。火頭三名。調夫事。據四川總領所案牘。以九月二十一日行下。庚寅二十一日也。故係於此。後五日。不愚又白調彭、漢、綿州、成都府二萬夫。之望以道遠難之。不愚乃又往調興元府、興、洋、階、成州、大安軍、河池縣夫三萬六千人以行。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之望始令船運。日給米二升。然利路諸州。封疆闊遠。所起夫皆以縣令部押。仍令持兩月糧。附收官庫。謂之準備錢。民閒一夫之費。爲七八十千。雇夫以行者又倍。王敦詩選王之望文集序云。趙不愚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愚皇恐。立減六萬人。人日支米二升。以總所案牘考之。興元二萬夫。洋、閬州各萬夫。劍州六千夫。巴、蓬、利州各四千夫。龍、成州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蓋集序不無增飾也。當以案牘爲正。其後運糧十五萬五千九百餘斛。料二萬八千餘斛。至黃牛堡。費夫糧二萬七千九百餘斛。有畸。民大以爲擾。運米十五萬五千九百三石七斗八升。以一夫七斗計之。六萬七千夫。每番當運四萬三千四百石。則是擡運四番。自鳳州至黃牛堡。又添一日程。四番計二十八日。而支過人夫口食米。止計二萬七千九百八十石五斗四升。以每夫二斗計之。只係二十日口食。不知何故。關外四州比歲屢荒。今歲乃大熟。故糧糗及約而辦。階州陋邦也。米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隆興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書支還運米錢腳事可參考。

壬辰。遣內侍三員往淮東、西、荆襄勞賜軍士。仍賜主兵官銀合茶藥。　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幾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　右承議郎安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堯臣初見建炎元年

正月辛卯。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澳。　是日。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先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汴口。有空舟焉。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特默、同知州周大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右朝請大夫知忠州張德遠言。峽路保正。以皇祐編敕。尚差至三等戶。物力不均。望依紹興免役令。選差物力最高之人。從之。　是日。金人犯通化軍。先是通化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纔入城。忽報金人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册謚大行淵聖仁孝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命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上册寶於几筵殿。

盱眙軍奏夏俊已復泗州。　左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錄白金國趣遣奉使牒草至行在。　是日。興州駐劄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初。秦州既陷。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官軍。弗爲備。有明威將軍號奇球瑙者。荒湎尤甚。每日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爲樂宜耐久。先是敵軍戍寨者三千。

前二日。打糧傍郡。弱者守室。至是劉海引兵博城下。濟弗之覺也。近城數里。乃覺之。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同統領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蕻縱火。烟上蔽城。寨破。海登焉。夜中。乃開門以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撫定人民。各安其業。於是宣撫司偕措置司第功以聞。

乙未。金人寇信陽軍。先是荊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步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卽引其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人大軍已至淸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　是日。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荊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荊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失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爲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指畫。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閒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闔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卽辟炎爲屬。自鄂州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荊南。亦奏襄陽重地。爲荊楚門戶。不可棄也。至是秋

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爲便。

丙申。權尚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　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詔皇叔崇信軍節度使提舉祐神觀士衍、建寧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士割並令歸南班。奉朝請。二人先罷宗官居於外故也。　遣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宗回撫問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都統制職事吳璘、興元都統制姚仲、金房都統制王彥。并以茶藥賜之。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知長寧軍劉忱所爲貪黷。放罷。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所遣將官曹淋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爾嘉往北界軍前未還。淋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吞察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爲令人。既而阿爾嘉來歸。璘卽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阿爾嘉、西蕃人也。費士戣用兵錄。復洮州在今年十二月。誤也。案王之望今年十月四日所申乞復陝西運司劄子。亦稱已復隴、洮州。足知在九月下旬不疑。今從宣撫司奏狀附於此。

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犯黃牛堡。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中原百姓。見爲簽軍。想未望祖宗德澤。痛念二聖不還。豈肯從蕃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效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眞、渤海、奚契丹應諸國等人。暴露日久。豈不懷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別事君長。以圖子孫長久之計。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以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效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

並諸國良民。見爲奴僕者。並放令逐便。內有能自擒獲其本主歸順者。卽以本主官爵田宅給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旌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因而能立功自效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擄掠財物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租稅十年。一應干敵人殘虐科斂等事。如簽事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驢馬。揀奪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騷擾。並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剝皮油煎鋸解鈎脊之類。深可痛傷。並一切除去。於是印發行下。　是日。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

己亥。忠翊郎夏俊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賞功也。　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傅於城下。列攻具分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官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會合。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德既行。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　是日。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騰烏延以降。宏嘗爲秉義郎。後爲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聞王師克秦州。乃誘諭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魯孝忠等。

率所部官合鬬。殺烏延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富察薩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授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費士戣蜀口用兵錄。趙甡之遺史。皆作溫騰烏延今從宣撫司所奏

是月。金主亮以其尚書右丞李通爲大都督。而將軍紐赫鄂碩和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門出。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俱送行。亮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亮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煬王江上錄云。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陷敵。每思報讐。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陛下可修燕京大內。時復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爲近。遂納其言。差漢臣充修燕京大內使。孔彥舟爲副使。自天德元年起。至正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爲中都。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王奏曰。陛下移都燕京。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宋故土。孔彥舟、驪瑰、斬賽、徐文之徒。頃皆宋臣。皆握大兵。盡屯平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安樂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案糧。仍敕諸州軍制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內。虎視江、淮。及造戰船。以備海道征伐。竝依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爲朕行。毋得有辭。以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爲副使。正元三年。梁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又令人催造通州戰船數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及徐文統押。簽女眞、渤海、契丹、漢兒軍五十萬。山東、河北路竝簽漢軍一十萬。諸路蕃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蕃漢軍共九十七萬。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軍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軍自西京至均房。阿魯爾統軍自亳州、齊芬、珠徹自壽州、合肥至和州界。郭拉捫自青、齊至淮、楚界。蘇保衡奏。自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千里。陸路不通。河溝無水。通州入海。梁漢臣。曰。起三路民夫。開渠擔水。作成游泥。用夫拖船入海。人人稱寃。道路嗟嘆。而無敢叛者。漢臣又奏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二年三月。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羣花盡死。漢臣曰。願陛下降詔。催從諸路大軍進取江、淮。無失其時。於是下詔催。有人譖孔彥舟者。遂賜酒酖之。命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藥發病。遂死。正隆五年五月起汴京。此所云事迹月日。與他書皆不同。今并附此。更俟參考。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

已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蕭玉之徒。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亮借民稅五年。此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戶部郎中王基墓誌修入。蓋今年事。於是中原豪傑竝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唱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與於沙漠。諸軍始有殺亮之謀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朔。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於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而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簒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詔文。詔既降。始則久已製成。但未降聞不當漏於外耳。又先期降服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降出頒行矣。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塔坦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諗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中興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惟茲女眞之邦。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閒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宮北狩。訖罹邊境之煙塵。大駕南

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仇。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冥頑之主。狃於簒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毆我中原之老稚。翦爲異域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幾甸。自謂富彊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冲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盡獲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乘輿之恥辱。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鑒此忱。使委身而致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潁、壽。鄂師擣殺函之險。步軍充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疏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悔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襟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翦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土。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將議事。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爲其所紿。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眞

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自山東豪傑趙開、明椿、劉异、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馬軍將王世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爲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趙開亦至。寶以世隆趙竝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

辛丑。言者請降空名度牒官告下江、浙、福建市軍儲。每州給度牒十道。及右迪功郎告一道。其有山險非沿流不出米州軍。卽易輕齎以進。從之。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隨州兵馬鈐轄邢舜舉權知郢州。用成閔薦也。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送吏部差監無爲軍在城稅務。右司諫梁仲敏劾宗偃妄稱制置司之命。令本州淸野。故有是命。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乞依楊存中例。奏男賡、姪孫厚竝於文資內安排。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右選所載使相蔭補格法。無補文資者。不應用例棄法。況存中紹興十年初陳乞狀。稱主兵在外。而密今以殿職在內。一不同也。存中奏子。而密奏姪孫。二不同也。存中二十八年郊恩日。已任少師。在法合奏文資。密今任使相。當隨本色蔭補。三不同也。國家待遇人才。文武之道。初無輕重於其閒。但祖宗百世不刊之書。凡爲人臣者。當共遵守。又契勘密今

次蔭補二人。並乞文資安排。其奏補男賡。亦未合條法。若許依楊存中例。已爲優異之恩。所奏姪孫。難以引用。欲望慈顏裁酌施行。仍乞自今後文武官奏薦。並依法不得引例。庶幾人各安分。不廢成憲。是日。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牒報敵自正陽渡淮矣。正陽屬安豐軍。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尋戰功。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腹心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千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壬寅。泗州土豪孫堅、王璪、忠順人李永、葛松並補承信郎。付盱眙軍使喚。初。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以馬司之軍赴武昌。上命所過郡縣。以經總制錢常平義倉米濟其軍食。至宣諭使汪澈言。總制錢每月解發。通判廳諸縣。多是催人戶折帛錢。及以等第高下敷借應副。乞令逐州通判。以五年一州統取經總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及豁還民戶從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詔以軍興。應頑民持刃爲劫盜者。並處死。有不獲者。遣兵守捕。雖遇大霈。永不招安。用議者請也。武翼郎

閤門宣贊舍人夏俊知泗州。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魏勝知海州。朝廷聞敵圍海州。勝與權州事李公佐共擊卻之。翌日。以勝爲閤門宣贊舍人。而公佐爲閤門祗候。詔今次大禮合加恩臣僚。權不鎖院宣麻。止降制給告。事定日如舊。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準尚書省劄子。坐湖廣總領所申。乞將吳拱帶行官兵錢糧草料。依循、贛、夔州體例。責令舊應副官司發赴襄陽府交納。緣上件官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欲乞免行科發。戶部勘當不從。是日。金主亮至安豐軍。又破蔣州。

甲辰。吳璘奏劫金人橋頭寨獲捷。上謂宰執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使人王全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下。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不納。既歸。又求遣使。反覆詭詐。多求釁端。意在背盟。重兵壓境。託名撻圍。謀爲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爲戎首之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況篡弑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爲。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醲賞。在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復兩朝之恥。陳康伯曰。臣等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竝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左武大夫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挖知

成州。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

丙午。宰執言。諸處屯戍將兵暴露日久。欲再行犒設一次。詔所在總領所一面取撥給散。於內帑給還。

是日。劉錡遣淮陰鄉導卞彬以輕舟載二百人伺敵動息。回報敵舟師甚衆。錡不信。厲聲叱之。

丁未。金人以鐵騎到於淮之北。望之如銀。　左朝奉大夫宋似孫爲軍器少監。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移知嘉州。　右文林郎曹伯達特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年五月。　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是日。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褒爲皇帝。褒、太祖旻孫。晉王宗輔子。初見紹興九年三月淳熙元年。更名雍。　改元大定。初。金主亮刷國中女眞五國、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南寇。衆謀曰。皇帝失道。遠犯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就近往東京。與渤海酋豪。册立留守葛王爲主。何如。僉言。亦是太祖之孫。有何不可。於是入府求見大王。褒纔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卽位。改元大赦。熊克小厤。載褒立在十月庚子朔。注云。或言立褒在六月。今從宋翌所記金亮本末。案苗耀神麓記。立褒在十月八日丁未。與赦書月日同。今從之。金人赦書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

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以救。敢行篡弒。自僭竊以來。昏虐茲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軍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入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王孫領行省楚國王愛新。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愛新并凡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翁古察。並宗至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薩拉噶。累建功勳。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計備遙設。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並其子御史大夫沙津。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博濟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摩哩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並子任王威赫。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宮主。係曹國王親姊。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民清政。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所建宮殿。無故拆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拆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卻將乳母並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顧違信誓。欲行併吞。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祈輸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並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卻令改造。遂至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凋弊。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嬸母國紀納任宮中。及親族姊妹姪。並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蒸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子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橫遭殺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殘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爺使母妻子弟。並太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並子及韓國夫人。並兒婦孫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愆。不可備舉。前錄數條。驗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遼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愬。再三敦請。不謀同辭。或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厭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於再三。請者益堅。辭不得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乏祀。俯循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青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爲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

條奏施行。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帝之仁。伐虐而民允懷。度及湯王之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齊爾兆庶。體予至懷。

褒時三十七。 張棣正隆事迹云。褒乙巳年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呼喇美。

戊申。上謂大臣曰。朕向於內帑儲錢備邊。士大夫不喻朕意。甚者至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況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恥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與隣國和好二十餘年。使命往來。無纖介之隙。而乃於內帑儲邊備錢。一毫不敢妄費。是其未嘗斯須忘患也。暨金亮敗盟。師興財費。而無橫賦重斂以及民。非聖慮深遠。疇克哉。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言。應辰早歲以文章決科。其材實堪世用。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郡不爲邊要。若以爲有罪亟當罷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黜於應辰之自請。則邊境多虞。而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爲朝廷惜也。望且令依舊供職。以待後日煩使。從之。　左朝奉大夫知荆州軍姚岳令再任。岳在荆門。籍民兵置槍杖。集強壯子弟。號令齊一。宣諭使汪澈見而善之。奏岳緩急可倚。乃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僉軍自能歸附者。竝優補官資。有官人擾加陞轉。仍不次擢用。令降皇榜曉諭。　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出。或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有兵

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直令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敵游騎爲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淸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三十萬隨郎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駕。十萬人奪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復。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和州路見管階、成、西、和、鳳州。元隸陝西路。今來已收復隴、洮州。幷管下諸縣城寨原堡不少。見議進發大軍。將來恢復陝西州軍。有合就便措置錢糧草料應辦等事。與四川路分別無相干。又本所相去隔遠。事力不及。欲乞朝廷依舊復置陝西路轉運司。管轄新復州軍。措置合行事件。庶幾事有司存。各任其責。亦可濟辦。

庚戌。詔大臣私第接見賓客。頗妨治事。自今日毋過三次。　右朝奉郎淮南轉運判官莫濛降一官放罷。初。命濛隨王權軍應辦錢糧。濛遷延不之任。乃罷之。右司諫梁仲敏又言其慢命。詔濛勒停。濛特勒停。在壬子。　右朝請郎新知信陽軍向汋爲淮南轉運使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爲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以鉅言。招納到北界巡檢杜海等二萬餘人故也。　初。劉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遞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中軍統制劉汜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　是日夜漏下四鼓。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龔濤棄城走。時牒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遂行。春、開封人。自行門換授。

辛亥。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兼提舉沿淮民社向琪領高州刺史。　左朝散大夫知眉州樊汝霖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汝霖、金堂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乞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爲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　是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爲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此以王之寀所奏。蕭琦所言收入。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爲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等奏

已復秦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璘存撫四民。各令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爲金簽軍者。務恤其家。毋令重擾。暴斂虐刑。一切除去。陳康伯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一方之民。悉見漢官威儀。上曰。完顏亮窮凶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輩指蹤之功。康伯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乞依兩淮、湖廣已得旨。令漕臣遣官覈實以備軍食。從之。左宣教郎提舉荆湖北路軍常平茶鹽公事張震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薦之也。

詔前籍劉寶資產皆還之。是日。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把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揚州者。泝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渡者鑿舟沉之。敵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爲水寨。以土豪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付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淮陰軍。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限半月足。許之。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爲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

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錢。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又支二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支百二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戶部嘗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淨利錢明年二月罷借。

是日。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接戰。先是錡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衆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却。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

金主亮以大軍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爲金人所破。詔戚方措置收復。金聞官軍且至。遂遁去。

是日。金人寇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荊南軍新創。金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荊南。又欲分兵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蕚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翌日。敵騎三千忽

至樊城。欲奪浮橋往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道以百騎巡連。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卻。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軍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騎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又嶽瀆等諸神。詔比令侍從臺諫等薦舉知縣。縣令員數已多。未有闕可處。其權住薦舉。戶部侍郎劉岑等言。軍旅方興。主上出內帑以賞軍。輔臣辭賞賜以節費。惟富人巨室。久擅高資。初無毫髮之勞。望令捐家資以自獻。縣受納。以其數上聞。而朝廷等第推恩。公私兩便。從之。令州縣榜諭。

詔萬壽觀使田師中許於將帶隨行校軍兵內。差三百人充使喚。給事中金安節言。陛下禮待諸將。必欲盡於始終之間。然比者朝廷以湖襄地重。遠自禁衛。分兵戍守。今卻於湖襄差兵前來。應副舊將當直。輕重之際。事不相侔。又聞湖右士卒。心攜已久。隨從在此之人。出語藉藉。傳於道路。使之強留。未必安貼。欲望量留鄂兵三二十人外。只於行在諸處差撥應副。庶幾陛下禮待諸將之意曲盡。而於邊防大計。不致有妨。從之。

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

丙辰。直祕閣知利州趙不愚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兼陝西河東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用吳璘等奏也。金主亮入廬州。詣諸寺廟焚香畢。還市中。下馬召城外被虜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銀十兩。　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軍義士至厓縣。遇金人於東谷口。破之。　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眞州。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諶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部三百守之。撙既至。以本軍將官秉義郎蘭某權知州事。存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此據張存中省狀修入。存狀稱張寶等十月十六日掩殺敵軍過淮。當日收復蔣州了。當至十八日申時纔方馬軍司趙統制到城下。張寶放下弔橋。令趙統制入城。丙辰、十八日也。故附於此。但存所申又云。蒙戚都統申朝廷差存權知蔣州。存自九月二十六日起離蘄州。至十月初五日到蔣州。十二月未時有成大尉下中軍趙統制復部領人馬到州衙安下。令存將州事日下交割與鄂州將官蘭秉義。一狀前後日辰參差如此。殊不可曉。案日厤金人十月五日癸丑破蔣州。則存初五日未應已權州也。必有一誤。當求他書參考。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於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載皋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興奪入。興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卽其地立廟。　是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退回。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

權退師以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宋倬、參知政事楊春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立辨其不然。且言。權必爲走計。倬等猶以爲不然。乙巳。得報。王權果敗歸。中外大震。上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於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知馳騖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此據楊萬里所撰虞允文墓碑及王曮所撰楊存中墓碑參修。員興宗紀采石始末云。丁巳。權渡江。誤也。案諸書。權以癸亥渡江。蓋丁巳日始知權敗於淮西。且興宗恐誤。時有欲遣使詣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幣增獻城。中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爾。何辭復與和耶。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四川諸軍。頭項非一。乘軍興之際。凡所須索。多踰格例。本所去朝廷至遠。調護極難。今狀申明。應諸軍錢糧事務。合從逐軍統兵官徑行取撥。唯復從宣撫司審實移文本所應辦。若事有所總則。本所差易酬應。乞賜詳酌。速降處分。或直作朝廷行下。仍將本所嚴行約束。令撙節用度。諸軍緊急非泛支費。申奏朝廷不及。據宣撫制置司關報量度放行。不得輒徇人情。耗破官物。務在彌縫諸將。使本所不生閒隙。庶可協濟大功。事屬機危。密陳肝膽。一經鈞覽。便告焚除。毋致孤蹤陷於失身之戒。實關軍國。非爲一司。伏望體念四川總領。與向來都運司及東南諸總領事體不同。特垂矜恤。尚書省勘會。四川軍馬經常合用錢糧。

各有窠名應副外。今來調撥之際。費用百出。總領所職在錢糧。自當竭力措置應辦。撙節浮費。務在協和。及將帥諸軍。忠義體國。與本所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應錢糧事務。並合開具的確合用之數。申宣司審實。移文總所應辦。遇有急速非泛支費。申奏不及。仰宣制司關報本所。量度應副。不得妄亂耗費。劄付逐司照會。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是日。官軍復鄧州。先是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爲援。且濟其軍食。至是琛等復鄧州。倬、伋弟也。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爲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於眞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鎮岡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眞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屯於楊子橋。眞州遂陷。敵得城

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趙甡之遺史云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鬨然爲之語曰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眞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驅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汚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舉兵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堂於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甡之所稱西府橋卽胥浦橋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犯眞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眞州猶可爲國家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州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馬軍葉義問言今來軍期之際事務不少全藉逐路州縣當職官竭力應辦如內有避事不職及生事騷擾百姓或老病怯懦不堪職任之人竝見闕官去處欲許臣先次選官塡替對移其罪狀顯著者具奏取旨重賜竄責施行從之。此據武昌軍回申行府狀。

詔翰林學士何溥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禡祭於軍中。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乞犒軍錢物詔以銀萬兩賜之。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渡淮攻蔡州撙在信陽軍聞金已寇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食糧軍千餘人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扆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扆曰卽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

責以背叛。孥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𨻰城內附者。房執而戮之。衆乃止。辰、平陽人也。蒲城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喬辰墓誌修入。此可見人心戴宋之深也。辰本中國人。乃不顧大義如此。可勝誅哉。今具載可本文於後。改華州蒲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動搖。令與簿皆挈家遁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實天所授。人荷寬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舍順效逆。一旦朝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爲官軍所乘。皆死於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孥戮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爲爾等計。莫若善壘浚隍。厲兵積粟。吾雖不肖。願率先父老。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衆皆喜曰。敬受令。於是增卑培薄。躬執畚鍤。以導其衆。不浹旬而城完。乃科揀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爲牙兵。其餘衞防曲。更巡邏。備炊爨者。皆當其任。禁繫豪猾。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守要害。延老儒與參謀議。部分既定。甲冑登城。諭以禍福。既而有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戮之。人皆屏息。未幾。渭南、赤水、華州、華陰、白水、下邽皆爲南軍所據。賊楊萬、李孝章率衆傅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誘脅百方。君暫死無二。人知感激自奮。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十里。振旅而還。君慮民之嘗陷於賊者。不能無異。諭使自陳。其後捉殺使誅從亂者。此邦之人。獨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繪君像。戶皆有之。

庚申。葉義問入辭。乞犒軍金帛。上命出內帑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曰。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爲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　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議郡王楊存中爲御營宿衞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爲上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戶部言。朝廷不住調發人馬往淮上。緣諸處總領所係在沿江南岸置司。乞總領官不時過江往來檢察。催取隨軍轉運司竝所委官。同共多方措置。悉力應辦。不得有誤軍食。從之。　盱眙軍免解進士胡昉爲右迪功郎。充泗州司戶參軍。用守臣夏浚請也。　趙撙破褒信縣。

是日。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紿其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於東采石。

辛酉。左金紫光祿大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發行在。朝廷始聞劉錡自楚州南歸。盡棄淮東之地。然尚未知王權渡江也。詔將來巡幸。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糧差除等事。竝隨行在處分。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卽申行在所。　是日。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糧糧器械。竝委於賊。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怨號呼。指船詆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旁。敵騎稍止。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爲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爲右軍統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爲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爲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爲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拒金。或又欲塹嘗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

棄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自李捧以下差遣諸書皆不書日厤明年正月乙酉李捧見丙戌苗定見癸巳郭振見二月劉銳見並係此銜但不知後軍爲何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營前軍都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恐即此日事洪邁行狀又稱李捧請斷吳江橋亦不得其時今且附此更須參考

成忠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澗山寨。殿中侍御杜莘老乞令勳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詔選人舉主考第應磨勘者。許不俟替官赴闕。用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請也。資正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本府視事。建康知府題名張燾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壬戌二十三日也趙甡之遺史在二十日己未恐誤

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粗安。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敵。撙一鼓破之。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陷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自山路徑犯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楊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先是右朝奉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被旨守海道。至是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毋行。珏不聽。即日登舟。文書帑藏無毫釐之失。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是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攝六曹

部司樞掾大府農職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時以右丞議郎監六部門。權右曹郎官。始有司辦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爲上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廷臣請王爲元帥。據張闡所進聖德事蹟云爾。當求言者姓名增入。言者乞令諸州縣豪勢上戶。自備錢糧。招槍杖弓箭手赴行在。優立賞格。從之。　尚書戶部郎中總管江東財賦淮西軍馬錢糧事都絜陞司農少卿。　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落職放罷。右朝奉郎知漢陽軍林之純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之純輕薄無行。不爲吏民所敬。宣諭使汪澈出使。之純謹奉之。澈問植財計事。植士人。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賦。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嘗爲總領所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開見澈。且言湖北財計。澈大喜。之純乃風郡人詣澈舉其才。澈卽奏吳珙進軍襄、郢。而植留鄂州不隨軍。坐是糧乏。又薦之純可用。於是申命。之純十二月壬戌正差。　是日。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如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傅。責之。傅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挈家以出。

都人驚移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於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稍定。繼周、青田人也。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爲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　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　趙撙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羌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爲疑兵。海等以爲救至。遂引還。金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皂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卽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

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顧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園樞密。此以趙甡之遺史修入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喝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眞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禱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頂過山薄敵。鼓聲震壘。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縯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亙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弩等五人斬之。阿嗚亦爲官軍所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熊克小厤云。統軍蘇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蓋因馮忠嘉海道記所書也。（案）范成大攬轡錄。蘇保衡爲水軍都統。葛王立。除右丞。則保衡此時不死。忠嘉蓋誤。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江淮制置使劉琦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中軍統制官范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盧氏縣。　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戰。方成列。撙出金不意。命官軍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披靡。撙率親軍衝擊。斬其總管楊遇。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汪澈以撙提舉諸軍。先是朝廷聞敵犯淮西。亟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併舟師爲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計於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視師江上。南班宗室並免扈從。　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季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人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之用兵。爲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職者。今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重方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

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傅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祗應王元寶俘女眞九人。

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州。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去爲致仕。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藉藉。莘老劾奏之。上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而莘老亦出。 右迪功郎鄭樵充樞密院編修官。樵以布衣特起。至是稍用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本所庫管錢引。見在萬數不少。陝西諸路。並係敵中行使銅錢地分。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恢復之初。諸軍進發。出川路界分。止以銀絹支散。本所錢引。遂成無用。爲害甚大。照得前此榷場未開日。四川錢引客人已私下將帶。往來陝西。暗行買賣。將來既得陝西。則川陝路通。客旅奔湊。布帛茶藥之類。皆是川貨。與錢引相兼貿易。實爲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如收復到陝西州軍。許將錢引依四川行用。其見使銅錢一文。紐川鐵錢二文。庶幾公私貨幣流通。不致妨闕。議者必謂封疆既拓。錢引可以多添。此誠便利。然蜀中交子。祖宗時止一百二十餘萬道。皆有稱提見錢。今節次增添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爲稱提。而本所贍軍庫。常有數百鉅萬鉅散於外。故引法未敢大壞。此亦天陰有以相之也。引法一壞。則蜀不可爲矣。故今引法尤當愛護。不肯輕有增損。向都轉運司以軍興急迫。增印數百萬道。引價頓減。遂於通衢鑿毀。以救其弊。今官庫之積。皆當散出。若更增添。須當消息而行。乞密降省劄。略示大數付之。望不下轉運司收掌。

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萬。或百十萬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數。足以給用卽止。不必盡如朝旨所增。蓋添引頓多。則引價必損。諸軍恐其折閱。則便多邀銀絹。臨時實礙支遣。又所復州軍。未知多寡。可守不可守。而錢引既印。則不可復收。併與見界之數。行用俱輕。爲害不細。之望備員總計。當此軍興。若得多印錢引。以救目前之急。實爲大幸。但爲朝廷久遠之計。慮及如此。伏望特賜照察。十二月庚子施行。

初。金新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吉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金主亮。亮嘆曰。朕欲候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亮卽遣右議軍郭瑞孫回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天吉、燕人。瑞孫、藥師孫。兵部尚書安國子也。亮得奏報。諸書不見月日。〔案〕奏以此月八日立。而自上京至泗州五千八十四里。自泗至廬、和不遠。則亮之得報。必在十月下旬。今且附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四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己巳朔。監察御史吳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金人。金以其力。我以其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情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爲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爲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己。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韙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爲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監察御史劉度守右正言。　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江州都統制戚方奏已復蔣州。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虢州城下。守臣蕭信引戍兵迎敵。不勝。遁去。官軍入虢州。

庚午。劉錡捷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兩。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還。王爵亦所不吝。時金人犯瓜洲渡。中軍統制官劉汜迎敵。用克敵弓射卻之。金人焚驛亭而去。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伏覩聖旨。擇十一月初五日車駕進發。今扈從百司雖嚴備。臣等竊度事宜。見今諸將占據城險部分。爲守江之策。未見申到次第前來。所遣樞密督視一司。計程方抵建康。而宿衛使楊存中將帶人馬見行起發。欲望先次並行催督。仍令同兩淮制置使司疾速措置擺布。務要嚴整。早見次第。逐一具申。然後車駕別擇日進發。庶免程期促迫。有妨中外措置。詔已降指揮。今月五日巡幸。緣係顯仁皇后禫祭。可令有司別行擇日。　右朝請郎新知嚴州楊師中知江陰軍。

塡復置闕。江陰比廢爲縣。至是復之。仍賜師中銀二萬兩爲軍費。　詔江、浙、福建路揀發赴三衙軍兵闕額。並令逐州招塡。如額足。亦許額外招收。　是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棄城走。先是邦弼課民修城。民被其擾。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比敵破揚州。邦弼已失措。前一日。欲遁去。州人撤弔橋。遮道責之。邦弼語塞而止。至是遣其親卒夜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軍人剽掠。城中幾亂。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聞之。遣統領官盛佺將兵四百。入城彈壓。乃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還城中。

辛未。敷文閣待制張子顏、正集英殿修撰張子仁、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各特轉一官。子顏等奉詔獻平江、鎮江府、太平、湖、秀常州諸莊米十萬石以助軍。故有是命。於是少保吳益兄弟。韓世忠、秦檜子孫。故將劉寶。內侍張見道。富民裴氏。相繼獻金錢。如詔旨。吳氏獻錢五萬緡。韓彥古米萬斛。秦塤金五千兩。獻銀七千兩。米二萬斛。拱衛大夫裴希稷等獻銀萬兩。錢二萬緡。　而楊政妻崇國夫人南氏亦獻錢十五萬緡。乃以其子廈、麻並爲成忠郎。　詔拱衛大夫文州刺史建康府後軍統制韓霖依軍法。以王權言其託病不戰也。未及誅而權罷。上知其情。乃詔霖奪官自效。霖貸死在十一月甲申。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引全軍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府。知建康府張燾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爲渡江之計。其勢甚危。乞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淮。制置使劉

錡還屯鎮江。而病已劇。義問以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趣令過江。故校書郎馮履手記。范祕監子由辛巳年嘗作劉信叔錢糧官。信叔時在揚州。敵人入境。劉曾遣驍將至清河口攻破敵人。遏絕其來。已而聞眞州失利。遂帶軍馬急渡江入京口。防揚子江口。劉以爲敵衆我寡。勢力不敵。若不防揚子江。一面帶兵深入。或恐敵人出吾後。臨江而濟。則大事去矣。當時劉公只以守江爲上。不敢與敵爭勝也。敵有百萬。劉公只有七萬。故爾。已而葉樞密義問以爲劉怯不肯進。攻。遂有督責之令。劉云。某非不向前。以爲須守江爲上策。力不敵耳。萬一出師前去。敵騎出吾後。則江爲可憂。葉云。招討相公既不敢前去。便可以病在告。奉旨便宜行事。此當別委官也。劉云。如此則甚好。於是告病。葉遂請大將。徧問誰可向前者。獨李宏請行。葉遂以大將牌印付之。子由。范處義字也。按此所云。當得其眞。但稱敵有百萬。及以李橫爲李宏。皆差誤。取其本旨可也。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惶遽失措。行府有統制官輔逵、米忠信數人。或問金人重兵近在河北。何以卻之。逵曰。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聞者皆掩鼻。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爲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爲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衞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衞步軍司右軍統制邵洪淵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赴行在奏事。仍令總領江東淮西財賦都絜。將權軍不以是何錢物。盡數拘收樁管。申尙書省。

趙甡之遺史王權被召在甲戌蓋誤左宣教郎新知大宗正丞王十朋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直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作上書獻策名目。理爲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纔一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故有是命。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於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東。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於顏色。卽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媟罵之。金人兵勢甚衆。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壅路不能行。遂涉運河而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浚、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馮履手記范處義語云劉信叔以召歸臨安李宏驅其兵七萬人在瓜洲往逐敵人敵大出。遂引兵卻而所簽軍在後。我師縱兵大殺。所殺皆簽軍。如此橫屍二十餘里。無慮殺至十四五萬。弓力已乏。兵刃皆卷鈍。箭亦盡。敵知吾困憊。然後出精兵反與吾戰。力不敵。李宏所將七萬師遂退至瓜洲。敵兩處伏兵夾起。向師行。時先覆六七千人在瓜洲作飯。候逐敵回方食。已而敵伏兵起。先勦殺作飯者。我兵退無可食。又伏兵發。軍遂大潰。是時汜在金山上。見日方晚。照見甲光如銀。山崩摧。皆赴河。止是對岸船百餘隻。急渡得軍中將佐。餘皆不能渡。又身上被甲。遂沈。及被殺。七萬人皆泛。我軍奪氣。葉歸興於劉汜失利斬之。此所云恐不無飾說。今不取。義問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未刻。有流星急遞馬傳淮東總領朱夏卿手帖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爲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又聞采石敵兵甚衆。欲復還鎮江。因問向裏山路可通入浙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

密至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　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潁河。焚敵糧舟。獲金帛甚衆。遂進攻潁昌。　是日。金人以百騎至無爲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已遁去。居荻港。惟總首隗壽率民兵在城中。至是亦遁。井邑悉爲惡少所爇。髦、山陰人。

癸酉。淮寧人陳亨祖執金人所命同知陳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聞官軍已得蔡州。遂領民兵據其城。事聞。卽命亨祖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　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撙去蔡州。以援成閔。留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詔三省有格法常程細務。權令執政官書押。事定日如舊。　新除直顯謨閣知遂寧府杜莘老守司農少卿。莘老旣罷言職。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言。陛下厲精圖治。虛己聽納。每延見羣臣。旰食未寧。將以宏濟艱難。攘斥外侮。今言事之臣。無名求去。陛下卽允其請。臣等竊所未諭。伏望陛下爲宗社。爲政體。少留睿慮。以彰聖德。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領東南第二將向琪爲右武大夫永州防禦使。錄巢縣掩殺金人之勞也。　詔放公私僦錢一月。　鄧州人孫儔攜家屬民丁千餘至襄陽境上。鄂州都統制吳拱言於朝。詔補儔修武郎。充忠義軍統領。　是日。葉義問至建康府。夜被旨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督撫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

犒師采石。蓋權軍在采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方就寢。允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爲去留。倘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適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曰。燾當以死守留鑰。遑卹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　先是金主亮爲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攜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卜之不吉。亮怒。命爇其廟。俄有大蛇見於棟梁。又聞其間如數千人大呼。亮大驚。亟引去。

乙亥。詔諸軍將士。但與金人戰鬬。並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爲戰功。先是有旨除殺金平、和尙原、順昌府、大儀鎭、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爲戰功。至是始有此命。　詔減度牒之直。每道爲錢三百千。　又詔獻納八千緡以上補官人並免試。　是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期用翌日南渡。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卻之。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棄馬過江。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柰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牀而坐。諸將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盛新等與語。問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如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

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旣有所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卽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某、韓某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陣始畢。風色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居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官兵小卻。允文往來行閒。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手揮雙長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二將。各鞭之百。金人士不死於江者。亮盡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卽奔走。船自著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

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卽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陣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兼閤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張振、河內人。已見紹興十五年二月。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爵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卽齊力射之。必與爭先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卽駐舟江心。齊力射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望陛下特寬憂顧。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招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干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閒也。欲攜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之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恍。但備一戰。以

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眞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采石卻敵事。諸書所載參差不齊。今併附載於後。○蹇駒撰虞尙書采石斃亮記云。虞公至江上。而敵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敵人方築壇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震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夷。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際祿。虜。竭民之膏脂。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跧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腰領乎。若奮身前鬬。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熟記之。將士皆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敵舟齊發直來南岸。金主親在臺上。手飈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鼓俱發。敵出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者。應時沈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擂鼓裝船。欲進。見水軍戰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鰍船五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克敵弓齊射。敵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斃。金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悉焚燬而去。餘舟爲我師所爇。皆盡。○員興宗記紹興采石大戰始末云。十一月初四日。劉錡兵大敗於瓜洲。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府張燾。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葬。樞。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去。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震野。問道路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具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今日過江。因甚卻只在這裏。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命我棄馬步走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戰。斷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曰。須要去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也。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担擔何也。虞侯不聽。虞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家差我擔金銀來犒賞你輩。今有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誥皆擔來。你輩食官家祿。官家養汝三十年。不審能努力一戰否。衆曰。我輩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輩成得功大。與你輩塡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塡小的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輩走。我亦隨你去。你輩

遁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道某人統制以下某人肯斷殺。某人不肯。諸軍大呼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斷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矣即躍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一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肅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被胡牀。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遂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皋、時俊、盛新列馬步軍爲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裏敵船。其一駐中流。戴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忽聞敵兵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頃刻間。有十數舟逢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曰。先登軍皆死鬬。斬殺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矣拊勞之。授以旗鼓。設爲疑兵。敵果以爲援至。鼓聲乃已。卻撻椰子。擊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矣以爲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或恐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斷之。敵萬里入寇。如此之盜。不止今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爲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屍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眞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張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矣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翟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出戰。敵兵已稍希。敵至辰時已來。凡再鼓。公舉旗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賊船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直楊林河口。於江心下泊。船度敵前所不到處。戒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口出。即齊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應弦而倒。以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虞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干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悉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煬王江上錄云。虞與王權相拒於歷陽。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虞允文督張振等海獻船共七百八十隻。措置防守江岸。金主遣奉國大將軍齊芳珠徹押戰船一千餘隻出楊林口。沿江擺布。諸軍戰船包掩。敵船低小。盡沒於江。梁大使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金主欲登舟。赤盛明威將軍奏曰。陛下番船低下。盡被南宋壓沈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於宋朝耳。亮

見敗舟奔岸大怒謂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祿恩過朝士而敢反朕命赤盛斬漢臣於江岸○馮履記范處義語云葉樞幕中虞允文汪大猷參贊軍事李宏軍潰棄遣虞舍人往建康視師中路見王權敗兵以爲前者失利今願自效贖過然無人爲證者遇虞舍人虞云爾輩肯出力爲朝廷殺敵人我可爲汝輩作證於是王權之衆皆踴躍自奮虞遂領之而去大敗金師○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云十一月甲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金主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見官軍十十五五坐道傍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金人在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將帥公柰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位從臣使敵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十千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止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皆爲遁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皋、盛新、王琪勞問之曰敵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君努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若有遁者我亦歸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爲舍人一戰公即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爲陣分戈船爲五其二上下東南兩涯爲遊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內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繡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一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牀坐其下者金主也忽敵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乘一小旗艨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少卻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臂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略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掉不便而我之蒙衝往來如飛橫突亂刺敵舟被溺死者數萬頃刻江水爲赤

敵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屍四千有七百。殺萬戶二人。生得千戶五人。女眞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闢椎牛釃酒。大饗將士。公謂敵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水濱。整列步騎戈船。出海鰍船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敵舟之所自出。丁丑。敵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未已。海鰍逆擊。敵舟大敗。顧見我師扼其歸路。卽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金主遁去。入揚州。○李顯忠行狀云。王權棄兵渡江。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參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敵人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亮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爲江可渡也。公卽措置。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敵麾數艦渡江。呼聲震天地。敵舟及岸。漸次登陸。遣時俊王琪戴皋張振張榮迎擊之。我師賈勇。以一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敵船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船。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旣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日擒薩里干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卻。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熊克中興小厤云。金主駐軍和州之雞籠山。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丙子。金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金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王權所面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俊、盛新等徐出山崦。列於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鬪。人舟沈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具以捷聞。丁丑。敵復來。望見車船。遽卻。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楊林渡口。用卻敵弓射之。敵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金主僉刷北人南攻。以四十萬自隨。出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時。正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敵軍有陣腳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遂

軍旗號先舉動，敵軍數重之內，有紫繖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敵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於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櫶曰，敵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櫶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於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卻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櫶悟其語，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卻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時有殿後者，必爲敵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爲殿後，保全軍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爲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卻他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敵騎果下馬來追，鼉時俊牌手盡當之，幸所失不致如所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敵人。櫶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於海外。金主築壘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扎弩射敵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蒙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馬，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師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趙甡之遺史云，愚嘗用心稽究采石事實，質之於士人，僧道軍兵商賈官員，觀謄報之功狀，考一時之記錄，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惟太平州及東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其所親見，而又無心於毀譽也。愚昧取之，遂爲定說。曰，丙子晨，隔江見楊林金人築壘，四旁有黃黑煙突地，人皆莫知所謂。或曰，昨日刑白馬祭天，今日祭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煙漸微細，而青白色。辰巳刻之間，有紅繖登壘，亮在其下，有纏旗環繞之。俄聞樞密行府有參贊軍事中書虞舍人到采石市中喫食，乃允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文至江口，是時風色已作，人謂金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舟出江，相次尾尾相銜而出。凡出一十七舟，楊林口忽生沙塞斷江口，餘舟皆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艦，有水軍葵將、韓將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每舟有軍兵數人，發十海鰍往迎之。允文坐蛾眉壘中，戰灼幾不能止。軍人皆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歸之理。民兵皆然之。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衝十七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官軍勝矣。遂皆併殺金人，金人舟其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小舟爲水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

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各一二百箭。往往鏃屍於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折板而造者。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敗固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鰍十艘迎戰。二戰艦終不出。允文逮蔡將、韓將。各賴之一百。金人死士五百人。不死於江者。亮盡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頃年烏珠何以渡江。或答曰烏珠自馬家渡渡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江岸已無一人。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樂觀之。既而連亙數十里。駐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哉。蓋天實爲之也。甡之嘗試以允文二奏劄論之。昔歲馬家渡之役。烏珠出舟於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四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葬魚鼈之腹。不爲難矣。雖用力不多。假使以郡王使相賞之。其誰以爲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卻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肯似向時蹂踐江、浙而復回乎。海鰍十艘。雖用力不多。而金人悉死於江中。若以前事爲鑑。雖厚賞極一時富貴。以酬其不退卻之功。可謂當矣。允文乃虛張功伐。大其勞績。意在於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鑿已才。而冀他日之用。可謂之要君。亦可謂之欺君矣。允文謂午後到采石。鼓聲已震地。允文方與統制張振等議列馬步軍爲陣。分戈船爲五。若金人已擊鼓乃欲進兵也。允文方列馬步軍爲陣。分戈船爲五。不亦遲乎。列馬步軍爲陣。剎那間猶可辦也。分戈船爲五。非十刻不能辦。豈容擺布僅畢。敵人方發喊。況鼓聲震地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楊林渡當冬月乾淺。惟單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能辦。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爲五。金人出數百舟。當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謂七舟遽達南岸。既戰罷。計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當載四百人矣。國家水軍舟船。大而壯實者。無如馬船。他軍每隊五十人。馬船尤不能載八隊。況金人折民間板木。旋釘爲舟。而能載四百人乎。允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酬賞。至今當塗、采石之人。指此語爲笑端。允文藉此。蓋有心望爲宰相也。內子之奏既行。丁丑又作奏。允文盛稱采石之功。難者曰。旗頭本執持大旗。麾衆當先。臨陣鏖戰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圈不可操執。正爭命之間。安得小旗而麾之耶。其疏一也。采石丁夫。不過有數千人。況踏車轉戰。至夜疲怠之餘。安可役使。允文謂掘壑

闊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爲內堤。可立官軍。計其工料。非疲怠之卒一夕可辦者。其疏二也。愚嘗經由采石。尋訪掘塹立堤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勢。有高有下。有山有水。雖有連接。亦有斷頭。安得掘數百丈之塹立數百丈之堤。愚熟觀其地勢。深以其言爲是。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議者謂權不去。則爲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也。允文見敵人既退。又上第三奏劄。皆有可議者。夫敵人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是耶。況官軍以舟船杜塞楊林河口而已。楊林河口不甚寬闊。而又敵人擺陣處。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臣嘗以衆說參考之。采石之役。若非虞允文身在兵間。激厲諸將。則將士潰亡之餘。將鳥奔獸散之不暇。使敵人一涉江。則大事去矣。斃亮錄所書。雖簡而盡。員興宗記載差詳。但其間如鷹數百舟。死以萬數之類。乃文士遣詞之常語。亦猶前史所載睢水爲之不流。秦軍爲卻五十里之類。固不可以此而遂沒其實也。王明清熊克輩乃謂諸將已卻敵軍。而允文後至采石不已誣乎。按陳良祐撰楊椿墓誌云。北主盛兵欲渡采石。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趣舟師扼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良祐、乾道中爲吏部侍郎。與允文議論譴責者也。此文出於淳熙四年。蓋允文既歿之後。而所云如此。則明清與克之言。誠不足信矣。明清稱王權欲以死報國。而諸將令其保守江面。此言亦不足據。至謂時俊殿後所失。不及一軍半之數。則尤爲不然。建康軍五萬。今止餘萬八千。何止折一軍半也。及賞功。以張振爲遙宣。王琪爲遙察。允文言其薄。願以已官與之。於是張振。時俊除正任承宣使。琪等觀察團練使。明清乃謂琪賞重而新賞輕。亦非其實。李顯忠行狀。又盡以爲顯忠之功。尤爲謬妄。蓋敵舟之來在丙子。顯忠之至在丁丑。方捍敵之時。顯忠實未至也。趙甡之遺史雖詆允文爲多。然其指授諸將之功。終不可沒。至謂敵出十七舟。每舟可載二十人。則亦未足據。金亮之來。其勢甚盛。若如甡之所云。是金人渡江之兵。纔三百餘人。豈不兒戲。今江濱渡舟。不甚大者。尚可容五七十人。孰謂敵所造舟。反不及之也。晁公忞敗照記言。一舟濟五十餘人。當得其實。甡之又稱官軍發十海鰍船。每船有軍兵數人。及謂采石丁夫踏車轉戰。至夜疲怠之餘。安可役使。此言最爲緊切。以日厤所載明年五月二十九日建康府具到采石當時籍定踏車夫數考之。凡六千三百人。若盡使之踏車。則每一海鰍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大於馬船一倍矣。況每舟止有軍兵數人。而用夫六百人乎。以是觀之。恐不止於十海鰍。若止用十海鰍。則餘夫甚

多。尤不妨於掘塹也。大率記事之體。抑揚予奪。當盡其實。若少涉用情。則後之人將有所不信矣。楊林口生沙塞斷江口。他書皆不載。按日厤會要所載葉義問奏疏。其言沙塞港口事。乃云。敵人開二港。欲徑衝丹徒。一夕大風沙漲不得渡。以此奏考之。丹徒縣屬鎮江。則非采石交兵之地。一夕沙漲。則亦止午後出舟之時。甡之載此。以明敵舟得出者少。用掩允文之功。尤非其實。義問奏疏詳見此月二十六日甲午。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軍軍司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此據步司統領劉青申行府狀。

己卯。殿中侍御史吳芾、左司諫梁仲敏、右正言劉度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辰。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等九人同班入對。亦以上將親征也。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爲行宮留守。三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郡九資。橫行遙刺八資。遙郡七資。遙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黃榜曉諭諸軍。是日。金主亮以大軍趨淮東。趙甡之遺史、員興宗記采石始末皆云。亮以丁丑往淮東。而晁公忞敗盟記云。金亮十二日離采石。十三日宿曠口。十六日抵維揚。今從之。

辛巳。采石捷奏至。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呂稽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尚書度支員外郎柳大節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保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張見道致仕。立爲其養子。是日。金主亮宿曠口。

壬午。遣中使賜李顯忠金合茶藥。詔北來歸正之人。諸場務不得收稅。違者必罰無赦。仍榜示。許被害

人直訴。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獻本司收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軍用。詔奬之。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璘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遺宰執書。言蜀中自九月五日大兵與敵相持七十日矣。中間取秦州、方山原。見置守戍。又取洮、隴。足以張聲勢。壯士氣。然須破大散關。取鳳翔。然後可以無憂。蓋敵重兵並在鳳翔、散關、和尚原一帶。積糧頗多。欲以持久困我。吳宣撫方圖攻取。自軍興來。已費四百餘萬引。向去支費。未有限極。若只今事定。已不足用。稍遼緩之。其將柰何。前許尹在此。未有邊事。朝廷凡應副百萬引。尤未充所乞。自之望到官。警急如此。費用何啻數倍。而不曾乞朝廷一錢。豈是給足。蓋粗知體國。以東南調度之廣。不忍有所干求也。近日朝廷又令應副夔路萬兵錢糧。而三軍皆招額外強壯。勢力愈困。增創愈多。何以枝梧。旦夕不免有請於朝。伏望特賜矜照。之望此劄子。不得其日。以時考之。當在此月半以後。故因吳璘下仙人原附書之。未必即此日也。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燾謂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衆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

儒者。我輩愧死矣。楊萬里撰允文神道碑稱。庚辰。公至京口。庚辰、十二日也。按金亮十二日方離和州。允文不應其日已至京口。蓋與宗所記李捧分軍在十五日。今從之。允文未知的以何日至建康。併附此日。與宗又稱李顯忠分戈船百艘。恐亦差誤。建康軍中安得有戈船許數。或海鰍等船在其中。亦未可知。今削去百艘二字。

甲申。直徽猷閣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落職。令自效。以江淮督視府劾其不辦錢糧也。　左武大夫鎮江府駐劄左軍統制魏俊贈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武功大夫鎮江府駐劄後軍統制王方贈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官子孫如新格。錄瓜洲之死也。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揚州劉澤、直祕閣知廬州龔濤並放罷據龔濤申督視府稱十二月三日辰時被受。　威武軍承宣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也。揚、廬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二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故有是請。　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田師中乞依舊接續支破眞俸。從之。師中因入對。面以爲請。上許焉。給事中金安節等既書錄黃。而戶部執奏以爲不可。安節言。紹興祿格。使相見任管軍。與宮觀差遣人。請給多寡不同。師中見係萬壽觀使。卽合支觀使請給。前蒙聖恩。特免借減。已是優異。今來又乞依舊接續支破眞俸。卽一歲添米麥四千餘石。衣絹數至多。戶部執奏委合條法。況今軍事未息。費用實繁。師中退休祠廷。坐享

厚祿。若復從援例之請。何以杜僥倖之門。望令有司除依先降指揮免借減外。餘依格法施行。是日。金主亮至揚州。

乙酉。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爲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爲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以葉義問奏二人采石拒敵之功也。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臣謹按王權夤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但務掊斂。近者金人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乃惑於內寵。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上。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他之。故假犒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有關念哉。權在歷陽。修築城壘。祇爲自安計。所謂沿海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檄權往壽春。卽令總漕二司應辦糗糧。權以威脅二司。同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錡、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止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敵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權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敵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努力血戰。數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飲晏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遣二百軍往。不意賊假立權幟以誤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徑回和州。州城新築。所積錢糧。可贍數月。權誠能效臧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使歷旬不拔而去。則亦何畏於敵哉。權志不在守。乃誑言於衆。謂已得金字

牌。棄城守江。自十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於車船之上。仍放火以燒西門。而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騾馬。盡委於敵。權是時退卻。尤當潛師宵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尚可以全吾師也。不知出此。爲敵所覺。遣兵逼逐。致使軍民奔突踐蹂。渡江沈溺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其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收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於建康城中。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容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倘赦而不誅。臣恐諸將相視效倣。陛下雖有百萬之兵衆。安得而用。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大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悉斬於市。自是驕將惰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爲哉。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效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於萬里之外。敵國雖強。不足平也。　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爲在外宮觀。及吳芾奏權罪。請正典刑。上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顧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爲敵所快乎。上納其言。二人得不死。　江州諸軍都統制戚方言。本軍統制官李貴及忠義總督孟俊取順昌府。　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奏已復盧氏縣。　是日。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虢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

至虢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夜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敵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創爲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詔出空名官告下兩浙、江、湖、閩、廣州郡。勸誘出賣。每縣八員。所賣及二萬緡。縣令減一年磨勘。諸縣出賣數足者。郡守貳亦如之。　右司諫梁仲敏面奏王權棄軍不戰之罪。謂兵卒怨憤。皆有爲王太尉所疾而死。不能斷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可痛傷。兩淮及江上之人。恨不食其肉。竊覩關報。劉汜以瓜洲之戰敗卻。合按軍法。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兵柄。領宮祠。居住於善地。議者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況權之罪加於劉汜。望陛下以國事爲重。以兩淮生靈爲可憫。特加誅戮。以慰人心。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衞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衞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銳權鎮江都統制。諸書不載日厤。此月廿一日銳有奏狀。結銜如此。　祕閣修撰知靜江府李如岡爲敷文閣待制。知廣州。　左正言劉度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隳壞軍政。刻削廩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併

以遺敵。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斬不效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日未能假兵。若不推窮。將來何以爲戒。遂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衄。陛下以劉汜先退。已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重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之下哉。當今軍旅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失當。臣恐士心不服。願陛下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　是夜雪。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於建康。翌日。知鎮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閔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初。閔率馬軍出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己。不散士卒。及還至鎮江。軍士有因醉出怨言於市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是日。有客詣葉義問上書云。以太乙局考之。金人不煩資斧。當以冬至前有蕭牆之變。闔府皆未以爲然。

己丑。膠西捷奏至。上大喜。卽日召所遣承節郎曹洋對於內殿。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卽賜詔書獎諭。命幹辦御藥院賈蹊押賜金合茶藥金酒器數十事。且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淸遠軍節度使王權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右司諫梁仲敏試右諫議大夫。　御史臺檢法官陳良祐、左承議郎周操並爲監察御史。良祐、金華人。汪澈、吳芾薦也。　御營宿衞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率將士。努力一心。期於克敵。伏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上以瓜洲失利。亟命

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埋鹿角暗樁。自鎮江至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車船二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言。敵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爲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積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爲王師所焚。今敵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俊卿所奏。未知的在何日。今因李寶捷奏附書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之望職總四川財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君相所宜知者。不敢不以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之望之所敢必也。吳璘天資忠義。自聞警報。卽上殺金平、仙人原。與賊相持。中間取秦、隴、洮、蘭等州。及分遣王彥東取商虢。委有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和尚原一帶。多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敵不破。川蜀之憂未艾也。吳璘日夜措畫。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多病。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此暴露之久。時復發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關。最苦臟腑。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幾至死。以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還興州醫治。卻令姚仲在原上彈壓兵馬。強敵對壘。人心危懼。四川事勢。可爲寒心。蜀人前此恃以爲安者。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爲憂。今疾病如此。豈可不預爲之

所之望不知東南事體緊慢。吳拱可輟不可輟。只論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還。使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以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爲宣撫。而尙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爲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竊恐朝廷以吳拱歸蜀。襄鄂闕帥爲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就用。夔非衝要。謀帥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全急。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又言。若吳拱還蜀。宜以東南形勢已壯。令吳拱歸圖關陝爲詞。璘平日愛重拱。拱亦每事盡言。璘無不從。自拱之去。有事闕人商量。人亦少敢言。大段失助。人謂璘雖一向平復。拱亦宜常在左右。出則使之統率。居則贊其謀議。於乃叔所補甚大。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趙開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李寶回師。諸書不見月日。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有殿前司水軍統制范寶申狀。稱右部正將陳士銳於今年八月內隨逐節使太尉。前去山東。解圍海州膠西。見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綜放洋回軍。故繫於此。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衞使楊存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賊騎瞰江。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洩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京山。回轉如飛。敵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於揚州。力農

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將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徐夢莘北盟會編。庚寅。亮在瓜洲臨江李橫發水軍戰艦出江中耀威。按此時劉錡已去。若成閔未來。則當時劉銳權都統職事。此云李橫。誤也。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稱允文與楊存中、成閔謀閱舟師而熊克小厤無閔姓名。當考。

辛卯。吏部員外郎曾注上言。乞信賞必罰。上謂大臣曰。賞罰人主之大權。昨王權臨陣退衂。朕已遠竄。今三大帥招討制置之命。宜批旨便除。以示懲勸。注、侯官人。上所言。蓋指成閔、吳拱、李顯忠也。遣閤門祗候戚世傑賜江州都統制戚方金合茶藥。

壬辰。拱衛大夫忠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至泰興縣。時知縣事尤袤猶堅守不去。翌日。金人遊騎至城下。剛率衆拒之。袤、無錫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浦上欽宗神御殿名曰慶瑞。然新宮諸帝。實同一殿。但立其名。以爲樂曲之名而已。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寧國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潭州觀察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言。北敵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是敵人

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人皆以爲水府陰祐。乞詔禮官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府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亦乞增封。遣官祭告。詔禮部太常寺討論。已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源王。欲特增加六字。擬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候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册施行。從之。　是日。金人分兵犯泰州。初。金主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平旦。諸將大懷忠、蕭札巴詣御寨奏事。亮醉臥未起。懷忠問宿直將軍藥家奴曰。郎主夜來有何聖旨。家奴曰。昨夕與后妃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諸將聞之益懼。亮謂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烈。范成大攬轡錄云。耶律勸農使人往往不知其名。此據神麓記。曰。爾所將勝兵。我明自點。數少必誅。無恕。阿烈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毋里哥謀。亦欲弒亮。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衆患之。札巴曰。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仍請藥將軍諭以禍福。則可濟矣。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妹壻唐括安禮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眞。亮聞新主褒立。遣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將益無所憚。趙甡之遺史。亮壻駙馬管黃頭女眞三萬人。按亮子女尚少。其壻恐未能典軍。以范成大攬轡錄考之。知兵者乃安禮。蓋亮妹壻也。　乙未。金人弒其主亮於龜山寺。

諸將既定議。夜漏未盡二鼓。率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闇曰。何爲者。曰。欲奏事。將軍藥家奴入。告以南人劫寨。亮驚起。求劍甲不得。左右親兵皆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亮被矢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曰。吾人。遂連射殪。亮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參知政事李通、兵部尚書郭安國、左補闕馬欽皆死。馬欽即劉光世親軍副都統。其北歸事。已見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庚申。亮在位十二年。年四十。呂中大事記曰。二十八年。金將叛盟。孫道夫既言之。而朝廷不之信。二十九年。黃中使回。言金已治汴京。而二相猶詰之。以爲妄。金已定寇江之計。王綸使還。妄言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爾稱賀。秦檜之餘孽。遺毒可勝道哉。惟黃中以爲朝廷與金通好。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惟陳康伯以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故三十一年九月。金亮入寇。百官盡爲避狄之計。惟康伯與黃中家屬在城中而已。二公既決親征之議。於是金人喀齊喀至渭河。吳璘敗之。金將劉諤犯襄陽。劉珙敗之。史俊敗之於芡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李寶敗之於膠西。引舟師至石白島。而錦纜帆爲之一燼。劉錡敗之於皁角林。至瓜洲渡四日。無日不戰。而金師不得濟。惟劉汜、李橫不利。王權逗遛不進。葉義問督視無功。亮得以至采石。而虞允文海鰍船一出。敗之於楊家渡。亮又趨瓜洲。允文踏車船一出。回轉如飛。金退揚州。而自倒戈矣。以講和之久。兵將驕怠者二十年。意其氣必衰。心必怯矣。今也兵無不戰。戰無不勝。檜之邪說雖熾。而張、趙、韓、岳。屢勝之威猶在也。何補龜鑑曰。吾觀亮之來也。飄忽震蕩。瞰巴蜀。窺海道。撫浮梁而渡淮。將投鞭以絕江。其勢亟矣。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親征一詔。寫入寢廢祀之悲。述二帝蒙塵之痛。人怨神怒。賈勇直前。而宰相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是故喀齊喀入渭河。吳璘敗之。韓保衡入海州。李寶敗之。劉諤入襄陽。吳珙敗之。而江、淮之師。則金亮之所統也。淮之東。吾有劉錡。淮之西。吾有成閔。敵不能入矣。自夫錡以疾間。王權失守。而後敵得至采石。橫以懦失。劉汜不利。而後敵得至瓜洲。然采石之役。鰍船一出。敵其魚矣。今之允文。非昔之權也。瓜洲之役。車船一踏。鯨鯢驚逝。今之允文。非昔之橫汜也。卒使佛貍飲江而死。苻堅臨淮而滅。茲固天助。亦人謀哉。嚴州奏起到義兵三百人。詔隸御前忠銳第五

將張耘使喚。金人陷泰州。趙甡之遺史載此事在乙未。熊克小厤在丙申。按二書激賞庫有沙世堅申狀稱十一月二十七日金人攻破泰州。乙未、廿七日也。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爲名而去。留州印付兵馬都監趙福。金人侵淮甸。水寨都統領胡深與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凌福。福具申於葉義問。義問以深權知州。深以珪權通判。福權本路兵馬都監。淮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領成忠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深聞金人欲犯泰州。與世堅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差堰。盡泄運河水。至是敵悉軍至城下。遂徑登其城。縱火擄掠。福死於亂兵。城中子女強壯。盡被敵驅而去。沙世堅申十一月二十五日敵兵再到城下。當夜捉到姦細王乞儈稱泰州趙都監、臧縣尉已有文字與敵交割。泰州至當夜三更以來。胡權州同世堅等前來巡城。見臧縣尉將本部五千餘人用箭射忠義軍。胡權州與世堅等恐內外相應。遂將兵出城。至二十六日午時。大兵果到城下。爲孤軍勢力不如。遂迤邐前去如皐縣駐劄。此恐其飾既。今從趙甡之遺史。時楊存中命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權知泰州。而城已陷矣。熊克小厤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按激賞庫有剛申狀稱十一月二十七日。準御營宿衛使司并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剛權知泰州。已於十二月初六日入城。則泰州破之日。剛始被命而未權州也。又江陰軍十二月初五日申。今月二日。準御營使司牒。將應干官私海船濟渡王剛軍馬本軍。即時拘收押發到對岸泰興縣界石莊。載渡王剛所部軍馬。前來本軍駐泊。未絕。據此則泰州既破八日之後。王剛軍馬猶在江北。克稱剛棄城走江陰。恐亦差誤。今不取。是日。天重陰。有樞密行府使臣胡斌者。能爲天文。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祥也。未幾。虢

州簽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金亮之死。晁公忞敗覘記在二十七日乙未。趙甡之遺史在二十八日丙申。按苗耀神麓記云。耶律阿烈等謀以二十六日夜分弒亮。蓋二十七日未明時也。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稱乙未夜弒亮。實差一日。

丁酉。詔吳璘於關外募勇士充效用。不刺手面。每及三百人。差官部押赴行在。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合收契稅錢。失陷最多。蓋緣所收窠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諸州以係省所得既少。不復經意。其在民間已交易契書。不行拘催投印。已納在官錢物。亦不盡實收附。今欲將四川州縣田契稅錢。從本所措置拘收。將收到錢。取新立經總歲額及係省數目撥還逐處外。餘數乞不立爲額。仍免分隸諸司。盡撥赴本司。應副大軍支遣。無損於民。有利於官。所補不細。從之。時軍事方興。調度日急。之望一日與官屬泛舟嘉陵江。酒酣。謂左宣教郎本所幹辦公事何耆仲曰。吾比得蜀中富民隱契稅錢。可以佐調度。耆仲曰。今日之事。縱如紹興初用兵時冉家灣、丁劉圈、和尚原醲賞之數。在本所之積尤枝梧。柰何當困弊之餘。自戕其根本。且向之富民。卽今之鬻田者。設有隱稅。所得幾何。公前日持無科配之說。今遽行此。與科配何異。之望不從。於是遣官置司。會三年飛甲之籍。限滿不首。許諸人告。依法論罪。以田宅準元價三分之一沒官。以沒官之半給告人。凡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隱其直者。視鄰田估之。雖產去券存。亦倍收其賦。於是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瀘、夔等未輸

者十九郡不與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王之望申已委官去處三十三州合納錢四百六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九道係則今年十月終申到數下項一十九州近方委官未見申到數目黎、盧、龍、巴、忠、興、施、黔、劍、文、金、鬆、閬、達、州、南平、梁、山、大安軍、富順、大寧監下項八州係邊遠去處更不差官威、茂、珍、階、成、西和、鳳州、長寧軍下項五州陳首未盡見行展限成都府、閬、簡、涪、萬州詳見本年月之望因劾者仲離間他司遂罷去者仲、青城人也。

戊戌顯仁皇后禫祭上行禮於別殿。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獻犒軍錢十五萬緡詔特轉一官。

是日金國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議和。初金主亮既殞諸軍喧囂不定戶部尚書梁球球廣寧人已見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趙甡之遺史稱有梁尚書者而無其名按范成大攬轡錄稱球此時爲戶部尚書故知即其人也具興宗記采石始末稱十一月九日金主輒梁大使一百又稱衆殺金主併殺梁大使注名球引亮來采石者按梁大使乃漢臣興宗誤也聞亂馳入曰事已如此固無可柰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何以善後衆皆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球乃取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檄成而未有人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即遣之南渡。是月虛恨蠻掠犍爲之籠蓬堡武節郎成都等路第一副將鄭祥等四人爲所殺堡在賴因、銅山之間距縣三百餘里自紹聖後蠻不由此路入寇民耕殖安土成聚先是蠻王歷階與其子蒲底判官田三二繼死歷階紹興二十八年死蒲底三二二十九年死蒲底之子袁弄始八歲其首領熱具等三人用事至是熱具夜率千餘人由離弩山路犯籠蓬堡會鄉民有入菁採蜜蠟者蠻因迹而襲之虜男女千餘人以長繩繫縲聯貫數十。

或使持負擒掠所得而去。其日己卯也。蠻分兵襲賴因寨。提點刑獄公事王濯命祥等引官軍射士躡之。祥與賴因人約。兵近則舉狼煙。使城中出守兵相應。次小叟道嶮峽。蠻急扼其前。犍爲縣尉以射士禦之。蠻乘高墮石飛楯中官軍。官軍多死。祥斂衆臨水。陣不成列。倉卒不能具狼煙。又蠻以兵綴賴因。城中不能出兵。前鋒始交。官軍懼。稍稍潰去。蠻乘山行。分兵出其後合擊之。祥不能軍。易士卒服亦將遁。有軍士持鼓進曰。此可涉也。祥從之。蠻因其囂潰。鼓譟蹙之。餘衆悉赴水死。祥與部將王忠、犍爲縣尉、嘉眉巡檢及禁兵射士六百餘人皆歿。蠻斷其首。取其器械。使其王子親軍數百人服之。明日。陣於賴因城下。閱其俘而歸。至青孤山。天大雪。迷不能進。裴回賴因之下者數日。州人猶驚潰。守臣李幸民命撤東津浮橋之竹絙以待之。聞者皆笑。制置使王剛中遣正將李毅發八州兵千餘人來援。毅至榮丁塞。遣二校以四百人覘。蠻聞官軍集。欲亟去。相望數里。衆懼且潰。二校不能止。提刑王濯又檄毅毋輒殺。軍益戢。居數日。蠻復由離弩山路按隊徐行而去。毅發卒搜山。得一死蠻。斷其首。告捷於成都。事聞。詔祥等各官其一子。於是始以官兵二百人偕土丁戍其地焉。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四川自今調發諸頭項軍馬十餘萬衆。與金兵對壘。已經八九十日。用度浩瀚。其累年樁積。并朝廷前後撥降錢物。準備應副。已經欠闕。而支費名色。增創愈多。深恐有誤大計。之望到任一年。雖報警急。並不曾申奏乞分文錢物。蓋以東南用度至廣。粗懷體國之心。若稍能了辦。實不忍更有干請。今勢不得已。合控告朝廷。謹分項條畫收支見在并闕

少數目。及前此用兵獲降指揮利害曲折。申尚書省。伏乞特賜體念。速降指揮。之望此申。不得其月日。以狀中所云對疊八九十日考之。當在此月下旬。故且附月末。或可移附此月二十九日丁酉申明自契劄子之前。先是朝廷以軍興。出度牒五千道。賜本所爲軍費。至是又以四路上供錢五十萬緡與之。降度牒撥上供。此並據隆興元年之望辨自契劄子所云修入日厤無之。當考其月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己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州。初。樽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至。樽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使蕭懋德聞樽至麻城。爲寨相拒。兩日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樽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詔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所部軍馬並加倍犒設一次。以自襄郢初至鎮江也。　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獻助軍錢十萬緡。米十萬石。詔遷一官。　成忠郎張眞自揚州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布徹、龍虎衛上將軍左領軍都監圖克坦崇進、左領軍監軍瀋國公圖克坦、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金牒內無左副都督階銜。疑卽李通見殺故也。林栗上宰執書稱詳其關牒。尙有兩名不書。不知右監軍爲誰。督視行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

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是時行府云都督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我不可示之以弱也。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泰州陷。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既而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劾於朝。降二官放罷。而珏已死矣。

庚子。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廷督責諸帥。嚴爲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係都統劉銳所管。井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然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爲不盛。計其拒天險以扼金人。亦足以制敵取勝。然臣之區區。竊知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臣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倘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然泝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使敵人萬一出此。則利害誠爲非輕。欲望速降睿旨。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賜發還本處。仍乞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爲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旨。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還鄂州屯駐。激賞庫有成閔回申云。初五日被受初二日密札。蓋未聞捷報前指揮也。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

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訖。朝野相賀。上曰。此人簒君弒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爲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也。朕當擇日進臨大江。灑埽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朕志也。初。敵騎闕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侍臣。若等欲安適耶。比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王曦撰存中神道碑云。王與虞公以輕舟絕江。而敵騎奄至。方舉酒相屬。神貌屹然。敵不敢逼。曦所云。不無增飾。今不取。員興宗所記采石始末。稱允文與存中初二日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赴行在。初六日奏事。而楊萬里所撰允文墓碑。不言允文渡江。以日計之。自瓜洲兩日無緣到行在。蓋允文、存中渡江即回。興宗或誤記也。馮履記范成義語云。金亮死。范文再同權知揚州葉宏過江。北有瓦礫之場。見虞舍人再過。以爲當去前路促督追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路。若止如此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日。止行四十五里。止於雪中一小坡上。雖欲回亦不知路。偶然范文爲葉宏言。募兩健卒。賫一壺酒。一盞食。前路伺候。果見虞在雪中。見酒至。甚喜。因令此人引之回。謁楊守。見范文云。某悔不聽年兄言。幾至狼狽。然徐往則敵已去。不可追矣。按此所記尤差誤。雖憑若允文渡江四日而後回揚州。則初六日何以遽至行在。今並不取。

尚書省勘會。近節次收復陝西州軍。合添用錢引行使。詔四川總領所添印三百萬道。委王之望專一收掌。逐旋約度合用之數。作料次給降。足以給用即止。其餘合行事件。仰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聞奏。仍不下司。此事本之望陳乞。已具今年十一月戊辰。

是日。金人以舟師犯茨湖。官軍擊卻之。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

統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敵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前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進。敵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趙甡之遺史云。史俊殺其將杜萬戶。而趙成京西戰功錄云。殺郭勒千戶。二書不同。當考。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提督海船李寶爲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遣幹辦御藥院陳子常押賜旌節官誥鞍馬。於是承節郎曹洋特遷武經郎。賜金帶。餘將士第賞有差。賞膠西之捷也。　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詔兩淮帥臣監司州縣失守官吏並放罪。除已放罷人外。令還任。其殘破州縣當省員者。監司帥臣相度以聞。後減諸司屬官二十四員。使臣二百餘員。吏卒二千餘人。歲省錢七十餘萬緡。

初。上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上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此據宏淵申行府狀。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復言吳璘疾病。乞朝廷權事勢輕重。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璘。故預有此請。凡五遣大臣書言之。　是日。金國統軍劉萼聞茨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陣。多失路。爲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城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湯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移行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充參議官。祕書省正字芮燁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爲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爲行宮在城都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事張伋爲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爲行宮城南巡檢。　詔再放行在公私僦錢一月。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伋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此據江陰軍申行府狀。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楊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聞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竄。其行如林。官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員興宗記采石始末云。初二日。虞俟□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而蹇駙斃。高記云。壬寅。成閔復揚州。壬寅。初四日也。趙甡之遺史云。癸卯。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又云。亮死之七日。閔乃渡江。以日計之。亮以十一月乙未被殺。後七日即壬寅。甡之誤以亮死在丙申。故載閔渡江。復差一日耳。熊克小厤亦載閔復揚州在壬寅。今從之。

癸卯。詔金亮渝盟。侵犯王略。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熊克小厤於此月庚子。方書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乞親征從簡。以幸所過郡縣等事。按莘老十一月戊辰已罷御史。甲戌。復除司農少卿。蓋莘老所言。在初下詔巡幸之時。克失於細考也。詔金人完顏亮以十一月二十七日駐揚州。爲其下所殺。令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司準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請權行團結保甲。巡察姦盜。又請強盜情理深重者。許酌情斷遣。並候事定日如舊。皆從之。明年二月己未。罷酌情指揮。閏月丙戌。罷團結保甲。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目今進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御史中丞汪澈言。紹興二十五年臣僚白劄子。謂岳飛既已伏誅。岳州與其姓同。本路諸司乞改岳州爲純。臣竊謂岳飛之叛。固自有公論。以姓名而改州名。尤悖於理。又光州、光化軍以避金人之名。易光爲蔣。光化爲通化。尤可切齒。乞改岳州、光州、光化軍名額。一依舊制。從之。直顯謨閣新知蘄州韓彥直充泗宿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代陳桷也。直祕閣洪濤爲沿海制置使司隨軍轉運副使。濤前乘廬州去。今復用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成忠郎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所右軍統領沙世堅自如皋縣以忠義軍百餘人入泰州。

甲辰。進呈金國都督府牒。上曰。金人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卽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按金檄以初一日至江。初二日建旗到行在。而初六日方進呈金檄者。蓋葉義問在建康。疑從行府檄申。故稍緩。或虞允文之自持赴闕也。熊克小厤乃載敵遣張眞持牒請和於成閔入揚州之後。失之矣。太常博士林栗遺宰相書。言敵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禍極凶殫。自取屠裂。乃今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詳其關牒。尙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爲今日計。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不得鬬。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靑之信。諸軍但許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和文字。不得收接。若失此時。縱其北歸。是祿山斃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惟廟堂垂聽。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自鎭江還。入見。上慰籍甚渥。允文言。車駕進發。而敵尙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歸路。發鎭江、建康之兵。爲掩襲之舉。可使敵無噍類。上從之。而敵去已遠矣。司農少卿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莘老爲御史。極言無隱。取衆素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爲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衞武夫。府寺賤隸。誦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完云。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獻錢二萬緡。以助軍用。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泰州王剛以所部至本州。王剛申。十二月六日。將帶一行官兵收復泰州。入城了。當此妄也。初三日。金人已去。初五日。沙世堅先入城矣。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引兵泊瓜步鎮。諜報金兵自和州塔浮橋至六合縣。暉不敢進。留居之。江東安撫司坐暉狀申行府。

是日。均州忠義統領咎朝等復據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於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於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挈屬出城。駐於萼軍之南。僞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留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謀克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爲都統帶去。而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爲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於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翌日。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通聞萼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何如。衆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問之。則咎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山中。投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命右司郎官呂廣問等十一人。分攝行宮檢正太常宗正少卿列曹郎官職事。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尙屯雞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卽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敵來。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敵亦未退。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

復還蕪湖。守把元認大信裕溪河口措置捍禦。此據宏漏申行府狀。是日。金人遊騎焚眞州報恩寺塔。徑往天長。建康府申行府狀。

丙午。太常少卿王普言。今鑾輿順動。而百官留務。皆在臨安行宮。請詔有司。凡祭祀之禮。舉行如舊。從之。

郢州防禦使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充本軍都統制。提總策應軍馬。以其累遣兵焚寨劫橋。故擢之也。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乞增招效用千人。從之。是日。淮東制置司統制官王選等復楚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鄂州。先是昝朝既入城。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千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官朱宏、上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是日。均州鄉兵總轄杜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將官楊堅、黨清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寶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深入敵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亦克之。又克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城之民吏皆迎降。費士戮蜀口用兵錄。載復河南事。全不言均州遣兵一節。趙甡之遺史乃略及之。按日曆明年正月壬辰。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則必是均州有收復之功。但未得其詳。當考。

戊申。上發臨安府。所至羣臣送迎者。皆常服黑帶去佩。時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使兩淮。而翰林學士何溥屬疾不能從。惟起居舍人權學士院劉拱扈行。乃命起居郎唐文若權行宮直院。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金人凶暴。反盟黷武。上天降災。完顏亮被戮。兵衆遁走。乃傳其子見留京東

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肯束手就死。亦雖窮鬬。及金人巢穴。多有完顏宗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亮之子。亦不肯助戮亮之衆。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於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尚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啓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造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款之。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爲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若川此奏。據申行府副本在十二月十日。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尚強。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裨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爭力。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啻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是日。御舟泊臨平鎮。

己酉。中書云。去御舟太遠。連日趨赴奏事不及。詔宰執舟次建王舟行。

庚戌。上次秀州。守臣右朝請大夫俞召虎、左宣教郎知嘉興縣杜易見於屋殿。自是所過監司守令。皆引對。召虎、歸安人也。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渡淮盡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俊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屋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望之如雲。既度絕。閔軍至盱眙。排列於岸之南。聲若如一。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沿路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閔之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其死者甚衆。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激賞庫有成閔申狀。亦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閔狀又稱收復泗州。奪到粟米三十餘石。與甡之所云蓋同。已見此月癸丑劉鋭入泗州注。或可移米事附於彼耳。

辛亥。上次平望。戶部侍郎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劉岑自江上還。入見。

壬子。上泊姑蘇館。知權密院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洞庭柑。上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遵言。官拘舟船聚近海縣。募水手。留民兵夾運河築烽臺。徒費無益。乃罷鎮江至臨安所置烽燧。餘皆從之。

癸丑。上乘馬至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定權殿使。不知以何日降旨。激賞庫有定此月初十日申狀。稱今月九日晚到平江府。至宿一更二點。準十二月八日聖旨。令於所至用兵屯泊。以俟扈衛。日厤明年正月十九日丙戌。苗定引見上殿。乃繫改銜。蓋是時趙密留臨安。

故以定兼權也。今且附此須考。

武經郎曹洋自李寶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在。就御舟引見。詔磔於平江市。詢、常熟人。簡、道州人。並爲金人造舟者。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衆。成閔申。楊欽焚敵船五百餘隻。糧米五六萬石。并奪到糧船二十餘隻。糧米七千餘石。吳超奪到敵船大小三百餘隻。糧米三萬餘石。

是夜。淮東制置司統制官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人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柰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矣。郎主雖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耶。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三百人各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域之兵皆上馬馳出。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也。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狀復告。金人所掠老弱之在泗州。皆委之而去。此以趙甡之遺史及成閔所申參修。閔所申。準稱閔統率軍馬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奪下金兵燒不盡船腳船二十餘隻。并工修整。及於龜山以來搶奪到敵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言。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敵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軍。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戮力掩殺。敵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擄老小數萬餘。放令渡淮歸業。按此所云。與遺史不同。蓋自來諸軍功狀。大率如此也。熊克小麻書丙辰成閔復泗州。蓋誤。

甲寅。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敵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選到招安旗榜。不

惟諸國之人。雖女眞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役使。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概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爲也。趙甡之遺史丙辰上至無錫縣蓋誤。　右宣教郎知無錫縣李森入見。淮東制置使成閔言已復淮東州縣了當。　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獻助軍錢萬緡。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於楊林渡。卻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相當。翌日。敵乃去。

乙卯。上次常州荊溪館。守臣左朝散大夫葉顒、右通直郎知武進縣馮百藥、右通直郎知晉陵縣馬皆相繼引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自鎮江入見。上慰勞久之。　是日。金人破汝州。先是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萼自鄧州北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寶將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上次呂城鎮。　武功大夫建州觀察使田開落致仕。開嘗爲興州右軍統領。以疾求退。至是宣撫使吳璘、制置使王剛中言其筋力壯盛。乃復用之。　淮東制置使成閔至泗州。時土豪劉鐸有衆數百在橫山。閔承制授鐸修武郎閤門祗候。權知州事。明年正月戊子正差。

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及差官撫諭。上曰。赦書中應亮賊暴虐等事。要一切罷去。仍戒所辟官屬毋得生事。　右從政郎丹陽縣令胡傑入見。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

逐敵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是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始至本府視事。浚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於是資政殿學士張燾已被召。辭不至。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刻舡。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奬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謗書滿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晚頓丹陽館。守臣直祕閣趙公稱、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入見。

己未。上幸鎮江府行宮。兩淮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徐康入見。趙甡之遺史。辛酉。上至鎮江。壬戌。入行宮駐蹕。皆與日曆不同。甡之又稱。以和州雞籠山金兵未退。故回駐蹕。按此時金兵已退四日。甡之蓋誤。

詔諸路因事於北界編管羈管居住人。並放令逐便。

庚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入見。允文論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亮。今止賞以三官。願貶臣官以賞振等。上曰。曩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此輩宣力。功豈可忘。於是振等並落階官。是日甲子降旨。

是日。興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敵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吉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去治平。中正引兵於于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兵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爲飛鎗中其左頰者二。

辛酉。資政殿學士致仕張綱入見。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知昆山縣胡廷傑、知金壇縣潘文禮應辦巡幸。科擾民戶銀器至多。詔並勒停。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契勘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在沙漠。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帛五萬匹兩。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而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強敵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甲子。德音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權戶部侍郎張運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岑受命。請步騎萬人以行。又請廢置一路官吏。乃復置岑爲戶部侍郎。　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爲定江軍承宣使。中侍大夫寧國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時浚爲寧國軍承宣使。中侍大夫舒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戴皋爲舒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爲宣州觀察使。中亮大夫濠州團練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統制盛新爲濠州團練使。並以在采石親與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

爲重故也。新自以功多而賞輕。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盛新事以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修入。蓋新於接戰次日又引舟師扼楊林河口。而其賞與張振等無異。故自以爲賞輕也。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統都總管李橫移兩江西路常州駐劄。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爲右從事郎。　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言。表兄張讜從王雲出使。不肯順番。寶在膠西見得。見被拘留韓州。乞與除直祕閣。仍令有司訪其子孫取旨。上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讜使事在三十五年以前。韓州在燕之東北二千餘里。而寶乃自謂見得。不知有何所據。議者謂貼職之授。當自朝廷。而寶乃指名乞除。犯分已甚。況其意又在於搜訪子孫。後將有所徼覬。尤不當從。欲望特賜寢罷。庶幾安分守法之將帥。知公議有定。益堅其尊朝廷之心。在今日誠非小補。　是日。金人所命潁、壽二州巡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乙丑。直顯謨閣向子固復知揚州。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滋知廬州。　右迪功郎淮北壽亳等州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劉蘊古爲右承務郎。蘊古爲李顯忠所辟。至是引對而有是命。

丁卯。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言者奏岑誕謾大言。略不留意職事。邊報方急。便爲自營之計。欺誑廟堂。求爲江上之行。一路騷然。初無秋毫之補。用心如此。所不可恕。故有是命。

是月。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春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

之急。友直反聚衆往大名歸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褒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罪。令歸業爲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

初。金岐王亮既爲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於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圖克坦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郭瑞孫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

諸路歲鑄錢既以五十萬緡爲額。去年五月丙戌。然是歲纔鑄及十萬緡。惟嚴州神泉監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江入漕渠。輸之內帑焉。

是歲。降空名告劄二十一萬道付諸軍。以備功賞。此據乾道二年八月甲午密院宣諭聖語修入。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紹興三十有二年】歲次壬午。金世宗雍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在鎮江。時欽宗几筵在臨安府。行宮百官當入臨。留守湯思退以吉月議罷之。權禮部侍郎黃中力爭。得不罷。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落職。以言者奏岑前罪。又論岑請復免行錢不當也。右朝奉大夫知楚州王彥融、右朝奉大夫知光州強友諒並爲淮南轉運判官。塡添置闕。彥融兼淮東提刑。兼淮北宿泗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友諒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郭昇充淮北忠義軍統制。右文殿修撰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援丁母憂。制置使王剛中言於朝。特起復。右宣義郎新知泰州劉祖禮辭行。金人犯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引去。泰身被數十鎗。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泰贈官在是月乙酉。

庚午。上發鎮江府。次下蜀鎮。左奉議郎知句容縣范鹵入見。時方雨淖。上御氈衣氈笠。乘馬。建王扈從。雨漬朝服。略不少顧。而宰相已下多有肩輿者。

辛未。上次東陽鎮。

壬申。上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衢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檜爲人既忌且妒。浚起於廢黜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隱然。軍民恃以爲重焉。　詔張浚免兼行宮留守。從浚請也。

癸酉。放建康府公私僦錢一月。　初。京西制置使吳拱聞汝州陷。遣統制官王宣領所部往節制諸軍。是日。至汝州之土門。而敵騎已去矣。

丙子。祧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室。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絜、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見。适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遷徙淮南。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則所棄之產。已爲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而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凡州縣所賣逃產。許原業人以原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上褒予甚飭。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　右朝散郎新通判盱眙軍劉敏士知楚州。　朝奉郎通判光州郭淑知光州。

閤門祇候劉澤充樞密院忠義軍統制。　詔金國故武勝軍節度使蕭中一特贈奉國軍節度使、中一率先歸附。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及爲亂兵所害。京西招討使吳拱令統制官王宣訪尋其妻子。承制授其子穎武翼大夫。言於朝。乃有是命。又封其妻耶律氏爲蘭陵郡夫人。以穎爲鄂州兵馬

鈐轄。且命拱多方存恤之。中一事。以趙成京西戰功錄及周必大按垣內藁修入日厤不如是之詳也。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　尙書右司員外郎呂光問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行在左右司郎官。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守尙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行在檢詳。　祕書省校書郎馮方守尙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刑比部都官郎官。　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軍正將李師民帶御器械。　成忠郎王全爲修武郎閣門祗候樞密院忠義統制。全倡義來歸。故有是命。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爲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　是日。淮南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上遣中使撫勞。顯忠厚贈之。中使喜。旣還。具以奏。上乃令班師。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望令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司。監司覈實。幷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於朝。仍下御史臺考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宮觀。著爲令。　直顯謨閣御營宿衞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楊倓行尙書度支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右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柳大節並入見。

壬午。金人寇蔡州。侍衞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

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樽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言者奏。自金犯長淮。而江上之民。有所謂踏車夫。則操舟檝而雜戰卒。防江夫。則待旌旗而頓山岡。以修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爲可念。願按采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後詔在五月乙丑。今聯書之。　右朝請大夫陳漢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　右朝奉郎曾造知荆門軍。造、幾子也。

詔放太平州、池州公私僦錢一月。

甲申。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辭行。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督領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卽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不能聊生。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京遣瑞渡江。瑞曰。若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願得一文字偕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蔡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入見。顯忠之撤戍也。上欲幸建康南門以觀過軍。會大雪不出。乃召對。飲以金餅御酒。菓實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丙戌。嚴州幫源洞效士方郁言。募到敢勇義兵百餘人。詔付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使喚。

丁亥。制授王友直復州防禦使。友直歸正事具去年十二月已已。友直與王任皆至行在。上喜。欲除友直節鉞。任廉車。友直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重賞。不可。於是改命。亦以任爲果州團練使。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尚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臣等同議聞奏者。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爲形勝。實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回經略。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於宗廟宗室。官寺城壁。倉庫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實如白劄子所陳。然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聞大駕進臨江表。方徯來蘇。至於淮壖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乖始望。臣等謂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故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幾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臣等愚管所見如此。伏望聖慈。更賜裁擇。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集議措揮。日厤不載。此據金安節奏議修入。按此時從官。自安節外。止有左諫議大夫梁仲敏、中書舍人虞允文、權吏部侍郎凌景夏、權戶部侍郎張運、起居舍人劉瑛五人扈上行。故安節

爲旨也。奏議無月日。今附降詔回蹕之前。趙甡之遺史云。羣臣皆入文字乞進取。往往欲駐蹕建康。不同浙省。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赴都堂集議。上降旨問進取利害。令各具狀奏。羣臣皆不能言。但唯唯請回浙西而已。少頃。傳諭於外士庶。諸之。

戊子。詔曰。比者視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畢奉恭文祔廟之禮。維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發。何俌龜鑑曰。惜夫視師之寄。不屬之魏公。而屬之葉義問。使魏公亟起而任其責。則觀其戰功。又豈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幾三十年。武夫健將。言者嘆息。兒童婦女。知有都督。其德爲何如。加之許國之心。白首不渝。杜門念咎。老而練事。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建府迎謁。衛士懽呼。浚之措置經綸。曾未設施。而局面又一變。成閔等領三衛。而招討散局。吳璘班師。而宣撫結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師之屢捷。爲駐蹕之宏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厭於西北。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耶。否則聖心倦勤。而厥恢復之義。將有待於後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錢塘之形勢。此其地矣。噫。有田一戍。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開拓若是。亦可以爲難矣。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竊惟去歲金人渝盟。犯侵淮甸。凶焰方熾。遽自殞滅。雖然。此可爲慶。而未可恃也。何則。天道善應。其所培覆。常因乎人。今眷佑皇家如此。可不益思所以副之乎。臣愚竊嘗爲朝廷深慮。以謂當今之計。其大要不過有三。一曰進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夫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而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而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壹者。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計。尤在所急。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有所倚。而樂於從命。不可不早圖也。今

敵寇遠遁。疆埸罷警。正天假國家以預爲備守之時。伏望陛下。深詔大臣。特創一司。遴選練達之士。俾之討論。如豐財積粟。儲戎器。峻城壘。練士卒。選將帥等事。皆深謀熟計。俾歸至當。然後廟堂之上。審擇而行之。如或難於置司。則乞詔廷臣及沿邊帥守。各陳所見。委官看詳。取其可行者。上之朝廷。臣愚不足以知大計。伏惟留神裁度。幸甚。安節此疏。不得其月日。奏議集在看詳楊存中等條具淮西利害之前。而奏中止言進取招納備守。略不及和議。則必未聞北人遣使已前所上也。今因下詔回鑾附見。更須詳之。差接伴使在此後一日。

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於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兵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檳刺。忠義人亦如之。達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眞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爲女眞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爲陣。必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陣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

輿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轉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類見矣。璘遂遣與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秦亭出具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兵分屯商、虢、陝、華。虢、華爲敵所取。敵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姚仲出秦亭在此月。不得其日。敵取虢華。以王之望劄子考之。亦是此月事也。

權知泗州劉繹補正修武郎閤門祗候。從淮東制置使成閔請也。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特補右承務郎。諸軍提都領賈瑞特補敦武郎閤門祗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於是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　盱眙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先是金主褒入中都居之。且告於太廟。以父晉王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宗堯曰簡肅皇帝。廟號懿宗。母曰欽慈皇太后。追尊東昏王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降故主亮爲海陵王。謚曰煬。亮后圖克坦氏爲海陵夫人。祧德宗宗幹神主。祔懿宗神主於太廟。改通天門爲應天門。以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里爲平章政事。廢參知政事敬嗣暉爲庶人。工部尚書蘇保衡遷尚書右丞。太府兼權左司郎中魏子平爲戶部侍

郎。大興尹李天吉爲刑部侍郎。修起居注鄭子聃復爲翰林修撰。此以宋翊金亮本末、張棣金記參修、往歲榷場有貨板行明昌事實者云宗堯謚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疑後賀所加者。東昏明年亦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耶律阿里巳下差除。范成大攬轡錄倣趙可文集修入。不得其月日。但以興亮、奚廢立事相干。及巳嘗見其名字者。則書之。如阿里之遷嗣曜之廢。決在此時。趙可撰魏子平墓碑。稱大定元年冬入覲中都。即拜尚書戶部侍郎。而墓誌乃云大定元年冬上即位於遼揚公自河南赴京師。明年拜戶部侍郎。則必春初事也。大成稱鄭子聃爲修注。葛王立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學士。而可所撰子聃墓誌云大定二年春復爲翰林修撰。今從之。天吉巳見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即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定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邊吏以聞。景仁、廣寧人也。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副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如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故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而金國主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則兩國之盟已絕。今日使者所以惠我國甚寵。然願聞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金人乞和之議。未可許之。未可拒之。許之則不可盡歸侵疆。而盟約一成。則中原之人。無路歸順。拒之則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然爲進取之計。既不可急。亦不可緩。急則彼將以此爲辭。恐脅其衆。併力拒我。緩則彼君臣之分既定。上下之情既安。盡反虐政。以收人心。他日圖之。難於今日。爲今日之計。莫若且爲悠悠之辭。以答其求和之請。並詔諸帥且與相持。俟吾兵威益震。其京、陝之地。半已收復。彼有可畏。堅來請盟。然後聽許。聖慈裁擇。言者請命帥司監司於新復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　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闢之入見。　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　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蹕臨安府。從之。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境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令招刺效用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絜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劉彥訟絜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日厤不書此事。但於二月辛巳書絜罷農少今因李若川改命追書之耳。　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陳良弼爲本路轉運判官。　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參軍高禹爲右承務郎。添差簽署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管宿亳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　右宣義郎劉芮爲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祕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興鹽竈。故褒擢之。　直祕閣浙西沿海制置使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　右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奏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

丙申。太傅御營宿衞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彊淩侮。勢必漸衰。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滸。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獲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甚。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

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日厤全不載此事。今以劉珙墓誌、金安節奏議修入。但奏議無月日。趙甡之遺史略載除日於丙申。從之。允文二月戊戌改命。　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乞招效用千人。許之。其錢糧總領所應付。　御史中丞湖北京西路宣諭使汪澈言。已復光化、信陽軍。目今上流事勢稍定。詔諸路帥司所遣上禁軍弓弩手。並歸原來處。　徽猷閣待制宋晚卒。

是月。詔下民間有得金人所遺器甲送官者。以內藏錢償其直。人甲十千。馬甲減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昨準指揮。再下本所。令應付吳拱襄陽官兵錢糧。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出。不比江、浙。而於饋餉爲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金相持於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爲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商、虢。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爲廣。又夔州萬人防扼。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船運糧草。饋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於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文、龍、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付。其利、閬兩川邊、嘉陵。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唯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於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路只五六百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於屯駐州軍

收到稅草內應付。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細算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本色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當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免行科撥。下湖廣總所照應施行。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罷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錢。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請也。後旨在四月乙亥。詔故武功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大夫鄂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己亥。秉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爲閤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浚乞偕執政奏事。他書皆不載。洪遵行狀云。除知建康府。且許入覲。時虞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馬軍。驟增萬窰。敕公同二府議於內殿。公奏呂惠卿請與弼臣同對。神宗赫怒。近太上在金陵。張浚司留鑰。亦不許偕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此所委體大共議勿辭。蓋近此所無也。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於兩淮、荊襄之間。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沿邊故事。乃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盡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公安。各以二萬人爲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糧。列置烽燧。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皆長久之計。手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汋、王彥融、強友諒相度聞奏。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強友諒、向汋言。廬州地勢難守。四經殘破。舒州地勢襟帶。居諸郡之中。乞移淮西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愼縣、舒城盡歸舒州。將見今廬州作爲合肥縣。陞爲軍使。兼知縣。令建康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兵千人。馬二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含山縣於東關。相去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副各一員。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濠州、安豐軍今欲移併。附山爲嶮。濠州入橫澗山。安豐軍入暗澗。光州欲改爲光山縣。移入太蘇山。隸安豐軍。所遺州軍。候今秋農隙及諸軍休息。稍蘇修築。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外撥田永爲己業。官給錢買牛具種糧。沿淮中渡、霍邱、花靨、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官一員。充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同節制。淮西所管縣。並差武臣充尉。令帥憲司將諸軍今來減損將佐員數。先次差塡營屯田。見今採訪。候見的實。別具聞奏。弓箭手。緣人方復業。若便行召募。切恐民間憚於從軍。不肯歸業。今來新移州郡。分撥民戶田土。權免租稅。不三年間。開耕就緒。合行輸稅。其間少壯之人。願免稅充弓箭手者。聽自陳。老弱之人。充稅戶。公私兩便。尙慮修城築堡。及與民戶收買牛具。所費浩瀚。兼所

移易州縣。其間官吏不無憚於改更。士著之家。亦必重於遷徙。更乞朝廷付有司詳定。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奉聖旨。楊存中等探訪到淮南西路利害。并李顯忠已見令侍從臺諫看詳。切詳朝廷初意。大要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存中等所申。三者舉無一得。今所需甚急。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只如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欲望朝廷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爲經畫。分戍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爲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得以雜耕。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杭募弓箭手之屬。然後以次施行。無不可者。況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係廬州界。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其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於是存中議遂格。日厤止載手詔指揮今以金安節奏議附入楊存中等所上利害亦不得其月日皆牽連而書之。詔以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常平司、凡人戶之歸業者。悉賑給之。仍具數申省。興州前軍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璘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會。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擣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

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州。勢必來援。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伺其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卽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赫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官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徬徨旗動。伏兵大奮。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傍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大亂。鈐轄榮某乘駿馬。揮鐵鞭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敵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酋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卽溫特赫也。是役也。俘金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此以眞興宗西陲筆略、賞士戮蜀口用兵錄參修。但筆略稱擒活兵三百五十人。乃與士戮所錄不同。蓋士戮據案牘故也。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官軍。有流涕者。獨寧河寨官爲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以獻。諸將旣得城。方編籍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值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空城固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柰何。卽攜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卽令儒林郎呂某權州事。與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

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卽馳去。軍士怨惠逢賞薄。有道亡者。

辛丑。張浚入見。　詔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毋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欲獻功者。具以名聞。卽議推賞。

司農少卿都絜罷。以殿中侍御史吳芾劾其盜用糴米錢。及與市易官夏惇囊橐爲姦故也。　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言。諸軍進發。除給降錢外。如闕支遣。欲乞預期約度。申取朝廷指揮。就近於四川總領司那撥錢物應副。卻將四川合起綱運內撥還。又言。新復州縣闕官去處。乞許與諸軍大將公共選差。又乞置司興元。及借奉使郎。皆從之。

壬寅。虞允文入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及其子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副將師雄、左軍副將師廉閤門祗候師閔、前軍準備將師文同見於內殿。詔並賜金帶。　是日。金人犯汝州。先以精騎渡汝河。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自巳至酉。天大雨。金大敗遁去。

癸卯。上發建康府。宿東陽鎮。　是日。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亦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膾。我脫之。卽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卽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爲碾械。敵悉力來攻。木縋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

甲辰。上次下蜀鎮。

乙巳。上次丹陽館。御營宿衞使楊存中、權鎮江府都統制劉銳辭還。　夜。雷。

丙午。上登舟。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鎮。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於臨安府。錡旣奉祠。寓居都亭驛。上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之。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試院。錡疑洒掃已且有後命。比下車。糞壤堆積。遂發怒。嘔血數升。夜三鼓。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後謚武穆。

戊申。上次常州荊溪館。敷文閣待制致仕孫覿入見。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使龔濤自江陰來朝。

己酉。上次無錫縣。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宮巫伋入見。　是日。王宣與金人再戰於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大當。翼旦。金騎全師來攻。我軍敗衂。士卒死者百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御舟至平江府。泊盤門外。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右通直郎知吳縣徐樞、右宣教郎知長洲縣陳忠厚以次入見。詔長洲去歲被水民田欠租六千餘石。皆蠲之。

辛亥。上次平望。　起復閤門祗候權江州駐劄御前中軍統領王德政爲閤門宣贊舍人。先是德政部王友直等至行在。上召對。故有是命。德政引對在正月癸巳。

壬子。上次秀州。　左武大夫吉州刺史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爲永州防禦使。賞蔡州之捷也。　是日。鄂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宣遂棄其城而去。

癸丑。上次崇德縣。

甲寅。上次臨平縣。

乙卯。上次臨安府。留守湯思退率文臣京官武臣保義郎已上常服黑帶奉迎於餘杭門外。御舟泊北郭稅亭。上陞御幄。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入見。上乘馬還大內。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舊法。買馬分川、秦兩司。今已復秦州。乞令四川總領官特暫兼權提舉秦司買馬監收公事。從之。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爲四陣。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砲與城不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之父老。各輦米麵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覺我餉南。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卽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官朱剛等駐鞏州。以觀賊勢。遂引兵之德順。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賊守散關益堅。吳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領兵三萬餘人出秦亭。取鞏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王彥之衆分屯商虢、陝華三州。虢、華爲賊所取。賊去復得之。陝州見亦與賊相持。事未可保。近吳璘遣兵復河州。聞見謀德順。熙州未知如何。惟本所供饋日廣。不容少闕。其爲勞費。不言可知。目下且爾枝梧。若更不增科敷。蜀人易動難安。不敢輕擾。且保固根本。以爲永圖之望。於去

年十二月中尙書省乞依向來體例截撥諸司錢物未獲回降諸將前蒙朝廷劄下務與本所協和須索必經由宣司各皆遵稟本所得以自立遠方蒙被惠澤至深至厚矣吳宣撫自十二月中下旬後所苦漸平繼聞金酋被殺人情安定陝西新復州軍行用錢引甚爲通快價直不損諸軍率皆願請不復多求銀絹極爲公私之利所有劄下措置並未增添田契稅錢更一季可見數目自此人戶推割稅賦各有歸著尤爲催科之利時論者頗以括白契爲不便故之望及之之望此劄不得其月日但以所稱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考之當在二月以後又稱見謀德順故因圍德順附書之圍德順在十八日乙卯亦相近

丙辰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擊卻之初金既敗歸樽益修守備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樽及踏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裴滿以數萬寇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河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草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樽命射之持書者曰此奉書來與提舉商量軍事樽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樽曰不可若觀之非徒無益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塡壕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樽在城西方南壁失利卽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樽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

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酋。金人羣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官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樽大呼曰。番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樽命積金之屍爲二京。樽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言。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瘡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能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官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

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樽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己未。上始御後殿行宮。留守湯思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敷文閣待制楊㑹、樞密都承旨徐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權禮部侍郎黃中、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起居郎唐文等相繼入見。以上視師。嘉等皆留行宮供職故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知紹興府。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宋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申。中侍大夫榮州刺史淮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劉光輔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殿中侍御史吳芾論光輔擅權妄作。恐致生事。故罷。　是夜。有星墜於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辛酉。監察御史黃瑀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正言劉度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嘗諭度。朕此

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詔已降指揮。軍士戰死者祿其家一年。即傷重而死於柵中者。給其家減半。　濠州言。倉庫並無見在。詔賜激賞庫錢二萬緡爲官兵之費。　晁公遡撰鮮于壙墓誌云。紹興三十一年。張忠獻公起守建康。君適在長沙。卒與僧行。女眞方大君請佐濠將守。道逢濠人。謂之曰。金已入吾疆。若何往。往能免乎。我爲爾守。爾盍從我歸。皆從之。入見濠將曰。濠有橫澗山可守。濠有糧二十餘萬石。可付壯者七斗。弱者五。老者三。負以行。於是壽春之屯花靨者。亦賴以濟。君率濠之民。正什伍。定賞格以守。忠獻公曰。君信可用也。按此時濠州積糧米未必有許數。公遡所云。或非其實。姑附此當考。

詔楊存中多出榜文。於兩淮諸處。不以是何軍分逃亡之人。並與免罪。別作一項招收。專充御前使喚。既而言者以爲恐隳軍政。且聚逋逃之卒爲御前之軍。殆非佳名。望止令於元舊軍分自陳。仍限兩月。其主兵官不加撫循。致使士卒逃亡。亦乞重寘典憲。如此則諸軍被國家寬大之恩。不違祖宗立法之意。小人知懼。紀律可行矣。從之。四月己卯。臣僚奏駁。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留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荊沿邊軍馬。趣救蔡州。　是日雪。

甲子。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綽爲入內內侍省押班。

乙丑。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劉光時知鼎州。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其出自將門。深曉邊機故也。尋詔光

時復忠州團練使。光時復遙團日厤不書。但於三月庚子以是官見。當考。

是日。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於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衆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陣。敵沖陣心。宣令諸軍以背刀沖奪。三陣俱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陛下破此賊。賊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陣奮擊。賊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樽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樽以敵圍方急。若棄城而去。賊兵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還。樽乃與諸將夜出。蔡之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坑谷而死者甚衆。於是樽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趙甡之遺史。確山之捷。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趙樽去蔡州。在二十七日乙丑。而趙成京西戰功錄云。二十六到鄧溝下寨。去確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早戰於確山。今從之。

丙寅。瘞欽宗重於招賢寺。立虞主。上親遣奠。執政議上宜服袍履。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舜之所共也。後世以日易月。已有愧於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啓攢必服其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眞宗九月而葬。何爲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爲宜。前二日。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爲人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

都堂。右僕射朱倬謂中言。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柰何復因之。倬因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此以會要日厤及中行狀參修。是日。金人復取蔡州。

是月。爲姚興立祠於和州。名旌忠。興元都統制姚中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往攻鎮戎軍。金聞官軍至。闔其城。收其弔橋。擐甲引滿。堅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盡發平射神臂弓。射其敵樓。更遣重兵分擊之。賊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僞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弼聞王師下鎮戎。遂託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有二年】閏二月案是月戊辰朔己巳。集英殿修撰張孝祥知撫州。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

辛未。詔諸路常平米。並令以新易陳。在倉以五年爲率。如過五年。盡數變轉。毋得停留。失陷官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劄。忠訓郎幹辦翰林司曹耘爲閤門祗候。耘、勛子也。是日。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溫特赫遣食糧軍馳書於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劉浩等十有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敵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礮擊賊衆。殺其酋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於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癸酉。修武郎知威州趙迪再任。迪、普五世孫也。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言其治狀有方。蠻夷畏服。乃有是命。

是日。金人破河州。初。河既受圍。金將溫特赫揚言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守城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陴漏上。賊驅鐵騎擣城。斯須城壞。州民尙有未知賊至者。翌日癸酉。賊驅父老嬰

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陷。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人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卽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陷。敵焚蕩除城趾而已。敵之屠城也。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餘十人被害。宣撫使吳璘皆命浩輩以官。

甲戌。上問宰執以金人消息。朱倬曰。據報稱葛王又有兄弟爭立之禍。則是彼國中多故。上曰。金主再世篡弑。因此必內難未已。爲之君者。不亦難乎。倬曰。金將有五單于分裂之勢。上曰。審如是。則國中自無事矣。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林安宅爲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右通奉大夫韓仲通知明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常州駐劄。澤前棄揚州去。至是復之。

乙亥。詔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湯鵬舉令致仕。先是鵬舉言。今年七十有四。乞依近旨致仕。詔鵬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鵬舉天姿凶險。老而益甚。其在當塗。妄作威福。乃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沈介知永州。　入內東頭供奉官賈竑還。所寄資爲武義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右朝奉大夫新通判建康府陳良弼知信陽軍。

丙子。上親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

丁丑。金國奉直大夫支邦榮特換左奉議郎。邦榮已見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壬戌。

戊寅。上送欽宗虞主於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以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爲禮儀使。嗣濮王士鞨、華容軍節度使居廣、純州觀察使居閎爲三獻。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詔修主武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思孟赴行在。師孟嘗從胡安國授春秋大旨。屏居衡州僧寺。幾二十年。至是張浚言其才可用事。操可律貪。乃有是命。

己卯。百官純吉服。

辛巳。中書言。昨金人牒取有親屬在北界命官等。當時有心懷忠義。不肯從敵藏避之人。欲下諸州榜諭。許令自陳。仍舊出仕從之。資政殿學士知洪州魏良臣言。與江西轉運判官林仲純因職事相失。乞迴避。詔仲純放罪。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癸未。宰執奏事。參知政事楊椿留身求去。上慰諭不許。先是欽宗神主祔廟。而椿以年衰不能久立。幾於僵仆。左右掖之而出。椿不自安。乃丐免。於是殿中侍御史吳芾等相繼論之。詔出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爲賑濟歸正人之用。降授右朝請郎馮榮叔知濠州。左奉議郎李濤知滁州。成忠郎閤門祗候知濠州都遇添差淮南西路兵馬副都監濠州駐劄。是日。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

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於死事。乞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科敷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答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糧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取也。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已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則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虢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軍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京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

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辨。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儀督同統制田昇等夜行兵攻破西壁。四鼓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紱、眉山人也。是役也。宣撫司調梁、洋義士萬數。授以楮甲。使之先登。比交鋒。官軍先遁。義士死者大半。西人痛之。

甲申。淮南轉運副使楊伉罷。以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因循尸素也。　右朝奉郎朱夏卿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夏卿自淮東總領罷歸。乃有是命。　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直祕閣。錄鄧州之功也。　左朝奉郎通判信州陳扃直祕閣。知信州。扃之薦得召見。遂有是命。言者論扃頗有吏能。褒寵太過。詔俟滿歲取旨。

丙戌。詔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爲沿江諸軍造舟之費。初。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能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　祕書省著作佐郎張震言。自建炎元年

至紹興十二年。日厤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以後。迄今所修。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卷。草未立傳者。七百七人。切慮日久益以廢弛。至今本監長貳同共修纂。正其差誤。內因故相所作時政紀所修者。並審訂事實。簽貼修改。從之。　詔唐、鄧州進士於襄陽府解試院併試。

戊子。上始純吉服。殿中侍御史吳芾論軍中冒濫軍守之弊。乞榜諭諸軍。應寄名之人。盡行銷落。詔限一月自陳。如違。停官編管。　官誥院言。諸軍以戰功遷秩給告者。乞並牒軍中拘收綾紙錢。詔特免。　舊制。宗女出適者給資錢。有司乏財。不以時遣。南外宗女有踰四十不嫁者。時祖宗八世女。但得八十千。再行者又減半。於是直敷文閣知南外宗正時子游言。今宗女未嫁者歲費錢米一千一萬餘緡。而合得嫁資才九千五百緡而已。望下福建路漕司。以經總錢借之。期以半歲。從之。

己丑。詔免光化軍上供上貢守等一年。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祕閣修撰知溫州徐林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年逾七十有請也。　廣東轉運判官林孝澤獻助軍錢十五萬緡。湖南轉運判官黃績、何佾獻四萬緡。助軍錢十五萬緡。詔激賞庫收。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入對。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奉同列。議論政事之際。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保祿爲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爲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爲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爲鄉人圖差遣。爲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爲收敕參政。又以伴食參政目之。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

答。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曠病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爲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重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於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爲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爲臺諫所擊。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詔宰輔親王近臣報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及諸神。用太常少卿王普請也。

壬辰。上始御正殿。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貴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罷從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奏膠西立功將士三千五百九十人。詔第賞有差。於是右從政郎京東招討使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秬特改合入官。仍遷三秩。秬、江陰人也。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此據朱熹撰黃中行狀修入。但熹稱貢新復四郡。則恐誤。蓋此時京西、淮北、陝西新復近二十郡。不但海、泗、唐、鄧而已。　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隣邦往來。竝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興師背盟。自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爲諭。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

曲折面聞。近例。迓使相見於淮河中流。及是見於虹縣之北虞姬墓。始抗禮之。錫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僞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爲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爲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眞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爲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爲渝盟。靖康爲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併。凶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己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爲詞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以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唯有葛王。僭盜之謀。起於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遏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落權強。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卽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可嘉、昭武大將軍烏倫、延安府同知李老僧、武義將軍千戶烏古剌、統軍司令使幹里朵謀叛被誅。觀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強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唯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

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黠敵反覆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唯陝西爲可復，其地去北最遠，控帶江河，內有四川爲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爲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敉後艱。若外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欲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靳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猶留南陽，以通武關。若我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北雖猖獗，亦無能爲。若其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可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司於階、成、和、鳳之間，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其力自參，而不爲蜀累。邂逅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唯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於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之望所言，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因差館伴附書之，書中稱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蓋在未復散關之前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與權戶部侍郎徐度兩易。應辰仍兼權國子祭酒。

詔去年十月癸卯所降劫盜一切抵死指揮勿行。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康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

錢糧。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林安宅令赴本部供職。

甲午。右武大夫元居實爲淮東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揚州駐劄專一招塡本路闕額軍兵。右承事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曹耜爲軍器監主簿耜亦助子也。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言布徽徒穆奴婢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等事。上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昔西漢五單于爭立。久之。呼韓邪朝於渭上。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誠國家之福也。陳康伯奏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金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左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龍觀董弅引年告老。詔復敷文閣待制。既而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居鄉擾民。乃降爲集英殿修撰。三月乙卯。　四川總領所增印錢引一百萬道。以備邊儲。先是密詔許本所增引三百萬道。去年十二月庚申。　總領王之望恐害引直。寢不行。至是宣諭使虞允文取撥百萬。以備招軍。之望始增補其數。半充新復州軍省計。半備犒軍而已。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撒里。獲同知鎮國將軍紇石烈訛魯古等。並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原州之克。史無其日。捷奏四月九日到行在。費士戮蜀口用兵錄繫之閏二月也。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諫官梁仲敏、劉度連疏論椿持祿苟容。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極言椿案刑湖北。委政妻弟。關節公行。既位於朝。蜀人之求官理賞者。椿受其賂遺。擅以威勢。逼脅省部。以遂其私。所得減半不以與人。而盡出賣於富室。所被宣借。元不差人。而收所請於私帑。三衢豪民徐國澄納錢二千二百緡。遂以門客恩澤奏之。衆牙分錢不均。喧爭於市。椿知而不恥。章再上。乃有是命。　起居郎唐文若、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並試中書舍人。珙乃兼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戶部侍郎張運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本臺如遇得旨。令臺諫赴都堂議事。或特令薦舉。及同共看詳文字。未審監察御史合與不合干預。事下吏部。本部言。依條稱臺官。謂大夫中丞侍郎兩院御史。又御史臺令稱兩院御史者。謂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合依上條干預。從之。

己亥。詔海州漣水縣依舊隸楚州。以金人圍海州改之。

庚子。詔扈從視師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各轉一官資。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廣問爲起居郎。　左朝奉大夫宋樸提舉台州崇道觀。　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鍾世明罷。先是世明自陳本貫南劍州。乞迴避。詔特免。言者論世明居鄉嗜利。有同市人。令爲本部使者。何所不至。朝廷若欲拔用之。且試以兩淮凋弊州郡。令以功贖過。仍乞自今應差監司。必先下部檢照家狀。然後除授。庶幾不廢祖宗之法。從之。

辛丑。左宣教郎新主管官誥院杜易依舊知嘉興縣。初邑民婁睿等詣提刑。頗易於巡幸之時。催科不擾。提刑官王趯薦於朝。詔召入。會邑民有以本縣曩嘗斂錢募人挽舟。自釘其手赴御史臺聲寃者。諫官因論近韓元吉知建安縣。雖以大臣之薦。亦俟終更方許赴闕。今易到官未及一考。遂除告院。則是婁睿之言。乃重於執政之薦也。望下本路監司審實。如果有善政。卽乞用韓元吉例。仍將御史臺所訴。改送鄰州根究。庶幾毀譽核實。陞黜不爽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皆節制軍馬。會金國都統完顏合喜、副都統張忠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敵遇於瓦亭。統制官拱衛大夫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謂人曰。吾亦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卽突出部其徒擊敵。坐騎注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壬寅。詔諸路帥府竝置會子庫。　左司員外郎充接伴使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充接伴副使張掄等言。接伴變更舊例事件。望降付三省樞密院。令主管往來國信所照會。今已差館伴。及日後接送伴。再賜御筵中使。竝令通知。庶免異同。從之。邁等所更凡十四事。其大略。則不傳御名。不問聖躬。不稱上國下國。伴使與北使語。稱主上爲本朝皇帝。而北使亦改宋國爲宋朝。舊中使讀口宣。微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舊稱帝恩隆厚。今改稱聖恩。舊私覿用狀申送。今用目子。舊與北使遠迎狀。及路北引接金銀等皆罷。日厤。

洪邁等奏。接伴更變舊例事件。今開具如後。一、舊於淮河中流取接。今於虹縣北虞姬墓首。一、舊接伴使副先一日發遣迎狀人使不答。今來不與。一、舊只傳帝名。而北方傳廟諱御名。今彼此不傳。一、舊接伴使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北使只問宋帝清躬萬福。今彼此不問。一、舊相見之初。對立已定。接伴出班。就北使立位敘致。今彼此稍前。一、舊上中節公參時。接伴公服出笏。迎於幕外。與之揖。今只著紫衫。而彼冠服如儀。上節先作一番參。接伴稍起。不還揖。中節來。則坐受其禮。一、舊北引接初傳語時。賂以金十兩。銀二十兩。今不與。一、舊與北使語。稱上國下國。今稱貴朝本朝。一、舊北使口稱本朝爲宋國。今改爲宋朝。一、舊對使人稱皇帝爲主上。今稱本朝皇帝。一、舊賜御筵中使讀口宣。低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一、舊中使與北使相揖。北引接請中使稍前。今只依平揖。一、舊御筵勸酒。傳語稱帝恩隆厚。今稱聖恩隆厚。一、舊私覿接伴用御位姓名。今彼回狀人使回狀押字不書名。今彼此用目子。

癸卯。閤門客省奏北使到闕朝見禮儀。及參酌傳語意度。並以在京舊儀。及渡江後近例。北使見日。位於西班。照東班宰臣稍退。從之。　詔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魏勝妻于氏特封安人。金之圍海州也。勝爲流矢所中。病甚。于氏割股肉進之。勝尋愈。故有是命。

甲辰。罷扈從官吏遷官。其禁衛軍兵依已降旨。時言者交章論臨安至建康不遠。官吏俸養尤厚。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固不同。況比來軍下奏功。例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惜。儻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爲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望寢前降指揮。以杜僥倖之門。庶協公議。故有是旨。　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向伯奮守司農卿。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爲少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房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爲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黃中落權字。翰林學士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何溥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遊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卽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保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節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趣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謂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洪邁所奏。他書無之。朱熹撰黃

中書諮云近者以聞。蓋邁時爲接伴使也。

戊申。錄文宣王四十九世孫孔琯爲右迪功郎。以白身最長承繼恩也。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言。右迪功郎盧仲賢招諭到歸正願就屯田人一萬七百五十二人。欲添差仲賢本司幹辦公事。專一招集。其田係濠州境內。乞令濠州守臣兼帶措置屯田。餘州候招集有緒依此從之。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於是璘案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躍出突我兵。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苦戰久。日且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鬬。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我再出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既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強覔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覔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熊克小厤附復德順於四月之末。案德順奏以四月四日至行在。小厤誤也。復環州不得其日。奏至在四月九日。今併附復德順之後。

己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賀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時已議遣洪邁、張掄出疆。故改命二人送伴。忠義統領孟晞聚衆數萬人於宿、亳

之閒朱家林。常與金人戰。詔以晞爲承節郎。

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進講春秋。　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爲果州團練使。起居舍人洪邁特轉一官。錄接伴之勞也。　右朝請大夫知黃州沈邦直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朝奉大夫新知濠州馮榮叔移知黃州。　閤門祗候淮南西路兵馬都監都遇復知濠州。

辛亥。命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措置兩淮堡寨屯田等事。初。命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與西路制置司漕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於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卽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用是日。於是北使於隔門外下馬。近例於宮門內隔門接下馬。

三節人下馬於皇城外。近例在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於節度使之南。不設氈褥。近例與宰相齊班。仍並設氈褥。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伏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閤門定受書之禮。略如京都故事。東京舊儀。北使跪於殿下進書。內侍啓匣取書。宰執讀書畢。使人陞殿跪傳北諸語問上起居。客省官宣問畢北使下殿起居。及殿階。猶執舊禮。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此月辛亥降旨。及升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諠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以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

起。廷臣相顧眙愕。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掣其書以進。北使氣沮。上嘉歎之。此以日厤、會要、隆興宣諭聖語、徐嘉待罪奏狀、熊克小厤參修

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自去年以來。湖、襄諸軍。轉戰京西。因糧於敵。比常年歲計。約減省儲積得米斛二十萬石。乞行下本路。於上件米內。支撥應付京西招討使等處新招效用。如川陝諸軍有上件因糧減省米斛。亦乞行下。許本司移文四川總領所。用支新募軍兵效用。從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城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伯登城督戰。爲流矢所中。死之。

甲寅。右迪功郎尹穡等引對。穡、河南人也。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館伴副使孟思恭言。館伴金國使人。所有朝見一節。得旨特令上殿進書。臣等先與北使副議上殿禮數。及將進書客省接書儀範。凡三次說諭北使張景仁云。都理會得。已將所議節次奏聞。不期北使副在殿上卻乞近上臣僚接書。續奉旨令館伴接書。臣卽時接書進呈。訖。合行待罪。詔放罪。燕北使於都亭驛。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故祕閣修撰曾開追復敷文閣待制。詔韓誠已除在京宮觀。誠、嘉彥子。已見。所有請給。自供職以來。未嘗支破。可令依祿格施行。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臣等初謂國家賦祿高下。具載格法。有司何爲不與放行。致煩聖聽。今將戶部案牘契勘。據糧料院狀稱。張說昨提

舉佑神觀。請給依例支給。卽與張說事體一同。難以免借減。臣等復自檢照給與祿格。諸遙郡承宣使。除統兵戰守官外。並行借減。其指揮著在祿格。行之已久。今誠既任宮觀差遣。自合借減。況與張說事體一同。誠難獨免。若或放行。恐後來者轉相攀援。有瀆天聽。望令照應借減指揮施行。庶幾人悉知分。一遵明制。從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是日。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犯鎮戎軍。環城呼噪。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救援。時興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摧沙爲外禦。

乙卯。右朝散大夫吳巖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丙辰。燕北使於都亭驛。命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近例不臨宴則宰臣就館賜宴。至是稍殺其禮。

丁巳。金國人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授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專遣人持賀禮。忠建等捧授如儀。　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之。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復用舊禮。　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張說知閤門事。　言者請倣漢武故事。詔侍從臺諫各舉內外之臣。可備使命者。不限官之文武。位之高卑。察其可用。卽奬擢以爲緩急之用。苟得如曹利用輩。亦奚患事之不集。詔各舉一員。　初。嘉州徼外蠻。既掠賴因、忠鎮二寨。又於州境立夷神廟而歸。無敢誰

何者。言者謂諸州寨將。祖宗時擇其土豪爲之。特與蠲免徭役。故皆樂於承命。近年以來。不復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權不專。所部士兵。曾不爲用。望復舊制。且久其任。凡三年之中。無敗闕透漏。卽以校副尉之數補之。如其不才。或致騷擾。卽許他人論替。又土丁與夷獠雜居。習熟地里。便於馳逐。望令勒成隊伍。以備緩急。詔制置司措置。

戊午。北使出國門。　忠義軍統制兼知蘭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其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蘭、會州軍馬。　是日。金人陷淮寧府。忠義副統領戴規部兵巷戰。奪門以出。爲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容州觀察使。贈規三官。祿其家三人。又爲亨祖立祠於光州。名閔忠。北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亨祖贈官等指揮在四月乙酉

己未。上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其書詞義明粹。足爲後學之傳。乃令國子監板行。仍賜祖舜詔書獎諭。

辛酉。上諭宰執曰。近傳到金人賞格。卿等見否。陳康伯曰。見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觀其語云。邊釁既生。未底寧息。恐是京師總兵蕃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金國用兵始末。自薩里干、阿里不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上用威脅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

聖識高遠。非臣等所及。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袁孚特引對。詔孚守監察御史。樞密都承旨徐嘉等奏館伴更改近例事件。望降付有司。令今後館伴參照施行。從之。嘉等所陳凡十四事。其大略則更定朝謁。與進書授書儀範。暨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日麻。徐嘉、孟思恭奏。蒙差充館伴大金報登寶位使人。自接見至出驛。有更改事件下項。一、近例館伴傳銜。以紙四張單僧先通於北使副。北使副以紙一張雙銜便回答。今彼此只用一張雙銜。一、近例館伴先於亭子內等候北使副上轎。先立轎於班荆館門外待候。北使副上轎同入。今改只各就船同上轎擺定入館門歸幕次中。一、近例掌儀以下先於北使副船外岸上立定趨參。其北使上中節止就幕次內參館伴。今未爭議本所掌儀以下與此上中節各不公參。一、近例在驛每遇過位。館伴使副於位次便門立定相迎。同至設廳。今改更不相迎。止就設廳上對立相揖。一、近例遇使人入內。使副於宮門內隔門裏上下馬。今改宮門內隔門外上下馬。一、近例三節人於皇城門裏上下馬。今改皇城門外上下馬。一、使人朝見并意度等儀範。並係與北使對南面爭議遂急。申明朝廷降到指揮。今來與近例更改不同。一、近例使人在驛。遇天使賜到物。以兩次賜物併作一番受賜拜表謝恩。今更改逐次拜表謝恩。一、近例使人觀濬天竺之遊。今更不往。一、近例臨安知府書送酒食并書儀與北使副。並用狀子繫銜書名。北使副回狀繫銜押字。今改不用狀。一、使人朝辭捧授國書等禮儀。係是爭議改更。並從舊例。即與定例不同。一、近例夜筵解換館驛。諸都管以下就筵勸酒。館伴起身與都管以下相揖。其北使副不起身。今改北使副皆起身。一、近例館伴自執注子斟勸都管以下。今改作只令通事斟勸。

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汪應辰言。太祖乾德四年。詔鹽鐵度支戶部判官自今應制置起請事件。或素未諳詳。不知利害。即牒問曾臨涖者別司判官。同共看詳。晝時回牒。可否從長就便。方得施行。開寶三年。又詔今後一句如有敷奏諸司。同取指揮。總合便宜。方得行遣。臣竊以人之材智。不能兼備。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許未達之事。別司得以看詳。事之施行。不能曲盡。

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故令敷奏之事。三司皆同取旨。其慮事也周矣。今之戶部。昔之三司。而郎官分曹治事。各司其局。遵守法令。無敢出意見而議其他者。得毋如太祖詔令所慮者乎。欲乞今後戶部或事有相關。或理有可疑。難以便行裁決者。並許長貳臨時與衆郎官聚議。文字皆令連書。既有定議。然後付本曹行遣。庶幾謹重大計。博盡衆謀。而不至於疏略牴牾也。從之。　金人引兵與蕃官興格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秦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與格本徑原部落子。奔降於北。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　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玠、荆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司吳璘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鎮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玠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饟道便。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教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壬戌。上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鞍馬寶貨爲獻者。惟馬不可闕。餘皆卻之。蓋慮以進奉爲名。公肆掠克。有害軍政耳。時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自淮東赴行在。故上語及之。上因言。宮中平時服食器用。無非儉素。如兔肩豆腐。閒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稜道。今御廚所用是也。朱倬曰。當書之爲後世法。上曰。

此何足爲後世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石致仕。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榮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巉。

甲子。言者論比年以來。士風委靡。以觀望爲進取之資。以姑息干長厚之譽。是以州縣官吏。弛慢贓汚。庇而不廢。望明詔有司。應官吏以不職不法抵罪。監司守倅不先案發而旋覺察者。並坐以知而不告之罪。務在必行。又言。祖宗爲始之道。可謂萬世法。歲月浸久。或因臣僚建言。有所更革。吏緣爲奸。望自今悉付中書後省。或送所隸之司。使之看詳。必於祖宗之意。無所違戾。然後施行。則良法美意。在人耳目。吏無所容其奸矣。從之。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留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單弱。賊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說諭。許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如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閒。亟遣之回。至是二十餘載。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則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卽取笑外國。上從其請。乃止之。　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兼權提舉秦鳳等路買馬監牧公事王之望遺宰執書。言見今三帥分頭征討。官軍義士與招降之衆。已十二萬人。前此用兵。無如今日。犒賜激賞。糴博糧草之費。

已一千餘萬引。自休兵以來。二十年間。纖微積累之數。及累次朝廷支降錢物。皆已費用。所存無幾耳。今不知計。而向去事勢。未有休息之期。戰勝則有重賞。納降則有大費。皆不可預計。本所若常無數百萬以準備應付。緩急何以枝梧。曉夕憂惶。未知攸濟。茲者朝廷遣腹心近臣。宣諭川陝。專委以招軍買馬。此誠國家武備所急。然皆在四川安危大計。與總領所用兵循常非泛一切調度之外。虞尙書元初申畫所降指揮。並不仰給本所。朝廷聰明。灼知本所別無錢物。可以支撥。故出內庫金。給降度牒。以供其用。及宣諭使到此。費用益廣。與向來遙度事體不同。故凡指揮本所事。閒或出乎元初畫降之外。兩司職任。各是逼迫。雖互相昭悉。而皆有不得已者。想宣諭接續。再有申明。而本所未曾承受。總領、茶馬。本是兩大司。平時所費。恐自不貲。今兩司所費。又多於平時數倍。而欲以總所平時所有。供兩司數倍之用。況宣諭使司招軍買馬。又在其外。而所費尤不可算乎。以前總領兼領茶馬。是欲那取摧收之資。以濟軍用。今來之望權秦司。卻是暗侵總所財物。以供買馬。當此軍興調餉之際。以一司所有。供三大司非泛之用。其將何以應給。許總領任內。以新招軍合添衣糧請於朝廷。於茶馬司撥錢四十萬引應付。是時之望權四川茶馬。今之望爲總計。要將總領所錢物應付兩司買馬。相去只在一年之間。所費十倍之廣。不應取予如此之相反也。若將來本所用度闕乏。誤國大計。將誰任其咎者。已累具誠懇。控告廟堂。乞改授一宮觀差遣。伏望別選才能。委以濟辦。依之望所乞。早賜陶鎔。庶免有誤公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計其長亙淮南北。又有赤氣浮於淮面。高僅尺。長百餘步。自高郵

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此據孫祖義高郵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九

【紹興三十有二年】夏四月丁卯朔。四川宣撫使吳璘得本司副將兼知德順軍張舜中報。金人七千餘騎至九龍泉。距原州十五里。設兩寨於南原。一寨於城西。時原州受圍五日矣。敵勢益壯。民人糧蓄。俘掠殆盡。段彥、鞏詮屢來告急。都統制姚仲亦言。金人更益兵寇原州。今鎮戎之城。周九里三十步。先因地震。樓櫓頹盡。城亦中圮。雖曩時分遣步軍一千。馬軍五千。而城大不足以衛。其後秦弼勒回擢沙寨弓箭手。而弓矢器甲皆闕。已令張舜忠遣步軍五百增戍。又盧仕閔領元留德順兵五百人往援原州。

己巳。詔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己見條具陳奏。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千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痛節冗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過此。況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芾所奏。不得其月日。或可移附此月丙申改除戶侍之後。

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

爲哉。上善之。

庚午。言者奏右朝奉郎新知信陽軍陳良弼疏庸。右朝奉大夫新知黃州馮榮叔貪鄙。右朝請郎新知江州曾惜瑣懦。詔並罷。　敦武郎鄂州駐劄御前軍第九將李恂兼知信陽軍。　言者論諸軍效用舊無陞進格法。昨降指揮三歲與轉一官。至承信郎止。然而國朝八資之制。自守闕進義副尉以上。自有磨勘年限。凡二十二年而後入品。今三歲而轉一資。又有挽強之賞。八資可坐而致矣。近制。效用挽弓一碩。每歲一試。八箭中垛。與轉兩資。則是三歲而可獲六資。況又轉資一格。望特詔有司。講求至當。別與定制。詔兵部看詳。本部言。欲將轉至守闕進義副尉之人。更不理到軍三年。賞八箭以上轉兩資。顯是僥冒。欲乞六箭上垛轉一資。十箭以上轉兩資。若別行拍試者。依克敵弓例。每次增加一斗力。至一碩五斗。上從之。

建王女永嘉郡主卒。乾道二年追封嘉國公主。詔以醫官李師堯等屬吏。王奏臣女幼多疾患。若加罪醫人。臣之愚分。尤不遑安。欲望寬恩。特與疏放。疏再上。從之。　是日。德順捷奏至。

辛未。詔淮南新復州軍舉人。許於近便州軍一處併試。每終場十三人解一人。上宣諭宰臣陳康伯等曰。卿等曾詢訪今歲民間竈麥何如。向雖多雨。二麥稍黃。今已登場。而價不聞翔踴。朕以令外市繭。以知其直。二者約度雖小有傷。而成熟亦不減七分矣。　臣面正等曰。君人者養人者也。食則憂天下之飢。衣則憂天下之寒。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則田功云者。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不遑暇逸。以就天下養民之功云爾。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太上皇帝當竈麥既成。迺潛遣市於外。因物貴賤。以察知歲之豐儉。唯慮天下之民不得其所養。如是則雖處九重之深。而民之利病。何患乎不知。憂勤之心。文王無以過之。中興之業。蓋有所本矣。　武功大夫吉

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落階官爲文州刺史。以嘗再使北廷也。　左朝散郎知常州葉顒依所乞主管臺州崇道觀。

壬申。詔御營宿衞使司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各轉一官資。出戍暴露者轉兩官資。用太傅御營宿衞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奏也。時存中還行在。乃罷存中措置兩淮。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入出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是日。北使高忠建等出境。

癸酉。左宣教郎史正志爲司農寺丞。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爲市。潛形遁迹。常虞彰露。間遭捃摭。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所以啓敵人輕侮之心。歷年於此。習以爲常。臣下雖知。莫敢輕議。今再通和好。尙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詔左朝奉大夫知江陰軍楊師中與右奉議郎知高郵軍呂令問兩易。蠲淮東殘破州軍上供銀絹米麥經總制錢一年。初。蒙城縣人倪震等率丁口數千渡淮來歸。居花靨鎭。糧乏不能自存。頗出怨語。御營宿衞使楊存中言。不住有歸正人甚多。既闕糧食。日虞回歸。復興誹謗之言。反使人人解體。望出淮西總領所錢糧。付知壽春府郭振以賙給之。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司令右軍統制盧仕閔領山外四將山裏四將兵及冀演所領部落。趣程盡往守德順之東山寨。

甲戌宰執進呈次。因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陳康伯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上又曰。卿等用人。當收慤實爲上。若好名沾激。如畫餅然。終不可食耳。已而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自淮東還。乞募民耕荒田。蠲其徭役及七年租稅。從之。俊卿陳請在五月甲辰。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臣聞定而不易者謂之法。法不能盡者存乎人。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疑似之閒。可與可奪。悉得以例施行。則所任者人也。然所謂法。猶可案籍而視。所謂例。則散在案牘之中。匿於胥吏之手。而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以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彊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臣嘗觀漢之公府。則有辭訟比。以類相從。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云爾。臣愚以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册。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塡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有定參照。幾曾經申請。或堂白或取之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畫時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册。永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省。用印給下。仍關御史臺而詳焉。部胥失舉。坐以責罰。事之可爲例者不得遺。例之所不載者不得言也。如是則前後與決。悉在有司之目。開卷盡知。猾吏無所肆巧。貨賂不得而通。姦弊由之而息。庶幾銓敍平允。實天下士大夫之幸。詔吏部措置

申省。左正言劉度言。恭睹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詔書。禁約苞苴結交權要。掊克卒伍。以濟請託之私。近聞道路之言。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官閤門內侍。皆有饋賂。受授之間。公然抵冒。此例一開。若不重行禁約。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尙。而掛虛名。削廩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免也。不惟墮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爲身謀者。亦甚疏矣。欲望申嚴戒飭。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斷在必行。毋爲文具。從之。趙甡之遺史云。言者論成閔苞苴交結。詔榜朝堂。已而收去。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行尙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适乃代徐康。康五月甲寅致仕。總所建治京口。名雖淮東。而所總多江東、浙江財賦。适常奏乞以浙西、江東入銜。勿復增薦舉添官屬庶名正事順。可以辨集。不從。親衞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駐劄。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權通判唐州胡彬爲武翼郎。職依舊。彬、唐州土豪。聚衆復其州。京西制置使吳琪特授。至是加命。

四川宣撫使兼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言。收復秦洮路。招到正弓兵箭手萬人。乞支給器甲自體兵。有旨令成都、潼州、遂寧府、嘉、卭、資、渠州七作院。日造甲。興元府、閬、成州、大安軍、仙人關六作院。日造神臂弓馬甲披氈。至是二十年。器械山積。逮軍事將興。令工部侍郎許尹時爲總領官。又乞令成都、潼州府、夔

州路憲曹二司。取禁軍闕額係省錢。益除戎器。於是諸庫所管甲至二萬副有奇。其餘稱此。及璘有請。遂命總領所以甲萬副予之。是日。吳璘命姚仲卽日趣程之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如得機便。卽進兵克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把守兵內。分遣一千爲助。璘從之。於是仲以河池兵千四百九十有九。秦州兵五千五百四十。通所將兵爲七千三十有九。並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應兵寡弱。敵兵益置大礮十有四所。更有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守。傷沒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鞏詮告於知鎮戎軍秦弼。又言。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聞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部落子詣州應援。段彥報杏果率渭州兵圍原州。增至七萬餘衆。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聞於姚仲。乞分遣所統制前馬步軍一千七百有四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止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州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爲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丁丑。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子蓋之除實代成閔。日厤不載除日。但於此月戊寅書子蓋內殿引見。已繫都統制銜。趙甡之遺史在此日。

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檄四川總領所。近奉聖旨。川陝諸軍。因糧減省米斛。許本司移文總領所。用之新募軍兵效用。四川宣撫司閱具到新復州縣見在糧斛共三

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一碩。應付軍馬支用。契勘係對數減省。總領所合應付贈軍糧斛數目。今請依所降聖旨。將前項減省糧斛。紐算糴本水脚錢數。全項樁管。聽候當司取撥支遣。具已樁錢數回報。時允文在河池。宣撫使吳璘嘗爲言三路因糧於敵。不仰蜀中漕運。允文卽索取拘收到糧米數目。璘不知其故。具以報之。允文遂有對撥糴本之議。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澈宣諭荆襄還。旣見。遂有是命。

己卯。右朝散郎劉蘧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通直郎呂大器知黃州。　右承議郎劉觀德知復州。

辛巳。武翼閤門宣贊舍人孫儔知鄧州。見任人武翼大夫鄭雄別與差遣。儔、鄧州思義人初見去年十一月甲戌。　詔以內鄉、淅川兩縣隸均州。事定日如舊。　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輔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糴本事。之望以其須索漸廣。乃爲書遺宰執。言舊宣撫司所管右護軍。共八萬五千四百餘人。見今所管御前諸軍。計九萬五千六百餘人比舊已多一萬二百餘人。又當時有田晟一軍五千七百餘人在蜀。後來兵往東南。本所依舊管認衣糧。計一百二十餘萬引。兵雖減而費不減。於見今九萬五千六百人外。更養此五千七百餘人。後來節次蒙截留。只得八十四萬餘道。本所見養之軍。比舊經常歲計正破衣糧軍。計多一萬五千九百人。以前用兵。

舊宣撫司除贍軍歲入外。更有激賞、降賜、稱提、營田四庫錢物。僅一千餘萬緡。專充犒賞。又有未減放見閒科敷錢引。及截留供取撥茶馬諸司應千錢物斛斗。該稅不盡窠名。不以有無拘礙。並許拘收。通融應付。仍以便宜行事。賦外窠取。又節次添印錢引一千四百萬道。及兩次準朝廷降到度牒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四道。方粗了辦。自休兵後來。更無宣撫司四庫錢物。又節次裕民。減放過錢引一千九十餘萬道。又無拘截朝廷物運。又不得諸司錢物。又不泛濫增印錢引。其所降度牒。比前數少。又發賣未盡。可見今日事體。與前時用兵大段不同。之望爲東南調度至廣。不忍數干叩朝廷。而民力凋弊。詔旨每務寬恤。亦不敢輒有科敷。只是悉心盡瘁。多方擘畫。如去歲贍軍糴本增二三百萬引。近日理會出限田契錢。可得二百餘萬引。前此於階、成、西和、鳳州就糴糧料。並諸處坐倉比搬運之費。省得百十萬引。如此之類。錙銖積累。以充用度。傳聞過當。便謂豐盈。添支者並無給降。減省者別無樁管。小小增入。指爲寬剩。創新支破。不問有無。如此則總領一司。豈復可爲。假令見今總所果能經畫。致有盈餘。亦合候邊事寧息。具數申稟朝廷。以聽取撥。不應供饋方急。逐事拘刷。使之窘束。更無以準備緩急。官吏橫身抗拒。諸將節省得見存財賦。及其辛苦措置纖毫之入。反供他邑別用。而本所依舊任闕乏之責。盡心之吏。豈不解體。若本所自用兵來。依承舊例。不行撙節。多耗錢物。結將帥之人情。及用度不足。橫斂百姓。以伐四川根本。朝廷何以加罪。至其急闕。未免更行應付。豈復有樁留以待他用者。之望移書允文。乞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減省到錢。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允文不從。自川陝軍興。朝廷給官告。截

上供。出度牒。總爲錢六百餘萬緡。度牒五十道。計二萬緡。官告錢二百五十萬緡。上供錢五十萬緡。之望又督責諸州所起贍軍錢物。比遞歲增四百萬緡。田契錢亦四百萬緡。二項皆約此時所入之數。至之望替時。又增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緡。雖所入未齊。而大數可見矣。之望嘗爲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始有隙。

壬午。詔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御前前軍統制兼知洋州傅忠信令再任。

癸未。詔右承議郎知江州林珣特令終任。珣引年得祠。而代者曾惜被劾。故復留焉。親衞大夫降授邕州觀察使監汀州在城商稅陳思恭致仕。思恭故閹人。以老病自請也。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監陳洪持祿苟容。駕部員外郎趙雝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之淸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爲武官。淸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乃罷雝。以芾權尙書戶部侍郎。熊克小屿全不載事初。今從日屿修入。

右承務郎京畿淮北招討司幹辦公事兼權淮西措置招集屯田劉蘊古、成忠郎王珍、李雲、王展、韓彥、成信郎蕭通並見於內殿。尙書度支員外郎楊倓移吏部。

乙酉。詔京西招討司具前後立功將士及邊面立功之人姓名以聞。時言者論荆襄之師。自去秋屯於襄陽。列據漢水。以拒劉蕚。露宿夜處。相持二月。初有樊城之戰。繼有茨湖之戰。暨蕚之奔也。則有汝州之戰。

淮、蔡之受圍也。則屢有城下之戰。偏師援蔡也。則有確山之戰。皆以小擊衆。北騎大潰。詢之故老。前後用師。亦未有如此之連捷者。儻不旌別。何以示勸。故有是旨。是役也。招討使吳璘多補親舊之未曾經行陣者。反令統制官王宣保明焉。此以趙成京西戰功錄修入。　太府寺丞陳彌作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彌作、侯官人也。今年三月己亥。方申殿監司迴避戶貫之禁。不知何以旋有此除。當考。　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向琪爲宿亳州潁昌壽春府兵馬鈐轄。壽春府駐劄。

詔中大夫已下。因推勘案劾放罷。而非贓罪及私罪徒者。雖未得宮觀。以致仕恩降等蔭補。用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凌景夏請也。　是日。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自河池還至西縣。總領財賦王之望自興元復會之。之望還利州。允文還興元府。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露悃悰。粵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姑爲父兄而貶損。覺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邊隙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寖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於纘舊。孝實切於奉先。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儻垂睿照。曲徇懇祈。願竚佳音。別修要約。履茲夏序。善保聖躬。　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倉部郎官張震守殿中侍御史。初。上擢起居郎呂廣問爲侍御史。而廣問自言與陳康伯連姻。力辭。

乃改用震。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傑知舒州。　武略郎西南蕃都大巡檢使判孺爲武經大夫忠州刺史判孺、長寧軍管下蕃官也。用瀘南安撫司奏而命之。　詔諸軍招到蕃人女眞等日給錢三百文。捉到人給一百文。先是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言。捉到蕃人內有堪充馬軍披帶之人。乞依武勇效用例支破請給。而權戶部侍郎吳芾言。今諸軍招到人日止給百錢。米二升有半。若將捉到人請給增倍。顯是輕重不倫。故有是旨。　權戶部侍郎吳芾言。塑製顯仁皇后神御。其三省禮上房樞密院機速房禮戶工部太常寺等處諸色人。但以經由行遣爲名。添支食錢。委是太濫。詔日下住支。

己丑。蘄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允升爲福州觀察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張倫爲均州防禦使。皆以配塡班直推恩也。

辛卯。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勒停人前右朝奉郎莫濛並爲淮南路轉運判官。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薨。謚敏肅。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尙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癸巳。左正言劉度試軍器監度言。恭覩慶厤四年八月詔曰。除諫官毋得用輔臣所薦之人。臣昨自館職

除察官。初因汪澈薦引。今澈既參大政。而臣尚陪諫省。有違處厤詔書。實難安職。乞改除外任差遣。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李倜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司農少卿朱夏卿論軍中冒請之弊。乞令諸路大軍。每遇招收到人。先具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同都統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刺填軍號。其效用卽對衆審實。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隨軍轉運判官趙不愚報。陝西新復州軍。各有元舊屯駐官兵案月支請糧料。及調發軍馬前去德順軍經過批支。並僻遠城寨難就食。亦有復經金人殘破。城寨毀壞。糧料兼無。未曾取見實數。不見得堪與不堪。陳新斛斗的實數目。惟德順軍得小麥粟共四萬五千餘石。並各陳次。已借貸於裏外人戶。不愚又遺之望書云。因糧事。宣相初無已。止因尚書公問及。遂言此數。繼而尚書公取索。不免具數納劄子呈知。不謂與疏所打算。蓋恢復之初。雖據諸處申到有許多實數。元不曾覈實交盤。兼其閒陳次不堪支遣者甚多。又有僻遠處支遣不到者。又有得而復失者。皆未見的確。難以報應。此一段事。出於偶然。元無適莫。切幸融亮。於是之望以其事報允文。及申朝廷。言假令宣撫司實有上件新復州縣米三十五萬餘石。亦合先從運司覈實。移文本所。用就支新募軍兵效用口食。有餘卽合歸本所應副諸軍食用。便是要還價直。亦須俟食過若干。計數還錢。今來宣諭司不問已食未食。盡據所有。要紐算糴本水脚錢數。令項椿管。聽候取撥。合計錢引三百九十餘萬道。卽是將陝西所得使用不到。及陳腐不堪賤米。卻取本所貴價。又不供新募軍兵效用支費。別要取撥。以與元初指揮不同。則所得米斛。非徒於本所無益。反爲大害。幸而宣撫報元未曾取實數。不

見得已支見在堪與不堪。宣諭司已灼見虛實。不行前牒。切恐將來收復陝西。實有拘到糧斛。不下數百萬石。要皆本所紐計價直。令項樁錢。則須用數千萬。雖竭本所所有。亦不能足萬一。臨時別有樁撥。或朝廷支用。本所難以違拒。於本所經常歲計。及軍興調度。大段有妨。伏乞檢會元初申畫。特賜照應施行。朝廷以爲然。乃於所樁內撥二十萬引賜吳璘。爲激犒錢。仍備之望所陳。送允文照會。

乙未。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親衞大夫鼎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權知襄陽府郝晸令依舊歸軍。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直祕閣再任。直祕閣知房州司馬倬知德安府。右朝請郎張松知郢州。見任人伏深、邢舜舉並罷。起復宣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帶御器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方崇復集英殿修撰致仕。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自將常從軍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是月。大雨。淮水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初。金國爲契丹耶律窩幹所擾。有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褒大懼。召同知保州紇石烈志寧爲右翼統軍以討之。褒與其下謀。以謂窩幹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而與之。此事三月。既而窩幹之衆內叛金國。得窩幹而戮之。裂其體於

燕京、汴京及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寢矣。此據宋翌金亮本末及范成大攬轡錄參修。

五月戊戌，右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孟充爲尚書工部郎中。太府寺丞朱商卿爲金部員外郎。祕書丞劉儀鳳守禮部員外郎。右朝散大夫新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吳巘入辭。乞兩淮殘破處知縣。京官給任者與陞擢。選人減舉主員。又乞倚閣下戶見欠官私債負。詔吏戶部看詳申省。巘又言。淮民復業之初。稅賦既免。鬬訟亦稀。乞量差保正長以寬民力。從之。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馬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賈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

己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根括民戶嫁資及遺囑田合納契稅錢。應付贍軍支用。從之。案自契事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與宣諭司異論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自劄之所云可參考。

庚子。監察御史陳良祐守尚書司封員外郎。亦以汪澈所薦有請也。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館編修官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壬寅。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權主管鎮江府屯駐軍馬劉銳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從所請也。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官軍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統制軍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頭陣。次以己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四隘。官軍盡力擊。陣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十餘衆迭爲進退。命輜重隊隨陣隨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應接。第五陣乃仲牙兵。死鬬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籍滿道。軍遂大潰。志陣居第六。已踰兩隘。行前者還破諸陣。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務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傅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敵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趣陣踰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猶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統制官姚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敵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璘在軍前。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合喜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易取。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矣。

癸卯。言者論大理寺推獄。多取賄賂。凡以罪赴寺者。率縛之暗室。以木爲拳。或用藤杖擊之。必厭所欲而後已。貧者至鬻妻子以爲賄賂。詔刑部長貳覺察。許越訴。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爲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亮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　太府寺主簿魏杞行太府寺丞。　右奉議郎呂摺爲太府寺主簿。　是日。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再乞在外宮觀。不許。之望又遺大臣書。言近緣宣諭司令本所樁管吳璘所得敵人米斛價錢。別聽支用。本所會問宣撫司。悉無實數。與吳璘幾生間隙。幸而相照有數。所以無事。渠於朝廷所撥二十萬引激犒錢。只敢受其一半。蓋知初無此一項錢物也。此一事。三司紛紛累旬。而卒無一錢。卻二十日內。只宣撫一事。取撥過錢物幾一百五十萬引。以此知前此新疆所得之望一切不問。而隨取隨予。渠亦不肯過當。蓋暗相乘除於其間。人情周旋於國事亦濟。誠策之得也。又遺葉義問書。言蜀中人材。如茶馬王弗老成更練。精力未衰。總計之任。自當次補。知潼州趙沂廉介孤立。意不在私。憂國愛民。深曉財賦。有先儒循吏之風。又嘗從軍。亦能調護將帥。見今職事。亦可陞擢。虞尚書久在川蜀。乍自東南還。不深知近來事體。而其人疏通果決。銳於立功。凡有所聞。推行奏請。惟恐不及。而於虛實之際。未暇審詳。竊意朝廷皆以爲然。一一施用。或別致抵牾。兵戎財賦。事關安危。不可不審也。

乙巳。詔令舉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一臨軒策試。　監察御史袁孚守右正言。　左朝請大夫知

通州陳漢爲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散大夫知荊門軍姚岳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左朝散郎知鄂州章服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姚邵直祕閣知鄂州。

丙午。祕書省正字芮燁兼國史編修官。

丁未。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左宣教郎龔茂良爲祕書省正字。茂良、莆田人。以薦對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強。天下之勢雖弱必強。況今東傳海。西抵秦。北拒淮。南極閩、廣。脅荊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內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退姦佞。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爲所欲爲。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爲醴泉觀使。御營宿衛使限五日結局。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肇尋以解帶恩陞領福州觀察使。肇轉遙察。在是月壬子。武顯大夫鼎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徐伸爲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皇城司。伸尋以解帶恩陞和州防禦使。伸爲遙防。在是月癸亥。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宣諭使虞允文書。論買馬招兵及吳璘、姚仲出師事。之望答書略曰。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爲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爲至論。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姚師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先是之望聞璘再出散關。移書曰。頃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於朝廷可也。書未達。仲已敗。璘亦無功而還。

辛亥。右奉議郎鄂州都統制主管機宜文字向汋知房州。　是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於石湫堰。敗之。先是敵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敝。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敵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賊知吾虛實。於是率兵銳數千騎。馳馬先入。諸將皆進。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歿於陣。士卒死鬬。敵遂大敗。擁入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先一日。上齋於內殿。及自射殿步導至麗正門外奉辭。　詔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忠義軍馬兼知海州魏勝歷時暴露。忠義可嘉。可除山東忠義軍都統制。兼知州事。給眞俸。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傅下吏以鞫之。始得其實。遂追請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詮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枝梧。並處斬。

甲寅。詔吳氏可復封才人，日厤不書。此據會要。吳氏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廢。皇叔眉州防禦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爲宣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詔葉義問、汪澈昨往江上督視軍馬。撫勞將士。一行官吏等第。並特轉兩官資。第二等轉一官資。更減三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選人改合入官。遣內侍以金匣茶賜吳璘。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芾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爲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但蜀中不可無之望。姑令在彼。候事稍定。朕當大用之。卿因發書。宜道此意。降授右朝奉大夫徐宗說卒。

乙卯。帶御器械趙廓幹辦皇城司。專切提舉訓練所。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居固始縣。詔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是日。吳璘趣姚仲詣軍前。其原州敗兵並詣河池。夏人百餘騎寇禿頭嶺。掠牛馬。又以五十騎駐於鎮戎。最高嶺。射傷軍民。宣撫司令知鎮戎軍秦弼遣官說諭

夏國沿邊兵馬司各守舊疆毋得侵犯。

丁巳天申節罷上壽先是權禮部侍郎黃中乞依元豐八年例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上不許。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龐顯忠接伴顯忠契丹人其父爲常勝軍校母耶律氏美梁國王宗弼納之而殺其夫後封王妃。是日海州圍解張浚以去歲淮上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廐卒悉沾濫賞使士卒無以勸欲革其弊及是論功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功特遷滁州觀察使時朝廷聞敵退有旨犒解圍軍兵而鎮江府前軍之右軍與太平州之武鋒軍以在圍中獨不預總領淮東財賦洪适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适又奏沿邊已招降人若使之飢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鷓巴一家踰二十口劵錢最多日不過六七百錢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進勇副尉與依武勇給劵四口或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謂适知變。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百官進名奉慰。

己未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贈容州觀察使與恩澤九資即其地立廟以海州戰死也。

辛酉入內供奉官鄭詢賜號白雲處士名守寧詢、建炎中騎馳至天長軍詞北人因得肺氣病至是自請也。

壬戌。詔視師江上扈從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並轉一官資。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不得泛濫。先爲議者所格。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復有是命。　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復爲翰林院學士。熊克小厤遵自龍學除。蓋誤。　定江軍承宣使改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振乞依正官例支破全分請給。許之。權戶部侍郎吳芾執奏。上以振采石有勞。詔特依已得指揮。餘毋得援例。　右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直祕閣。賞勞也。　直祕閣韓進知和州。　右朝奉大夫新改知高郵軍楊師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淮東還。入見。上言。軍事尚嚴。故兵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窮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爲國家出戰者。願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墮軍政。而長亂階。其所有保姦納亡。重寘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叛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犯順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如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等次第行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充萬壽觀使。密乞改兵柄。故有是命。仍詔請給人從紹興三十年四月七日已降指揮。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等言。前此指揮。係密主管步軍司職事日陳乞。

今既除觀使。只合依觀使體例。難以統兵官祿格支破。近田師中屢曾陳乞直俸。臣等並行繳奏訖。今來趙密請之。望依見任觀使條法支破。所有差撥使臣效用軍兵等。乞照田師中所得人數施行。從之。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提舉皇城司鄭藻爲太尉。舒州團練使潘清卿爲容州觀察使。用吳國長公主請也。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臣體訪得西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吾人。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勇。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讐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敵恣爲殘害。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可卽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請。浚卽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愿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案陳敏元係左武大夫興州刺史侍衛馬軍司破敵軍統制。不知此時爲何官也。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

月閒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衞弩莫如車。乃令專治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淸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淸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北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淸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浚累奏終非一日事。朱熹所作行狀皆於浚未赴召以前書之。則必在此月也。日厤全不載。會要止載賜浚米萬石。在此月二十七日癸亥。故且並附此日俟考。

是日。權工部侍郎許允還。入見。

甲子。內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眷。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爲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爲太尉。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綽主管往來國信所。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熙州之破。不見本月日。蜀口用兵錄亦全不載。案王之望文集。此月二十九日與吳璘書。已稱姚師之敗熙河之捷。故且附月末。更須考。獲其都總管劉嗣。初三大將

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禦使士石爲泉州觀察使。以積閱遷也。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蟲嶺。保寧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自原州至軍前。璘先已命夔州路安撫李師顏節制興元軍馬。盡奪其兵矣。仲以戎服見於庭下。璘欲斬以徇。參議官有止之者。案階州通判兼參議官成伋。五月十八日已申致仕。此恐是趙不愚。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知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於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於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座六十有餘所。增直憨皮袋搜成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於西南隅。共爲六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吳璘書。報姚仲失律。之望卽以書寬譬之。且貽書宰執曰。仲貪鄙庸人。殊不曉事。天資狠戾。難可保信。前此粗有矢石之勞。全無謀略。本非大將之才。知金州、興元。所至掊克。雖贍軍常平窠名。亦皆侵用。抱認酒稅。擅置坑冶。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邊事纔動。乘時怙亂。便欲凌轢總所。以肆其所欲。之望雖孱懦。略不少叚。而吳璘動加箝制。其猖獗。故不得逞其奸凶。或謂吳璘挾私憾而沮抑之。是不然。事果適於權宜。不當探其迹而疑之也。識者以爲此人得志。必爲川蜀大患。向來吳璘疾病。之望所以累具申稟者。正慮朝廷以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則四川之禍。可跨

足而待。茲者原州之敗。雖失亡可惜。以之望觀之。實爲國家之幸。一方之福也。使斯人以稍立功效。朝廷何以處之。正使無功。其衆亦未可遽奪。今自取敗撓。天去吾疾。兵雖潰散。而餘衆可收。私役可復。虛籍可檄。則此一軍自此當振。興元大府田疇沃衍。民勤於農而有勇。得人撫之。事力沛然。豈非國家之幸。四川之福乎。竊恐朝廷聞其喪師。不無驚懼。而未知有此曲折。故敢冒昧上聞。矧吳璘熙州之捷。足以取償。而得地過之。諸事但且委吳璘措置。自可以無它慮也。之望前此扼腕於姚仲久矣。時方用武。若輒按一路帥臣。在朝廷亦所難處。故隱忍而未有云也。大抵其人貪縱過於劉寶。誤國不減王權。去冬及春。吳璘所以欲止又不敢輕出者。密料其意。蓋有所牽制。憂姚仲之在後也。欲使獨出。又懼其敗事。常使其部曲或其子息參行。卽爲之助。又陰制之。姚仲旣至德順。吳璘亦便親往。金人聞姚仲之在德順也。出銳師以攻之。姚仲已欲移寨。適吳璘到。遂能破敵。若避一日。事又狼狽矣。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致仕。從所請也。　右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李坤特換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依舊樞密院計議官。坤初見去年八月。其補官改秩及除差遣日厤並不載。當求他書參考增入。

戊辰。名望仙橋東新宮曰德壽。

己巳。詔立皇太子。　詔故福國夫人郭氏可追封皇太子妃。用禮部請也。　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闡爲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諭德。故事。官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姓名。侍立不坐。太

子悉命復故。右朝散郎王炎行司農寺丞。用汪澈薦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倖罷爲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爲倖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賞確山之捷也。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王弗提舉台州崇道觀。先是王之望嘗薦弗代己。不果用。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爵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爲安遠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茨湖之捷也。時復興北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呂中大事記曰。是時北方大亂。內有耶律之變。而我師之出。興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四郡。吳璘復大散關。入德順軍。父老擁拜。幾不可行。命張浚判建康。措置兩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衛士見之。以手加額。士卒聞之。皆樂爲用。於是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又募海舟。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而海州之役。浚勉張子蓋以功名。子蓋率精銳先入。金大敗於石湫堰。國勢非復前日矣。奈何金欲和則與之和。金欲地則與之地。成閔吳拱李顯忠領三衙。而三招討結局矣。王之望奏吳璘回興州。而宣撫限五日結局矣。意者聖心倦勤。復仇之議。將有待於後耶。詔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云爲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知內侍省。仍鑄印賜之。保義郎成彥節爲閤門祗候。彥節、閔之子也。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董苹獻錢四萬緡。以裨國用。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

春府郭振爲蘄州防禦使。權主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　詔減崑山縣歲額苗米六千五百有奇。以翰林學士洪遵言。此皆經界逃民隱戶之田。無所從出故也。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修武郎高琦、李福、蒙隱保義郎時承、馬佺、王雲並對於內殿。

甲戌。詔皇太子賜字元永。　詔故宗室子偁故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故聞奏。翰林學士洪遵等言。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爲宜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官追封王賜謚。子偁妻封王夫人。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　右朝奉郎監無爲軍商稅務徐宗偃依所乞與在外宮觀。金之未入也。宗偃通判楚州。數言北方事。梁仲敏爲諫官。論宗偃妄傳制司之命。令本州淸野。坐斥去。朝廷知其枉。故遂復之。　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見。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丐免。是時鎖院。

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傲。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邁之詞也。倬尋落職。朱倬罷相。日厤全不載。今以他書參考追書之。制詞又云。千秋無閥閱功。蚤緣悟意。公孫避賢者路。邊上封章。以此知其嘗乞退也。　太常博士鄭聞爲祕書丞。　軍器監丞楊民望爲太常博士。民望、成都人也。　是日。上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

序之重。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尙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詔洪邁所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揖遜相繼。可謂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至於成周。自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傳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而未嘗親授也。故夫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道。其惟我國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濬發神斷。全以所付畀之壽皇。荷付託之重。十閏之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增增光大業。馴致丕平。及夫倦勤萬機。則又復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炬疊。規重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於皇休哉。何俯龜鑑曰。或謂揚子雲五百載而聖人出。有諸子雲曰。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處。因往而推來。雖千百世知也。吁世之相去。如彼其久也。聖人繼作。如此其少也。堯、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數數見之乎。我朝自建隆至紹興。相去纔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禪。高宗、孝宗以父子相傳。載之琬琰。蔚爲首稱。留衛公正贊之曰。堯、舜揖遜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文、武述作美矣。然其受授也不親。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禮。是高孝之美。又將有光於堯、舜、文、武矣。顧不偉歟。

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授。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尙書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陛。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

疾。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卽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卽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陛殿奏言。願陛下卽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中興之政。臣留正等曰。堯命舜以位。舜遜於德弗嗣。非獨謙德之美如此。蓋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壽皇之初受禪也。壓於慈訓。不得已而踐尊位。側立拱手於黼扆之側。已坐復興。不敢遽卽南面。迨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眞可與舜匹休矣。彼漢文帝之卽位也。東嚮遜者三。南嚮遜者再。而其臣袁盎者。猶且以高世之行推之。況於謙畏之心。出於眞誠者乎。是宜大書特書以垂示萬世者也。退班。太上皇帝卽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呂中大事記曰。歷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雖出於范宗尹之造端。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必本於選人婁寅亮之一言。適有契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於宮中。起居飲食。未嘗離鄧下。則其保之也至矣。九歲封建國公。置資善堂。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令建國公見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有動搖國本之心。而孝宗之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三十年。立爲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爲太子。朱熹是月丙子。上遂內禪。皇太子卽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又曰。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傳。以開刑業之基。高宗、孝宗

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業。掃之於先。固所以爲二百年太平之治。舉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中興聖政草　在丁丑以下。原本採取中興聖政附入。以終紹興三十二年之事。今仍其舊。蓋修永樂大典時所附。

丁丑。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承明集曰。初上欲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殿。以大雨免百官入見。上宮中行禮。

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昨日面奉太上皇帝聖旨。謂恐廢萬幾。勞煩羣下。不蒙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承明集曰。如前代朔望。甚爲疎闊。朕不敢取。禮部侍郎黃中奏。謹案漢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前項故事。詔從之。　大赦。制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聿嚴受命之符。天地以大德曰生。盍下維新之令。太上皇帝慈儉爲寶。遹駿有聲。垂精三紀之閒。圖治百王之上。神謨獨運。總一日萬幾之繁。聖武旁昭。極四海九州之廣。未嘗暇逸。久積倦勤。黃屋非帝堯之心。居懷重負。泰元增漢武之策。欲介長年。顧睿訓之博臨。懼眇躬之弗稱。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爰舉舊章。式覃曠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有天下傳歸於子。敢忘付託之恩。建皇極敷錫厥民。允副邇遐之望。尙賴股肱同德。中外協謀。共期底於中興。以益光於允世。咨爾有衆。體朕至懷。臣覃正等曰。談者類曰。承弊政者。務更革。繼治世者。尙循守。是大不然。治世獨無可更革之政乎。夫天下之事。貴於隨時而變通。不可執一而偏徇。承明集曰。苟當變通之時。而專拘循守之說。不幾於膠柱鼓瑟乎。唯夫雖務循守。而不害其爲更革。雖有更革。而不失其爲遵承。得繼述之意而不泥其迹。斯爲盡善。臣等竊觀壽皇初政。雖不能不少變於紹興。然其大要。則未嘗不以遵奉太上德意爲說。且曰。凡今者發政

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壽皇所以能繼高宗之大業也乎。龜鑑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非即位之詔乎。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得之渾渾之書。此非聖教之序乎。炎興詔令。命官裒集。必欲恪意奉承。是一政一事無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賜宰執。且使奉以周旋。是一字一畫無不敬之也。侍從臺諫。條陳事務。重言責也。亦檢舉紹興之制而行之也。卿監百執事。日輪面對。廣言路也。亦舉行紹興之制而用之。述太上之意。以責守臣令臣。承太上之問。而擇監司郡守。知光堯之念岳飛。則亟復元官。聞光堯之召尹焞。則亟訪廢穴。不忘不忘。率由舊章。吾於孝宗其見之。又曰。祖宗朝。尊禮舊弼。優待故老。有任在京宮觀。及入侍經筵者甚衆。至於過闕入覲。郊祀陪位。並歸第就醫之類。所以示眷禮。便詢訪者。惟恐不至。承明集曰。遇有大疑。亦或賜手札就問。俾之條對。故一時人臣立朝之節。雍容可觀。宜令國史院檢討聞奏。當議遵用。臣誾正等曰。臣聞之書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之人。其更事也多。其慮事也審。國有大疑。從而咨訪所益固多。而況待遇耆舊。優之體貌。亦足以見人主尊賢敬老之意。皤然壽俊。儼容在列。又可以增重朝廷。表儀搢紳。祖宗所以眷禮舊弼。元老留之內祠。實之經筵。意蓋如此。壽皇初政。首命史官討論故實。以遵用之。誠知所先務也。又曰。應諸路出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州軍。因緣貢奉煩擾。承明集曰。道上疲費過所。至於數外取索。多歸公庫。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出產之物爲苦。不惟因口腹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甚痛。太上皇帝已降詔禁約。切慮歲久未能遵奉。承明集曰。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禮部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當議指揮。止許長吏修貢外。自今一切並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以違制論。臣誾正等曰。昔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故聖人菲飲食。薄滋味。不敢恣口腹之欲。自奉養

有節者。懼其或至於擾民也。何者。人主意向所在。下皆奔走而奉承之。唯恐不及。嗜一味之甘。需一品之珍。初若細事耳。孰知夫奉承者之巧於貪緣。乃至強於抑配。過於搜求。煩費道路。大而病民。小而害物。爲患若此之甚哉。此高宗之所以屢嚴禁約。而壽皇之所以首務遵行者也。至於命有司參酌宗廟陵寢薦獻之物及德壽宮甘旨之奉。許長吏修貢。又不失所謂致孝乎鬼神。以天下養之義。嗚呼。休哉。又曰。國家愛養士卒。非不優厚。訪聞軍中管轄人等。或使資倍工價。或令科買物色。多方尅剝。比至請錢。除減幾盡。承明集曰。逐使軍人婚嫁喪葬。多不以時。朕所矜憫。自今主帥。仰各體國。務加優恤。以養士氣。如尚不悛。當議顯戮。以勵諸軍。臣酉正等曰。自兵農分而爲二。國家財賦。費於養兵者十之八。然而列行伍者。猶有不足之歎。蓋主帥不得其人。巧爲尅減而困之也。所謂資倍工價。科買物色之類。蓋不一端。壽皇素知此弊。故於敕令申飭將帥。且言。如有不悛。將顯戮以勵三軍。諸將宜知所警矣。承明集曰。歲月既久。此弊復出。故陛下於即位之初。既降詔旨。又申之以嚴憲。繼自今。諸將或有尚循故習。朝廷苟懲一以警百。使詔令不爲虛文。則軍政自然嚴整矣。又曰。昔太祖刱業之初。親制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糧之制。平時固欲習其筋力。以戒驕惰。然禁約私役。至爲嚴切。承明集曰。自今諸軍。除繕築城壁立寨柵打造戰具搬請糧草應干工役外。不許私役戰士。蓋造私第。營葺房廊。修築園圃。及興販工作等。承明集曰。太上皇帝略降指揮約束。如敢更有違犯。委御史臺彈奏。當重寘典憲。庶幾仰合祖宗優養士卒之意。臣酉正等曰。夫兵不可使太勞。亦不可使太逸。太勞則瘁。太逸則惰。是故役於公可也。役於私不可也。太祖皇帝命軍士於南北倉請糧。使之舍近而就遠。欲以習其筋力。是所謂役之於公也。至於將帥私役。則禁之甚嚴。今壽皇首舉此以戒諸軍。深得藝祖之意。既重減尅之令。又申私役之禁。想夫三軍之士。知上之所以撫存之者如此。莫不感激奮勵。人百其勇矣。

癸未宰臣奏事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於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承明集曰聖諭丁寧朕心未安卿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端不敢臣圃正等曰本朝有自古所無者三藝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仁厚雖蓋威怒未嘗妄殺故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廟光堯兩行內禪皆出睿斷三也至於內外無虞王室奠安耄期之年未迨遽以神器授之嗣聖攝衣去之不翅脫屣則今日太上皇帝之盛尤非前代可擬也臣嘗拜首稽首曰自伏羲至於堯聖人之王天下者多矣仲尼敘書斷自堯典而不述其前欲以彰盛德之事而史遷論者猶謂其傳天下若此之難也今太上皇帝超然獨斷極帝堯之甚盛得人而授無帝堯之所難道同乎天其孰得而名之哉矧我主上孝通乎天地誠極乎尊養一日三朝宮門降輦先意承志惟道之循歡愉洋溢福慶流衍雖大舜之大又未聞若此其盛也猗歟休哉善并美具焜燿八極書傳所載寡無所比使仲尼復生於今不知何如其形容云又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舜德之盛後世所以不可及者爲其能盡事親之道而已仰惟壽皇孝敏之誠出於天性踐祚之始致推崇之美備甘旨之養凡所以尊奉庭闈者靡不及至至於降輦宮門之外定爲五日之朝尤爲盡善眞無愧於舜者彼漢高祖因家令之言乃始朝太上皇視我壽皇蓋萬萬不侔矣孝道始於躬行刑於四海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於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

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臣圃正等曰。自古帝王之興。其初未有不以直言爲先。蓋以一人耳目之所見不若合天下耳目所見之多。以一人智慮之所及不若兼天下智慮所及之廣。而人主之尊如天。威如雷霆。苟非屈己降心。出於至誠。而有以感動人心。則忠言無自而進。臣竊觀壽皇求言之詔。辭旨明切。可謂出於至誠。而不爲虛文者矣。至曰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則凡在臣子。孰不欲各效所見。各輸厥忠。以應上之求乎。是宜當時上封事者至以千數也。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攘。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臣圃正等曰。聞之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授受以道。無變道之實也。洪惟高宗皇帝行堯之道。與天同功。萬世之下。猶一日也。肆我壽皇聖帝。紹堯之統。與舜同符。嗣位之初。首先設官裒集建炎、紹興詔令。欲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二十八年之間。刑清而政平。德翔而恩溥。其守道不變。明效大驗如此。臣圃正等曰。敵國外患。天之所以愛人主也。法家拂士。人主之所以自愛也。人主敬法家拂士。所以自愛者至。然後天無所施其愛我之意。苟爲不知自愛。輕去其法家拂士。則天始愛之。於是乎警之以敵國外患。警之而又不悟。則昔之愛我者。移而爲棄我矣。可不懼哉。壽

詔胡詮復元官。差知饒州。

皇鬷服之初首襲前日骨鯁之士一以振作士夫敢言之氣一以尊王室而壯國威其自愛之術至矣宜其內修外攘功成治定基泰岳之高而源洪河之長矣

禮部侍郎黃中等劄子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卻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詳議以聞臣等今詳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欲乞於每月初八廿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臣僎正等曰謹案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漢六年高祖自南宮歸櫟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侍太公於櫟陽雖晨至寢門而日三朝亦不爲過顧乃五日而一朝則於禮爲已疏今東內在禁城之外數蹕煩民而猶循漢制五日一朝則於禮爲已數參稽厥中距朔望之後七日而朝則不疏不數而中於禮矣是宜率履不越以彰前美而垂懿範於無窮也哉

司農少卿朱夏卿奏今來德壽宮合支供米炭未承所屬報到數目詔劄與提舉官據每月合用米炭前期報所屬依數支供付戶部施行臣僎正等曰周官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外府掌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夫以天下而奉一人唯恐不極其至況可從有司之會計哉惟王不可會故等而下之后及世子亦不可會所以尊王也夫等而下之且不可會則推而上之其不可會抑又明矣蓋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如是何以昭至養而奉至尊哉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紹興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欲望舉行舊典特降詔旨許令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月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概見俟其既周卽復依舊五日輪對亦不爲煩詔從之臣僎正等曰唐太宗問魏徵曰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對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此無他偏信則私私則暗兼聽則公公則明故也肆我太祖皇帝之肇基高宗皇帝之再造雖倥偬不暇給之日而首先延見百執事之臣使悉其所聞以對用能成創業中興之美我

霽皇聖帝嗣守家法。當始初清明之際。亟欲講求民瘼。輟五日輪對之班。詔百官日以序進。非特使位於朝者。亟獲瞻望清光、展盡底蘊。而天日所臨。賢否畢陳。進退用舍。莫不各盡其分矣。呂中大事記曰。自即位初年。詔百官五日一輪對。自是引見一班或三四班。而視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餘。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執爲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內召小臣。或持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掞之。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爲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而碌碌者頗以輪對爲憂。此百官陛對之制。而天日照臨賢否畢見也如此。

是月。劄下工部長貳。先將軍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盡令改正。專一造作軍器。務要精緻。如敢依前違戾。監官取旨黜責。合千人重行決配。委御史臺覺察。　上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隣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右正言袁孚言。乃者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廬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爲害。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內。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係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耿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於此。必罰無

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嘆不生。增秩賜金。若古今典。臣覃正等曰。舜之臣。堯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蓋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也。堯之時。黎民既已時雍。天下既無窮人矣。及其咨舜。猶首及於困窮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惟時也。壽皇臨馭之初。首述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殿之以必罰。而勸之以厚賞。聖聖相承。專務惠養。眞堯舜之用心。而有宋之家法也。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潚御劄。罷京尹供饋營辦。上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今次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以盡與民間除去科擾。臣覃正等曰。京師、諸夏之根本也。風俗之美惡。民情之慘舒。天下皆於此乎視傚。是以人主施仁必先於此。致意焉。壽皇聖帝至仁一視。溥博如天。將欲風示四方郡國。皆知以恤民爲心。以擾民爲戒。故一劄之頒。首及天府。罷供饋營辦之私。以革掊取科擾之弊。復詔守臣訪求民瘼。悉以條上。至哉仁聖之用心也。豈惟鰥寡之下民被其惠。凡膺牧民之寄者。孰不精白一意。以承休德。敢有一毫病民者哉。播告之修。發於至近。形於至遠。環天下皆如在畿甸中矣。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是日。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詔御前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今後諸路發到綱運準此。

己未。詔職田米自今輒敢折納見錢。並計贓坐罪。臣覃正等曰。興廉黜貪。帝王所以善俗也。古者周以下有圭田。以圭田名取於純潔。欲其食之以養廉。今之職田是也。月俸之外。有此歲入。可以自養。然猶未滿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錢。將以勸廉。而反以貪貪。可謂背戾之甚。此宜明聖所必加誅也。

辛酉。詔進士李琦議論可採。召赴都堂審察。又詔今後直言上書。並付中書門下後省看詳。有可採者。由

尚書省取旨。

壬戌。詔將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臣圖正等曰。聖人之德。莫大乎仁孝。孝故不以天下儉其親。仁故必欲損上以益下。壽皇之初履位也。致孝於親。以天下養。四方進奉。同於祝堯。至於會慶誕節。預下明詔以止之。示不專於天下自奉焉。孝以事親。仁以厚下。一舉而二者兼。聖人之德。亘古鮮儷。雖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亦何加此。

判建康府張浚奏。臣面奉聖訓。令措置收糴米斛。今來江、浙豐稔。宜趣時措置。其糴本乞從御前支降。詔納庫支降銀三十萬兩。臣圖正等曰。預備之道。有國之所宜先。漢文帝時。休養生息。淺富實矣。賈誼則曰。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壽皇嗣政之初。任大臣以北方之寄。諭使市糴。以廣儲蓄。不用大農之錢。而出少府之藏。約以愛民。聖慮深遠矣。

癸亥。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四川有名無實之錢。遞相積壓。州縣各據本年分所收錢物。具鈔赴總領所送納。而總領所即據其已前年分所欠之數。批改鈔旁。理作舊欠。則舊欠雖足。而新欠仍在。恭覩登極赦文。積年未納之前。截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與除放。甚大惠也。應州縣納總領所鈔旁。若以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並聽執用元鈔。作本年分改正豁除。從之。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略四州地。爲我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軍云。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遺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不納則絕向化之心。

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羣臣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略云。先有備守。是謂良規。若夫議戰與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爲雪恥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援師而自治。又曰。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示北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屈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爲也。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是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乙丑朔。詔知閤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

丙寅。詔曰。永惟民休戚。繫於牧守。咨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舉循良。劾貪暴。及疏怠曠職者。以聽陞黜。至於任非所長。無他大過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其令諸路帥臣監司。限兩月悉具部內知州治行臧否。連銜奏聞。臣圃正等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綱維乎內外。國朝慶厤閒。欲肅清州縣。亦不選用一時風采才幹之臣。分布諸路。以爲監司。所以綱維外治。宣布人君之德意。而民情之休戚利病。得以上聞者。此職僅不廢耳。故其人不可以不擇。其權不可以不重也。靖皇臨御。既詔守令以惠養。復詔部刺史以察舉。且述祖宗所以分道遣使。寄之耳目。而民安於田里之效。聖意所出。坦然明白。始終在位。遴選使輶。丁寧懇惻。必屬以民事。其致治之本原。深仁厚澤。滲漏中外。端在是矣。

丁卯。詔祖宗格法。差破禁軍。自有定數。比年三省樞密院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強壯披帶之人。以充擔擎看管雜役。實爲蠹兵之弊。仰諸房百司。除依數目差破。餘令拘收。如敢影占。重寘典憲。

辛未。諫議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典刑。夫人之有過而不治。在國法爲可廢。國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爲可羞。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之心。潛消於冥冥之中。則專對於外。可以無辱命之憂。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臣留正等曰。法行必自近始。人主所以整齊天下也。思恭奉使而以貨取罰。其可道哉。故雖上閤親近之臣。卽加罷斥。可謂不牽於私矣。諫臣抗疏以爲未厭於人心。則又鐫秩以勵其餘。用法之公如此。左右之人。孰敢憑恃以壞紀律哉。

戊寅。上詣德壽宮。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册寶行禮。臣留正等曰。舜受堯之天下。作堯典。繫之虞書。歸尊之義也。蓋上古儉僕禮文闕焉。漢高祖始尊太公爲太上皇。典章抑未備。自唐開元、至德以來。迺議隆徽號。備禮儀。燦然可觀矣。而實有不稱乎文者。惟我高宗之與壽皇。以父子之親。行堯舜之事。雍容於揖遜之餘。故舉行大典。盛禮備樂。和氣蓁蓁。士生斯時。以身親見之爲幸。然此又一時禮文之盛也。迨夫篤愛敬之誠。盡尊養之至。承顏養志。二十八年間。曾微閒言。則壽皇事親之孝。根於天性之自然。而海隅久安。醜夷革心。蓋正家而天下定矣。三聖授受一道。再講縟儀。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也。豈特下陋漢、唐。殆將上軼虞、夏矣。

追册皇后郭氏。初后歸於潛邸。愔愔惇皆其所生云。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臣留正等曰。有一言可以盡爲君之道。其爲學乎。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何者。人君以一心之微而當天下事物之衆。苟非延禮名儒。朝夕講學。求以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詆欺之言入。是非有或失其眞。私蔽之言入。好惡而或失其正者矣。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行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耳。眞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

在位四十二年。學問未嘗暫廢。邇英閣講讀。蓋仁宗之成規也。可謂知所先務矣。壽王不以上智之天縱。亟思聖德之日躋。肇纘洪圖。若稽古訓。既詔有司趣勸講之日。又延輔臣與從容之官。君臣上下。相與講摩乎此。則正心誠意之說。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固已益蹔聰而積淵慮矣。在位垂三十載。所以承高宗安靜不擾之福。垂今日揖讓無疆之休。蓋本諸此而已。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赴後省看詳。今已踰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臣留正等曰。天下之治亂。係乎言路通塞而已。本朝慶厤、元祐之際。聖度汪涵。容受讜直。方是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州縣小吏。皆得以盡言而無諱。故其治效卓然。有三代純懿之風。一弊於熙豐。再弊於宣政。而後知言路之不通。其患有不容弭者。壽皇於祖述憲章之際。聖意固知所擇矣。肇啓重熙之運。延布維新之政。薄海內外。翹首望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而乃下詔求言。急於聞過。既命後省推擇。又命催促來上。皇皇汲汲。惟恐一言之或失也。雖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何以加諸。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同仁。初無遠近之閒。然以天下之勢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蜀去天萬里。雖未嘗罹兵革之禍。而渡江以來。養兵之費。皆於此乎取給也。民力之困。至是最極。則與嘗罹兵革之禍。無以大相過也。而況乎吏之賢否。朝廷未易以亟知。則斯民之寃抑。果何所從爲訴赴之地乎。此壽皇登極未經歲。所以首頒詔旨。急於擇蜀之都轉運使者。其慮遠也。蓋詳矣。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可謂異世而同符也。

甲辰。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上曰。朕以爲不然。正在人君何如。臣留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眞可爲萬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何則。君子所向者爲公正。爲忠直。小人所向者爲私邪。爲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無所主。是以君子之道。嘗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嘗遜而易從。自非聖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消長。果何繫乎時運盛衰哉。特在人主取舍

何如耳。

壬子。戶部周葵等言。臣僚於合得請給數外。陳乞援例增添。今後並從本部稽察。雖有畫降指揮。許執奏不行。詔從之。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詔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臣按正等曰。舜、湯選舉。不仁者遠。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觀其一舉措之間。足以逆覘其治象之爲何如也。壽皇嗣登大寶。妙揀人材。如銓、如十朋、如操者。顧未可亟以皋陶、伊尹之事業期之。然其砥節勵行。實當時海內之所傾心者也。乃於一日之頃。或賜之命召。或擢之諫垣。使朝廷凡所召用。類皆如此。豈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哉。舜、湯得其一。壽皇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舉。不止加前哲一等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之覩。此而已。顧不休哉。龜鑑曰。敬觀高宗尊號之上。名曰光堯。是以堯尊其父。而以舜處其子也。重華協帝之事。亦嘗講聞其大略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時。孝宗初政。即此而論之。眞可同日語。是故戊寅大赦。其與眚災肆赦同一心。丁亥寬心其與欽哉惟恤同一意。時政有闕。許令直言。其明四目達四聰義歟。咨爾分土之臣。明示朕意。其咨四岳咨十二牧之舉歟。循良貪暴。陞黜有詔。是何異三考之黜陟。貪利受賂。明正典刑。是何異四凶之誅殛。尊禮舊弼。如勉留康伯。再相魏公。即因堯輔佐之遺意也。收召善類。如起胡銓。敘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子。堯而不能舉而舜舉之也。惡之方。絃玉之始。琢璞人觀聽。表表若是。以即位之一年考之。則二十八年之聖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王繼先罪惡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欲乞請罷令任便居住指揮。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臣按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以相繼於無窮。諸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二者未嘗使之偏勝而已。王繼先之罪惡稔積。太上以公議逐之。此法也。肆我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也。而給

舍之論猶且以爲殊駭物聽未厭公議壽皇於是裁之以聖斷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使知朝廷之恩一以杜其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廷之法不偏不倚如持衡然壽皇所以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蘊矣

壬戌詔吳憤劉藻黃開陳騤陳岩肖周允聞沈堯聞沈堯咨汪必明褚觀劉祖禮上書皆以親覽有補治道京朝官可減二年磨勘選人與循一資布衣進士與免將來文解一次

是月封皇子惇爲鄧王愷爲慶王惇爲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讀三朝寶訓至眞宗論政理曰朝廷但守清靜之理凡事務詳酌而行勿使庸人擾之上曰天下本無事遵對曰誠如聖訓臣置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惟循乎自然之理初無容心於其間此其所以爲清心省事之要也嘗觀帝舜之治天下明目達聰舉賢去惡事無不舉而孔子之稱舜則曰無爲禹之治水瀹濟漯決汝漢害無不去而孟子之論禹則曰行其所無事是二者雖不同其循乎自然之理則一而已故舜雖無爲而見於施爲者未嘗不詳禹雖行其所無事而見於事功者未嘗不著也後世如老聃莊周不明乎此乃欲一切取仁禮義樂而棄置之遂流於空虛寂滅之地此其與堯舜禹相去豈不萬萬哉至尊壽皇聖帝深明乎眞宗清淨之訓而天下本無事之語此正與舜帝之無爲大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若合符節也

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所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爲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　左僕射陳康伯乞解機政御筆曰太上皇帝除卿以佐朕卿遽力請豈朕涼菲不足與爲治況今邊陲未爲無事卿縱欲捨朕而去寧忍違太上皇帝之意耶太上御筆曰皇帝來奏卿上章力乞解罷欲吾親筆諭卿皇帝以卿元

老耆舊。方委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卿可體至意。不得再有陳請。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日更來奏知。臣圃正等曰。舜正四凶之罪。冒賄者必誅之。商立三風之戒。徇貨者必刑之。夫天下之理。清濁異塗。貪廉異趨。濁者進則清者必退。貪者用則廉者必去。如冰炭之不可得而合也。故聖人謹刑賞以御之。所謂舉直措諸枉則民服也。皇朝自祖宗以來。所以繩贓吏者。其法甚密。紹興之末。陸廉以貪墨繫於有司。而壽皇所以深切注意者如此。至諭理官。俾之更來奏知。竟正廉之罪而無所貸。天下之人。苟有貪者。其敢不知懼乎。

江淮宣撫使張浚劄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萬弩手。其所招人。多是莊農。閒有稍稍出衆之人。恥與爲伍。臣昨乞別置武騎毅士三百員。以待謀慮過人。勇敢絕衆者。至今未蒙指揮。臣續體訪得淮北歸正忠義。及見今將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壯健。曾習弓馬者甚多。以所請既薄。不願前來。契勘諸軍見招武勇效用。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皆是旋刺南兵。艱於教習。今來大約可將武勇效用三人。請受以給毅士二名。詔從之。

庚午。侍讀洪遵進讀寶訓。至太祖嘗視朝罷。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太祖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中官必書於簡册。故不樂也。上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何敢輕忽。又曰。爲人上者。柰何不欽。臣圃正等曰。孔子之論興邦曰。爲君難。夫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聖人乃以一言蔽之曰難。此萬世人主所當致思焉者也。是故聖人之治躬。示儉約茅茨土階。而不以爲陋。身履憂勤。胼手胝足。而不以爲勞。容受忠直。犯顏逆耳。而不以爲忤。損上益下。泛愛博施。而不以爲過。皆所以全聖德而祈天之永命也。皇朝之興。藝祖開刱大業。澤流億載。功冠百王。可謂盛矣。當時一事雖或差軼。似未爲害。而聖情不怡如此。壽皇遠遵神謨。而有取於大禹

朽索之訓。垂諸萬世。足爲憲法。況聖王以禹紹舜。其可不念之哉。又讀寶訓。至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自有常節。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得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達養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靜。又讀至綾錦使王贊上織錦匠凶濫之罪。上命引對。反言贊私役工傭。鞫之皆實。特詔杖贊降秩。賜織匠采帛。上曰。祖宗精於治道如此。遵奏云。願陛下以祖宗爲法。天下幸甚。臣覃正等曰。自古國家之久長者。未有不由子孫守祖宗之訓也。夫繼體守文之世。前聖之法。見於已爲。而驗於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故司馬光有言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壽皇講論治道。勸以祖宗爲法。所謂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哉。

右正言周藻奏。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陛下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臣覃正等曰。貪爵祿而利於速化者。人之私情也。惜名器而務於久任者。國之公法也。私情公法。不能兩立。其所從來遠矣。壽皇用諫臣久任之說。豈非欲爲臣者皆知以公而滅私乎。

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徐度劄子。討論慶厤至建中靖國所載勳臣名次。或有未盡悉。今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後有合籍記者。已降指揮。令聖政所接續編纂。今申請乞下吏部。盡數鈔錄。併移文諸路。搜訪勳勞實迹。繳申朝廷。詔從之。

壬申。右正言周藻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爲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所以相爲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參所隸官司。親加循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甲戌。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務行實惠。

丁丑。殿侍張震奏。兩宮册寶。執事者蒙慶賜。奉承於兩宮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無知。舞文巧請。尚書省人吏。大者轉官。與減二年磨勘。小者減半。而太常寺等處人吏。又不與焉。此何爲者。願明降指揮。並行追寢。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舞法者。胥吏之常。守法者。人臣之職。壽皇使臺臣得舉其職。而胥吏無所容其姦。治功豈有不成者乎。

戊寅。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去年李顯忠所保明橫澗山賞。并采石賞。與吳璘保明方山原、隴州賞。厚薄不侔。如臣愚見。欲立爲功賞格式頒下。諸將如拔某城。斬某將。破某衆者。謂之奇功。其次爲第一第二第三等。各當轉若干官。並須各有實狀。就其軍中。以次保明推恩。詔令檢正左右司同共看詳立格聞奏。

右正言周藻奏。去冬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節次奏功。數目浩瀚。略無限節。欲乞下張浚、陳俊卿公共商議。如何措置。以杜僥倖。詔令張浚、陳俊卿覆實奏聞。臣留正等曰。臣聞之范祖禹有言。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貴

之。君以爲賤則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易得而加於小人則賤。此理昭昭。不可誣也。壽皇內修外攘。當捨爵策勳之際。而能用議臣之言。愛惜爵賞如此。蓋知先聖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者。方之漢置武功爵唐給空名告身。豈不相千萬哉。

是月。以王之望爲川陝宣諭使。時金將喀齊喀與吳璘爭德順軍。或上棄三路之議。宣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乃罷允文。而命之望。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尋詔允文往璘軍前計事。畢赴行在。　賜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進士出身。以權知院史浩、同知黃祖舜之薦也。

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正錄二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臣面正等曰。官冗之弊。人皆欲省之。省之誠是也。然官之設。有若不急而實急。一切損之。不亦過乎。自非聖意高遠。孰知所省者。有大不可省者存也。且學官之員亦夥矣。損一正錄之職。宜若未過。明詔乃謂學官與館職均爲祖宗儲養人才之地。將以此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大哉王言。豈徒爲儒生光寵。蓋衷欲培壅人才。爲國家無窮之用。彼議者豈知所輕重哉。

丙午。臣僚言。近日於淮東西總領司各樁苗米一百萬石。備宣撫司移屯之用。內撥浙西常平米一十三萬二千餘石。往淮東。江東常平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蓋備水旱盜賊緩急之用。積年陳腐。及移易借兌。殆居其半。一旦三分取一。兩路所積幾無餘矣。間遇水旱盜賊之變。將何以爲備乎。詔戶部看詳。戶部乞於兩浙漕司和糴米撥一十三萬二千餘石。赴淮東。江東西漕司和糴米幷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納米九千石。共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其浙江常平米。更不取撥。從之。

庚戌。進呈方滋論沙田疏。上問沙田事。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迺詔措置沙田廬場指揮更不施行。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心。惟虛而明。故君子之言。易以入焉。漢、唐之君。利欲之私。先實其中。雖有忠言至論。終莫能奪。武帝、德宗。蓋可見矣。今夫沙田之議。或曰可取。或曰可捐。爲取之之說者。不過曰以利吾國也。爲捐之之說者。則曰不若以利吾民也。聖明在上。一於厚下。固有定見矣。輔臣一言。適動其機。欣然開納。已行之命。旋卽寢之。非聖心虛明而然哉。是宜大臣誦嘆。而吾民相與鼓舞也。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竊見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至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爲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至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神宗諭輔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誠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至於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不塡。宜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敍用。近覩登極赦。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錄人。並與敍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贓吏之意。乞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己贓。並不許收敍。如有已放行收敍者。卽爲改正。從之。

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詔書。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從朝謁。並許請

假。并已降指揮。下令閤門人扶掖。今後如遇德壽宮起居。臣欲乞趨赴立班。許臣就用本臺知班二人扶掖。從之。又詔張燾朝謁禮數。並依辛次膺已得指揮。仍許乘轎出入皇城門。至宮門上下馬處。臣畱正等曰。七十不俟朝。入十杖於朝。著在禮經。此待老臣之異數也。秦穆公一伯者。猶能以番番良士爲貴。不以旅力既愆爲嫌。況於聖明之朝乎。我壽皇聖帝之初政。延登故老。皤然在位。資啓沃之崇論。略朝謁之常儀。其敬賢貴德之意。實與禮經同符矣。然此豈私爲二臣之榮。蓋所以增朝廷之重也。

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今者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二千頃。水渠溉田千頃。自兵火後。悉已湮廢。臣今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糧種。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爲名。令姚岳兼領。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犂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都堂。今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上問爲治之要。燾因奏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召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捄之之宜。乞檢舉行之。故有是命。臣畱正等曰。自昔帝皇之興。必先開廣言路。詢於芻蕘。蓋所以通下情。達幽隱。雖四方萬里之遠。靡不周知。而況侍從以論思獻納爲職。臺諫以輔君德。糾官邪爲任。可使其情不通於軒陛之間乎。我仁宗皇帝慶厤間。慨思治道。既御天章閣。詔輔臣言事。御迎陽門。召

知制詔至臺諫官。別賜手詔。使條陳闕失。是以士氣振起。紀綱修明。嘉祐之治。流澤至今。良有以也。壽皇納張燾之奏。給劄都省。令侍從臺諫條當今弊事。直俾率屬諭旨。極言無諱。夫人臣居可言之地。凡朝之闕違。時之利病。忠誠餘亮者。固當披露忠赤。不待詔而後言。其畏懦蓄縮者。迫於上命。亦將有所激發而不得默矣。故當時士大夫爭言時政得失。壽皇親加披閱。擇其切於時務者。標識其上。次第見於施行。其於初政豈小補哉。

癸酉。給事中金安節言。承指揮成彥忠皇城司任滿賞。并兩任翰林司滿賞。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案尚書省右選令。諸武功大夫。實歷邊任。有五人保舉磨勘。轉遙郡刺史已後。並理十年。轉遙郡團練使。至遙郡防禦使止。祖宗之法。不輕以授人如此。彥忠今年五月方轉遙郡刺史。今來半年。於刺史上轉行兩官。則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內。一旦得之。於考績之法。無乃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詔從之。臣曾正等曰。漢初置中常侍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其後明帝永平中。始限員數。通中常侍小黃門不過十餘人。至和帝以後。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漢之禍實基焉。唐太宗始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明皇以後。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尤衆。唐之亂實始焉。史冊所載。炳炳如丹。誠以宦閹昵近君側。蓋周家閹寺之官。其職掌自有量。如使寵任益隆。權勢益張。則紀綱寖以敗壞。朝廷寖以陵夷。非小故也。壽皇聞侍御史張震之言。則稍裁宦者之恩。覽給中金安節之奏。則申嚴遙郡刺史遷轉之法。彼漢唐之風。階何自而生哉。成憲具在。傳之億載萬年。所當法也。

給事中金安節繳駁劉允升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徼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承宣爲皇城任滿。遂將轉節使乎。竊恐行之。則將解體。望愛

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臣留正等曰。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言國家之所當謹惜也。上從而輕予之。下亦從而輕視之矣。一命令之出未審。一爵賞之施未當。於君道若未甚闕。而其端不可啓。給舍之職。所以平處可否。駁正違謬。蓋防微杜漸。愛護紀綱之深意。故人臣必守法。置君于無過。然後爲稱職。人君必聽諫。使臣得行其言。然後爲盡道。劉允升以皇城司秩滿遷官。有棄成憲。給舍論奏至再。不憚於抗尊。壽皇開懷納忠。不嫌於反汗。君臣以誠相與。斯無形迹之閒矣。如是而名器之不重。朝廷之不尊。紀綱之不立。治道之不進。臣不信也。此壽皇所以爲聖明也歟。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於遙郡改轉輔。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得允當。欲乞施行。自降指揮日爲始。詔並從之。

辛巳。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奏。皇叔蘄州防禦使士豪奏用恩平郡王璩減年磨勘轉官。竊見南

班正任十年一轉。初無回授之法。又宗室歲得減年。依條許與子孫遙郡刺史以下收使。今士豪於恩平郡王璩實爲叔祖。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爲不合。於體爲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郡刺史以下。今乃施之於正任防禦使以上。相去遼遠。二也。欲望追寢前命。從之。上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昫。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爲勘官。獨直其寃狀。章傑捕趙鼎送葬酒。又搜其私書。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鐵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其陪賞。王正己爲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概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臣晉正等曰。天下之公論。有根於人心。而不可易者。然而公論在上則治。在下則否。君子之觀治忽。每於此占焉。夫天下之枉直。朝廷皆知之。天下之忠邪。朝廷皆聞之。是謂公論在上。此治道之所從出也。如使天下自以爲忠直。而朝廷莫之察也。則公論在下矣。雖欲治也。其可得乎。李若樸諸人。以鯁亮聞於當代。不爲權勢所移。可謂難矣。而壽皇獨因臣僚之言而知之。至謂其節概可稱。溫旨下頒。俾令甄錄。是聖主持公論於上。以風厲天下也。爲寃臣者。疇敢不踴躍自奮。以承休德乎。

丁亥。內降付下寬卹事十八條。內一項。訪聞諸路鄉村惡少無賴。以販鬻私茶鹽爲業。良善之民。多被強賣。稍不聽從。日後犯販。必行供指。逮得賄賂。乃與除免。自今應犯販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違者許越訴。承勘官吏。宜重寘於法。又一項。訪聞州縣捉獲盜賊。獄吏輒教令廣引豪富之人。指爲窩藏。至有一家被盜。鄰里富室。爲之騷然。賊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賄賂充牣。平居富民。或與吏輩小有睚眦。一得賊徒。使之通汪。其禍尤酷。自今除緊切干證外。不得泛濫追呼。如違。許越訴。別移所司推勘。指教情節。吏

人反坐。官員重坐施行。臣酉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興於民間。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親政。孜孜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共理。詔旨惻怛。爲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稱民安。爲漢中興之主。壽皇即位未三月。內則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纖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規取溢數。以濟貪暴。如豪右兼并。圖免過割。致貧民產去稅存之害。與夫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策。未易以概舉。至於治私販。鞫盜賊。有司並緣爲姦。无切致意。可謂憂民之憂矣。二十八年之間。撫摩愛養。民安閭里。道洽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猶以爲病。申敕之可也。故特詳著焉。龜鑑曰。讀寬恤十八事之詔。直見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讀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之語。直見其有勤恤民隱之心。聞林機之論。則責以不體朕意。聞王大寶之對。則諭以不可擾民。江東之和糴既免。而福建之上供復蠲。官司之貼換纔除。而芻藁之樁積繼罷。出內帑銀絹以輸民租。出爵募民以激富室。或賜僧牒。或賜米斛。以恤饑荒。或置社倉。或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恭父。而民不飢。浙右遣王文公。而民得飽矜憐惻怛。是其仁民之實者然也。又寬恤事內。一、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民上。所宜廉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弊。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遣迂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請。有此等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寘於法。臣酉正等曰。昔蘇軾論省府胥吏。有曰。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錢無以行之。又謂招權弊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蓋吏強於官久矣。外而郡守。內而省部。往往而是。然外之監司守令。一或得人。猶足以行其政。至若省部之吏。風成弊積。蓋有肆爲欺慢。而莫知誰何者。其弊始於法令之繁多。而成於居官者之苟且。夫以不素解暫臨之官。馭長子孫之吏。文法之日滋。吏又得以夤緣出入。其勢固易於爲欺。而爲之官者。復狃於習俗。樂於因循。以寬縱爲識體。以振厲爲生事。偷安歲月。受成吏手。黷貨撓法。將何憚而不爲。是毋惑乎吏之橫矣。壽皇條寬恤事。有及於吏胥之弊。告戒訓飭。曲盡情僞。且議重寘於法。彼寧不知所懼哉。然則欲革吏姦。當自內始。是以表出之。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詔下。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

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爲浮言搖動。時金以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詐。不當爲動。卒以無事。栻之見上也。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損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異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心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五五上